

吳雙熱先生景新傑作

雙熱新爵里

吳興棟
景新
拜頌



C. J. Lu

自序

予嘗有嚼墨之作矣。十鴿亂盤之文。何足以問世。然而看雖平淡。成亦艱辛。因而自以爲寶。輒就數年間零星著述之散見於民權報暨某月刊某雜誌者。自爲抉擇而類比焉。彙爲一書而付之梓。是曰嚼墨。茲之新嚼墨。則皆近作也。己未秋迄庚申夏。予浮海而客粵東。參大同日報筆政。亦多零星著述。年來爲文。自視似覺稍稍進。因益自以爲寶。則亦抉擇而類比焉。彙爲一書而付之梓。是曰新嚼墨。噫。嚼亦多術矣。世之強有力者。羣焉咀嚼權利津津有味。然而厥味高貴。吾不得而嚼。或言厥味辣且腥。吾益不欲嚼。世之號稱道學者。則嚼仁義而唾功利。然而厥味久失。眞吾亦不屑嚼也。世之古文學家。則咀羣經嚼諸子。而新文學家。則咀嚼新潮古味。醇吾弗敢嚼。今味清而淡。吾又不喜嚼。吾乃嚼吾墨。一嚼再嚼。怡然自得。

而。厥。味。之。甘。苦。酸。鹹。莫。得。而。辨。也。世。有。嚼。予。所。嚼。之。墨。而。能。辨。其。甘。苦。酸。鹹。者。乎。斯。乃。知。味。者。也。可。與。言。嚼。矣。

雙熱新嚼墨目錄

嚼墨廬說薈卷一

實情
短篇 閨語

愛國
短篇 童子軍之小會議

滑稽
短篇 耶穌害我

警世
短篇 死後

倫理
短篇 有母在

警世
短篇 不良之兄

諷刺
短篇 猩猩因果

愛國
短篇 雙十紀念

社會
短篇 輪船上的茶房

雙熱新嚼墨目錄

短詞 五十四

短詞 骷髏佑酒

短詞 乞丐與富翁

短詞 狗

短詞 慈母手中綫

短詞 闖牆恨

短詞 一枝香煙

短詞 拙婦

短詞 逐臭

短詞 三笑

短詞 步步蓮花

短詞 可憐儂

短篇
笑隔荷花共人語

嚼墨廬叢拾卷二

孝丐

義僕王喜

捐盜

飛來城隍

賊報恩

豢魚發光

犬救主

符術三則

破天荒之追悼會

鬼影

奇犬

狐二則

蛇丐

果報

鐵木魚僧

魔術

怪豕

冤獄

陳貨郎

醫獄

嚼墨廬諧著卷三

題削鬚照

金鐘妙謔
丈三尺二
眼皮作對
兄妹相嘲
詩聯惡謔
掉換楹聯
鬚髮齊飛
貓墓誌銘
假追悼會
秋聲諧句
墜馬歪歌
恨不化身

紅燒蹄子

十八羅漢

作弄監學

新劇雋語

古事撮笑

好行小慧

滑稽演義

滑稽詩評

新竹枝詞

雙星會賦

滑稽鼓詞

滑稽酒令

嚼墨廬零草卷四

▲詩 一十八首

秋淚

秋痕

秋砧

秋草

瓶菊

買菊

簡平社劉大同

答贈

舟中贈陳伯達

船泊香港晚眺感賦

雙燕新囀目錄

五七吟

送春和愛雲

儒生

送春和天石

暮春和悟真

消息四律和天石

輓邱蝶仙女士

題贈寫生家鄭奚懷

▲文 一十篇

自殺

敷衍主義

苟取

胡塗

家庭教育之反照

盲婚

笑罵由他

心與口

社會之毒

無足重輕之時間觀念

雙熱新嚼墨說薈卷一

官情閨語 (嵌詞牌名)

東隣戚氏有弘宇。曰玉連環院。周圍種梅花百樹。院君曰多麗。夫人女二。長暗香。次疏影。丈夫子。一曰大有。翼他日昂藏七尺。大有作爲也。

一日爲星期。一行兒女咸休學。聚而嬉於院外。時則滿庭芳草綠。帶露華。三人者或騰身。援一絡索。打秋千。唱步虛詞。或對一叢花。弄舌作賣花聲。或踏莎行。歌春曉曲。戚夫人閑倚小闌干。顧而樂之。笑曰。若曹真是快活三也。

兒趨就阿母。牽衣繞膝。爲狀昵甚。遙指玉交枝上蝶。歡呼曰。蝶戀花。儂戀阿母。人愛花。儂愛國。遂躍躍下階。唱校中所授愛國歌曰。

醜奴兒惡似下山虎。如此江山。憔悴誰定風波。男兒男兒。高唱大江東去。掃蕩妖魔。四邊靜。痛飲黃龍。醉太平。好男兒。須努力。莫蹉跎。

姊妹花兩同心。齊齊鼓掌曰。好男兒三字。令人羨煞。吾曹也。當效虞美人。隨楚霸王。學



花。木。蘭。唱。從。軍。行。纔。是。好。女。兒。也。夫。人。笑。曰。癡。妮。子。居。然。有。鬚。眉。氣。不。似。娘。兒。嬌。怯。怯。雖。然。今。之。男。兒。尙。有。無。愁。無。悶。到。死。不。知。亡。國。恨。猶。唱。玉。樹。後。庭。花。者。

已。復。笑。曰。若。曹。果。皆。從。軍。則。雙。雙。燕。去。寂。寞。煞。我。母。子。矣。則。皆。曰。兒。言。戲。耳。兒。曹。愛。國。尤。愛。阿。母。阿。母。之。可。愛。有。如。萱。花。之。一。枝。春。好。兒。曹。當。如。粉。蝶。兒。永。永。戀。我。花。枝。似。的。阿。母。

愛國短集 童子團之小會議

(甲)我。可。愛。之。小。同。胞。乎。我。試。罵。汝。曹。曰。涼。血。動。物。曰。亡。國。奴。汝。曹。其。願。承。應。否。笑。而。受。否。不。怒。否。

(衆)是。何。言。歟。除。非。是。龜。纔。是。涼。血。動。物。除。非。人。而。龜。者。纔。是。亡。國。奴。吾。曹。有。血。有。血。甚。熱。吾。曹。愛。國。願。我。中。華。民。國。萬。歲。

(乙)小。友。空。談。愛。國。無。益。無。益。空。談。杯。葛。也。無。益。

(丙)吾。曹。也。是。中。華。國。民。不。過。年。紀。小。年。紀。小。也。須。想。想。小。意。智。振。振。小。精。神。愛。國。愛。國。杯。葛。杯。葛。

(甲)然也。大人。大杯。葛。小兒。小杯。葛。

(丁)來來來。來。宣誓。宣誓。不入亡國公司。不買劣貨。入亡國公司者。買劣貨者。龜也。龜也。

(衆)贊成。贊成。宣誓。宣誓。

(乙)吾猶有說。吾曹各個自身。固宜有杯葛之決心。而對於吾曹以外之小友。當隨時隨地。以此相勸。對於吾曹之父母。伯叔。諸姊妹。設有不明此義者。亦宜以此相勸。

(衆)然也。然也。大家杯葛。大家愛國。

(甲)杯葛。此不過愛國之一分小義務耳。小友。吾曹小友。大家。努力注重體育。大家用心注重科學。他日養成強有力之身……

(丁)然也。他日養成強有力之身。從軍去。殺賊。殺賊。他日製造軍用利器。快槍。魚雷。飛艇。制敵。殺賊。方達吾曹愛國之最終目的。

(衆)鼓掌。高呼。愛國童子團。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

(結)時則鈴聲動。校中上兵式體操課矣。於是此愛國童子團之小會議。宣告結束。精神抖擻。上操場。都覺勇氣勝平時百倍。或昂首東望。指天邊一輪紅日。而誓曰。你莫。

驕看吾曹他日一箭射汝落地從此一蹶不復起。

滑稽短篇 耶穌害我

耶穌抱博愛主義者也。愛人之父母如己之父母。愛人之兄弟姊妹如己之兄弟姊妹。愛人之子女如己之子女。愛人之妻如己之妻。噫。著者過矣。予欲極言耶穌之愛人一句復一句連貫而下如一串珠。詎知最後之一句既脫口而出而猛省而笑而悟。此句之說不過去。噫。唐突人妻矣。唐突耶穌矣。罪過罪過。

然可斷言我聖我天。爺我救主耶穌固愛人者也。固愛我者也。而曰耶穌害我。咄咄怪事。

昨日非星期六之後一日乎。非即所謂禮拜日乎。禮拜誰曰耶穌曰禮拜救主愛我之耶穌。

是日也。學校停課。而教員學生樂報館停工。(粵俗如此)而主筆訪員校對一切人等樂西洋式之各機關。外國派之各廠舖多停止辦公。例行休息。而諸色人等樂思之重思之。此星期六之後一日。此星期六之後一日之大休息。開其例者誰非耶穌乎。吾人則

雀躍而呼曰耶穌愛我。

有私塾學生焉。是日乃不得游息。父母呵叱上學去矣。而稚不願。中途過一禮拜堂。琴聲悠悠。歌聲洋洋。童入而觀之。見善男信女左右列。或斜睨。或微笑。曼聲唱曰。耶穌救主愛我。(愛我二字宜揚聲)童竊竊窺聽。大樂。

比出禮拜堂而赴塾。午飯將熟矣。先生大怒。執戒方擊其掌。數十下。其聲拍拍然。其痛辣辣然。童失聲而號曰。耶穌：害：害：害：害我。

有酒徒焉。是日無所事事。聚而飲。飲而醉。醉而歸。歸而大吐。吐而其妻怒。怒而摘其耳。罰其跪。跪而作懊悔聲曰。耶穌：害：害：害我。

有賭徒焉。是日無所事事。聚而賭。賭而輸。輸而急急。愈輸。輸而乾。癆長歎。一聲曰。耶穌害我。耶穌害我。

耶穌對此一人當蹙額而答曰。否。否。非我害。諸君。諸君。實自害。

警世 短篇 死 後

肉體死了以後。還有靈魂沒有呢。

如果身死心死靈魂不死在下倒要招呼這個靈魂來和他談談。

最要緊的是問他死後作怎樣的感想是否別有鬼趣還是很很的沒趣呢。

吓一個人死了就罷了生前已經失魂落魄似的死後還有甚麼靈魂。

一個人只要眼睛一閉那麼萬事全休大千世界的芸芸衆生且不要忙權請抽個空兒看在下這篇的（死後）是甚麼一回事呢。

有一個滿清老官僚姓名可不記得了他在官場裏邊洗了好幾個暢快的浴慢慢的束緊了萬貫腰纏跑回家去安享他的俗福。

然而飽暖思淫兀自貪心不死時時掛著一塊紳衿臭牌子作威作福百計弄錢。

列位可知這個退職後的貪官比較抓印把子的时候他那造孽弄錢手段越覺得凶險了地方上一般受害的小百姓可是沒奈何他只在背地裏咒他速死罷咧。

過了許多時他果然病了。一天重似一天了。這個當兒門房裏忽然送進一封匿名信來。他病雖病着心裏眼裏可還明白。自己把這封信拆出來看時。只見上面先寫著幾個大字道（汝之生前與死後）。

(汝之生前與死後)就這一個標題。可已驚心動目。那麼這個標題的下面緊緊跟著一篇淋漓痛快文章。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是他那原信寫的却是文言。在下免不得照他意思。從文言譯成白話道。

我是誰呢。你不必猜想。你現在已是一個垂死之人。我。很。不。願。意。向。你。通。名。道。姓。你。呢。想。想。你。的。生。前。非。常。可。惡。料。料。你。的。死。後。却。又。非。常。可。憐。趁。你。腔。子。裏。頭。還。有。一。口。半。口。兒。氣。寫。封。信。兒。給。你。看。看。

陳琳一篇檄文。醫得大奸雄曹阿瞞的頭風。我這一封信。可也要教你打幾個寒噤。發一身冷汗。

你的生前做人。可是做得萬能。做人可也做得萬惡。可是財也發了。福也享了。架子也擺足了。威風也使盡了。你在外面做官的時候。甚麼甚麼的劣跡多。端聲名狼藉。這個也不用說了。

你自從滿載貪贓。退職居家以後。你你依舊是賊心不改。諸善莫作。衆惡奉行。地方官做你爪牙。小百姓做你魚肉。可憐小百姓。大家沒奈何。一個個怒氣衝天。你只

是我行我素。一處處怨聲載道。你只是不見不聞。你的生前可算得十分。懞。賴。潑。皮。也可算得十分。威武十分快活的了。吓。你也有死的一天麼。你也想到有死的一天麼。你現在一息奄奄。不知你一顆黑心。是否迴光返照。發現一點天良。曾否心血來潮。作死後的感想。你且延著一絲殘喘兒聽我如此這般替你一件件一樁樁量你的死後。憑吊你的死後。

你不是有七個姨太太麼。不都是年輕貌美。綽約風流的麼。你可知道這七個小老婆。便是你生前的一種孽根。也便是你死後的一種後患。七個人在你生前外邊已是沸揚揚。有許多不好聽的醜話。阿呀。那麼你死了以後。怕不要替你顯身揚名。弄的當場出醜。加官晉爵。請來特別誥封。這個隨雞而去。那個跟犬而逃。可憐你死後的皮囊。猶臭骨肉未寒。他們已別抱著面。面琵琶。走他的路了。那麼你預想。一想死後。豈弗寒心。

你不是有三個公子哥兒麼。據我所聞。老大老二老三。平日裏嫖。咧。賭。咧。不幹一樁好事。是不是你的溺愛。縱容。還是一揚胡塗。不會知道。這個我都不管。不過我替你預想。

一。想。死。後。只。怕。你。縱。有。千。萬。家。私。也。只。便。宜。了。三。個。孽。子。你。那。造。孽。錢。雖。是。你。生。前。窮。凶。極。惡。弄。來。的。只。是。也。很。辛。辛。苦。苦。費。盡。心。機。可。憐。你。眼。睛。一。閉。兩。手。空。空。一。個。錢。也。不。會。帶。去。何。況。你。生。兒。不。肖。包。管。轉。眼。間。就。把。遺。產。弄。得。精。光。那。麼。你。預。想。一。想。死。後。豈。弗。灰。心。

講。一。句。迷。信。的。話。不。是。有。甚。麼。地。獄。麼。我。想。那。十。八。層。黑。暗。地。獄。是。專。爲。你。們。這。般。貪。官。污。吏。建。設。的。你。在。生。前。享。盡。了。人。間。孽。福。你。在。死。後。不。知。該。在。黑。暗。地。獄。裏。頭。擔。多。少。的。罪。名。受。多。少。的。苦。楚。那。麼。你。預。想。一。想。死。後。豈。弗。要。毛。髮。悚。然。

一。個。人。死。在。臨。頭。無。論。如。何。石。堅。鐵。黑。的。一。顆。心。也。要。發。現。他。最。初。的。一。點。天。良。自。己。想。想。一。生。的。所。作。所。爲。一。件。件。一。般。般。很。很。明。白。過。來。懊。悔。不。迭。你。如。今。可。也。是。死。在。臨。頭。了。自。己。問。問。良。心。怕。也。不。免。惱。悔。嫌。遲。十。分。難。過。生。前。造。孽。多。端。死。後。能。無。遺。恨。嘆。你。生。前。死。後。的。過。渡。時。期。差。不。多。只。有。五。分。鐘。了。五。分。鐘。以。前。還。是。你。的。生。前。五。分。鐘。以。後。便。是。你。的。死。後。請。你。在。這。個。極。短。促。的。生。前。想。想。那。一。般。般。可。愛。的。東。西。嬌。妻。啦。美。妾。啦。良。田。啦。華。屋。啦。白。花。花。的。銀。子。啦。繁。華。美。麗。的。大。千。世。界。啦。你。死。了。那。一。件。

可以帶了走呢。可知身死以後，非但身外一切物和你宣告脫離關係，就是你本身一個臭皮囊，也是化爲烏有。那麼你預想，一想死後，豈不傷心。

誰也沒有死後呢。誰能預退一步，想到死後呢。我所以誠懇懇寫封信兒贈你，當頭一棒也教你好在極短促的生前自己明白過來，還有一點兒懺悔的地步也教你死後的靈魂減少一點兒良心責備的痛苦罷了。

雙熱曰：這一封書說得好不淋漓痛快。（誰也沒有死後呢。誰能預退一步，想到死後呢。）這兩句話真是不錯。大千世界的可憐衆生，要是能够在活跳的生前想到冷清清空蕩蕩的死後，那麼甚麼事都沒有意味了。聲色貨利的關頭立地可以打破了。這麼一來，世界可以消滅許多罪惡，可以省卻許多煩惱，可不是好。

然而全世界的人如果都抱了一個達觀主義，也不是個道理。既然大家想到死後總是一個空，誰還肯絞腦汁的絞腦汁，用實力的用實力，在世界上幹許多事業呢。所以我這篇的（死後）是專做給一班利慾熏心，自私自利的人看的。要他看破些兒灰些兒心，斂些兒跡罷了。至於世界上許多積極的事業，我們自該用心用力幹去，那裏可

以退步灰心預想到死後呢。

倫理
短篇

有母在

(梅花原稿)

李樹斌。燕趙間健兒也。早失怙。母黃氏賢健持門楣。能以毅。力。戰。勝。艱。苦。而。教。子。亦。多。義。方。以。斌。膂。力。富。童。時。便。能。舉。兼。人。重。因。命。師。事。好。身。手。者。某。習。武。技。既。嫻。力。益。進。母。曰。戒。之。哉。血。氣。方。剛。母。好。勇。鬪。很。

樹斌有弟曰樹勳。彬彬然。翩翩然。樹斌弱之。戲呼之曰瘦弟。趙孝有弟曰瘦弟。見尙友錄。母曰勳也。懦宜專習文事。筆耕以爲食。

斌性孝友。勳亦悌弟也。學成。設帳家祠。悉以束修奉甘旨。斌曰。吁。予。蠹。人。無。所。得。業。弟。能。養。親。而。我。弗。能。恥。矣。而。於。心。安。乎。乃。陳。情。於。人。而。乞。援。引。備。於。鄰。之。富。翁。司。出。納。焉。俸。給。優。樹。斌。喜。曰。今。而。後。予。亦。得。以。甘。旨。奉。母。矣。

富翁非土着也。避寇暫棲止耳。既聞故里亂平。歸心動。然長途僕僕。殊慮強暴。知斌能武。倩爲護符。且出五百金。曰。歸以此爲母夫人壽。稍緩須臾。壯士可從予行矣。斌躊躇曰。唯否。予有母在。行不行。弗敢專也。容歸白母。脫見許者。當拜東人賜。此時則未敢受。

斌歸白母。母曰：行耳。東人遇汝，厚宜。忠其事，然汝慎哉！脫無勇，陷東人於危，負疚多矣。斌滿志躊躇，對曰：兒願弗行。兒不願，一日離阿母。兒去，母不免繫念。兒倚閭望，苦矧緣林多豪客，自衛或且不给。有母在，兒敢輕以身蹈危難哉？母曰：行耳。行耳。汝有弟，亦足承我歡。汝去，去便來。世已承平，途中未必有頑荆棘。以若身手，小么麼當易與耳。斌曰：敬諾。返命於富翁，翁喜，復囊五百金授斌，曰：歸以此爲母夫人壽。斌曰：且止。某尙有言。某有母在，脫此行遇強暴，度非某所能敵者，則某當自衛不遑。翼護東人矣。緣有母在此身，未敢死於盜也。富翁知其勇固可恃，卽亦弗作萬一不幸之慮，應之曰：諾。歸以金奉母夫人可矣。乃受金拜謝起而致辭曰：多金厚遺也。義弗當受，徒以有母在，俾得食肉衣錦，飽暖延年，敢拜東人賜已而富翁行矣。則馳歸拜母，揖弟，母也。叮嚀弟也。惜別斌曰：記取秋風起，當歸矣。時則方春初也。

斌從富翁行也。邀甲乙二友以偕。蓋亦強有力，嫻技擊者。富翁之家口輜重累累然，數浮於太平車十餘載（語出西廂記）行行將抵口外，得一山，厥勢幽峭，林木森羅，斌急發口號，俾衆戒備。忽聞林間鳴鏑聲，騎而負矢挾刃者八九人，遮於道，轟雷似一聲喝。

曰止御者僵乘者戰慄無人色斌疾率甲乙躍而前刃者刃矢者矢斃賊半而餘竄斌喘曰速驅車行遲且無倖御者驚諾力驅車前而斌與甲乙二人者殿徒步戒嚴不絕作後顧俄而甚覺塵上賊襲擊而來者可二三百人斌與甲若乙知衆寡弗敵姑迎擊各斃賊十數賊進益猛合圍如鐵鑊城饒斌等渾身是膽渾身是力亦不得脫遂被執駢縛焉斌大呼曰金錢誤我五百金誤我既負東人託而禍且及身我有母在奈何死於賊也既又呼甲若乙曰吁吾又誤若曹矣

賊既囊括富翁物卽置弗顧而擁斌等入山獻俘於魁將斬斌俯首自傷念有母在奈何死於非命不覺急淚滴滴墮忽大呼曰幸釋吾友甲若乙予願多飲數刃以代弗忍殃及呼未竟忽亦有大呼者曰趨解縛三人者來面隊長去三人者聞呼乃敢一舉首姑從入寨一似曾相識者候斌於堂上慰問焉斌熟視其人則隣村牛公子以嗜博敗家者也詰問何得來此公子赧赧然曰迫於貧遂亡命首領遇我厚得嶄然露頭角矣適觀君良弗忍爲言於首領曰是亦壯士可用也不可殺君爲明哲保身計盍爲降將軍乎斌忖曰從賊大辱也然家有老母在何敢死弗如暫屈節苟活賊中得間當遁

耳乃毅然而應曰。諸諾矣。轉一念而大悔。念予從賊無異。徐庶之入魏。阿母知之。不將怒兒不肖耶。時則牛公子已置酒肅坐。並坐甲若乙爲洗塵。壓驚情。意殊款。款揚杯而屬曰。君等勞頓。風塵且痛。飲詰朝。當導君等朝山。一謁首領也。斌度不復可以毀諾矣。卽亦漫應曰。善而飲。次甲乙談笑甚歡。斌則低頭無語。若有不豫色然。

明日見所謂首領者。韋姓。虬髯。燒頰。獐惡。可憎。牛公子言彼故掄酋。蹙於官軍。流爲山寇。雄長於萬綠林中。集亡命。肆劫掠。歷三稔矣。斌陰識之。韋所居殿宇巍峩。類王者而馬盈谷。粟盈倉。兵器盈架。可想見其重器之盈庫藏也。牛公子導斌等前。韋略詰數語曰。旣有些子力。其試爲我作圍卒。彼丙若乙者。且執炊。他日却再升擢去休。去休。此間一切法紀。詢阿牛。可由是甲若乙與斌隔離。輕易弗得謀一面。卽牛公子亦不恆見云。斌旣受命。卽有人引之入馬廄。指一駿曰。此大王騎。其善蓄之。斌爲圍人。良鬱鬱。廄前有馬場。平乃如砥。細草織綠。可就而牧。而霜之晨。月之夜。馬鳴蕭蕭。斌輒思家。不置。念慈母。悌弟。安否。何如。秋老矣。游子愆期。不歸。想當望眼穿矣。如是思家。切夜恆展轉。弗成寐。寐則多夢。夢輒飛渡關山。恍惚偕瘦弟。依依於萱親膝下。叙倫常樂也。亦旣出夢。

惻惻長歎。苦無以遣。煩悶躍躍。馬場間簡練。平時身小。麼多環而觀之。或進而詢。所長。斌以鎗對他。日或遣以鎗俾一。施展。斌卽亦弗却。持而遽舞。舞方酣。小麼忽倉皇。聲喚曰。大王來。

斌聞大王兩字之稱。呼耳。輒刺刺作熱心血爲之憤。張蓋雖屈身從賊。而疾賊甚也。小麼。倉皇聲喚。大王來。斌弗駭而怒。幾欲直前撲之。斃此僚於鎗下。旣恍然自咎。非智身旣似狡鸞囚鳳。又何能爲。非第弗可暴動。抑亦弗可怒形於色。忤韋賊身且無幸。所以如此。總總者。徒以有母在否。則挺鎗而前行。險作博浪之一擊。卽死亦不失爲英雄。耳。斌乃斂手罄折而禮。韋賊曰。可盡而技看有長。可取否。斌曰。諾。乃復舞鎗。銀光團團。然不見鎗。亦不見人也。韋大稱善而去。已而牛公子至。向斌賀曰。君亦幸運哉。大王多汝技。今一躍而擢爲親隨矣。大王之親隨。輕易不可得。御前侍衛不啻也。斌聞其言。幾作惡欲嘔。一轉念而竊竊以爲幸。念此後爲韋賊親隨。計亦良得。乘間將手刃之耳。乃答牛公子曰。如是則幸甚。然吾當謝君耳。脫弗遇君。早爲刀下鬼矣。又曷有今日哉。牛公子曰。且毋我謝。趨往謝大王來。斌遂從牛。行笑問牛曰。御前侍衛之職位。以較吾

子隊長頭銜高卑輕重還復何如。牛曰：隊長似稍高貴。然子得爲大王身邊人，須臾弗離。左右親臣亦幸臣也。吾歎弗如耳。

賊中有所謂隊長，創聞也。其實卽頭目之變相耳。隊長亦殊威武，得管領小么麼百五十人，賊置隊長凡十，而牛公子其巨擘也。

斌旣屈身賊中，爲大王近侍。凡大王所至，斌亦能至。於是山前後寨內外上下出入，旣類因得熟悉。入山出山，諸路何者爲正軌，何者爲旁徑，何處有把守，何處弗設防，斌一默識之。數數運籌於胸中，得殺賊而逸者，此上策也。弗得殺賊，僅以身颺，此中策也。斌雖胸有成竹，心萌殺機，然以機緣未至，仍復聲色弗形。其事韋賊也。貌乃益恭。韋有子一女，一男不識一丁字，而糾糾好小勇。女不事針刺而步趨健捷，撲朔作男子裝，乃父多斌技，己自謂弗如。爰命子若女師事之，摩練身手，戒之曰：勉旃。虎父不願有豚犬兒也。斌聞而腹非，匿笑曰：狗狗父，寧生虎子哉。然而韋之子，韋之女，習技都殊敏捷。斌忖曰：此初生犢也。一旦身手高綠林中，又添一雙怪傑，是我教之技，不啻傳之翼而成其惡也。烏乎可。於是恆作獎借語，語雙犢於以驕其心，而所以教之者，則靳不盡其技。

技不盡其神。且故吝其教材。遷延時日。勿令得步。進步蒸蒸日上。斌自爲雙犢師。牛公子益歎弗如。謂子以御前侍衛而兼太子太傅矣。後來居上。幸運抑何佳哉。而斌禮貌益遜。曰某益不敢忘公子德。且斌自爲雙犢師。韋賊益優容之。得食肉衣錦。乘肥策堅。左右置小么。麼十出則影從。呼則闕諾。亦殊氣概威武。煞人而斌處之益局促。弗安有若虱身荆棘。叢芒刺戟。膚奇痛。幾徹心府。而覩雙犢之怡然自得。度其快樂。晨昏呼爹喚娘。牽衣捉袂。姊若弟。亦殊愛好。行息靡弗相偕。斌於是乎根觸幽懷。亦羨亦妒。賊之家庭耳。而其子若女亦復有情。領略倫常樂事。我有母在我。亦有弟在。而睽隔不得團聚。安否何如。眠食奚似。想見望眼穿。慈心碎矣。言念及此。復聯想而溫失怙之悲。幾失聲而呼天曰。嗟乎。吾乃不及賊子。賊子有父而吾不幸。而爲無父兒。無父兒大可憐。而又陷身於賊。不得歸。有母如無母。有弟如無弟。有我如無我。天心其果仁愛乎。幸憐而救之。

斌居賊中度一日如小年度。一夜如長歲。自秋而冬。而春。苦挨愁裏。光陰似已經過。無量數之寒暑。一日者斌被山鳥聲喚起。思家一夢推枕而起。方盥漱。野風竄窗而入。

故故。撩撥人清芬。襲襲似帶得一種花氣來也。斌顧祇候左右之小么。麼曰：積雪凍山。山花當遲發。風中乃作梅花香氣何也。小么麼曰：山中多野梅花。雜生叢莽。問梅花不怕冷。雖此間地氣過寒。亦當冒雪開矣。斌曰：今日何日。小么麼以告。斌愀然變乎色。厥鼻酸酸。急淚迅將破眶而出。則疾磨左右曰：若曹且退。予被冷風吹似覺弗適。欲復眠。汝曹去休。弗聞呼喚。可勿入。

斌頽然就枕而吁曰：離家已一年於茲。耶去年今日。今日此時。阿母送予及階。阿弟送予及戶。殷殷問歸期。今日之我。奈何尙稽身於賊窟。斌癡想不已。而韋之子雀躍而入。韋之子出入斌臥闔。常事耳。斌弗之禁。亦弗敢禁也。斌能磨小么麼退。而弗能格其徒之弗入。韋之子入矣。斌倉皇失措。急以手抹涕。盡而欲僞睡以欺之。顧已弗及。韋子直臨牀下。孜孜作憨笑曰：師父哭耶。斌強笑曰：否。飛塵入目。稍揉擦耳。卽下牀沃巾拭目。而韋子已憨跳而去。曰：且呼阿姊共攜鎗來。今日必要師父教。梨花鎗也。言竟疾馳而去。倏忽已失所在。

一日。韋賊揭楮而令曰：茲命爾隊長。早晚率汝所部下山。取牛羊豕魚蝦雞鴨。多多益。

善與若曹以七日限計所獲之多寡以行賞命司禮某採集花紅綵緞越七日披掛全
寨務壯麗命監廚某釀酒千甕不足則取於市越七日督夫役治饌務豐腴而可口務
備百筵之需命書記某繕簡遍發吾黨以予生辰告招來會飲各宜恪遵無或敗乃公
事。

斌因詢雙憤吾將何以爲大王壽韋子曰阿爺好金銀珠寶玉酒師父盡以好金好銀好
珠好玉好酒爲大王壽斌笑而應之曰諾斌之應曰諾者僞而笑則眞念賊年四十耳
何足言壽彼今欲置酒高會而稱觴此我可乘之機也及期予得而行我策矣

已而大王之誕辰屆同黨之來者甚衆牛飲狼吞噪聒竟日乃散一寨么麼飲大王酒
而醉者半韋之夫婦韋之子女韋之左右若而人亦多熏熏有醉意而斌獨醒怡然而
前違心獻媚跪而祝嘏提壺而勸大王酒大王格格作鷓鴣笑曰起起若今爲我子女
師弗敢當禮語次受壺而吸頃刻已盡斌復進而勸之而佑以諛辭韋又受而飲之及
半而止強之乃盡實已溢量酒入腹遂能爲厲而韋醉矣伏案弗聲時其左右近侍恃
有斌在都亡去韋忽含胡作聲曰渴渴茶茶斌以冷酒進而給之曰茶遂以壺口納

賊。喙。賊。飲。一。壺。立。盡。其。神。速。直。類。長。鯨。吸。川。竟。弗。辨。其。爲。酒。也。於。是。其。寸。寸。酒。腸。炎。涼。交。戰。彌。致。酩。酊。腦。海。波。瀾。天。旋。地。轉。強。有。力。之。太。王。此。時。休。休。如。死。人。矣。

賊。醉。矣。賊。大。醉。矣。賊。休。休。如。死。人。矣。斌。於。是。時。殺。機。躍。躍。欲。試。旁。皇。四。顧。先。籌。退。步。方。將。手。利。器。刺。賊。而。斃。之。而。小。么。麼。有。趨。而。過。堂。下。者。有。在。旁。寨。酣。歌。相。唱。和。者。手。乃。弗。敢。遽。下。倏。轉。一。念。曰。彼。固。賊。也。彼。果。可。殺。然。遇。我。良。不。惡。宜。貸。彼。死。因。扶。韋。賊。歸。寢。其。寢。在。後。寨。寨。後。卽。山。矣。賊。有。寢。室。二。在。後。寨。之。東。者。爲。夫。婦。雙。宿。處。其。西。寢。則。韋。賊。獨。宿。處。也。韋。賊。夜。恆。疎。於。東。而。獨。宿。西。寢。其。室。之。後。乎。寨。而。瀕。乎。山。者。思。患。預。防。萬。一。爲。官。軍。所。乘。則。兔。脫。易。也。蓋。後。山。多。歧。路。又。多。叢。莽。便。竄。伏。耳。斌。亦。計。及。此。其。扶。賊。歸。西。寢。時。固。已。成。竹。在。胸。智。珠。在。握。決。計。舍。所。謂。上。策。而。行。中。策。矣。

西。寢。入。夜。故。有。小。么。麼。若。而。人。輪。流。鵠。立。門。外。拱。衛。達。旦。是。夜。想。以。醉。故。竟。撒。防。斌。既。扶。賊。入。秉。燭。而。置。之。牀。瞥。覩。纍。纍。黃。白。堆。案。上。如。小。邱。珍。寶。亦。稱。是。蓋。皆。祝。嘏。者。之。餽。也。斌。盜。黃。白。珍。寶。各。若。干。或。囊。之。或。懷。之。急。滅。燭。就。室。中。推。開。虛。掩。之。向。山。窗。一。躍。而。下。就。熱。而。趨。時。則。明。月。多。情。爲。之。撥。雲。而。出。導。以。光。而。送。之。行。斌。奮。步。疾。行。路。漸。迷。卽。

亦急而不擇。卽虎豹旁。矚荆棘當前。亦置不顧。此身不出山。弗敢一息而足。力殫行漸滯。則自奮勉。曰：速行速行。倘發覺者。追且及。速行速行。出山身得脫。人得歸。母子兄弟得團聚矣。如是一存想。足力復振。倏忽已出山。然仍弗敢一息努力。向歸途進。而月黑矣。人亦甚矣。懣喉次氣。逆鼻若有血腥。適抵一斷橋。橋下有水。無水亦不遑顧。念急切無可棲身。盍姑隱於橋下。以足探之。水不及踝。則大幸。遂鷺立以待旦。念卽追騎來。亦得免。水遁。

春夜寒野風料峭。凍人欲僵。而鷺立水中。足奇冷。雙股皆戰。苦甚。然一念及經年闊別。一旦生還。母子兄弟團聚。樂乃無藝。如是一存想。而四體如挾纊。頓忘所苦。

已而荒雞亂啼。東方且白。不覺喜而失聲。曰：謝天謝地。賊今莫如我何矣。俟辨色可上道。而趨進一步。則近家一步。一旦歸阿母阿弟。不知將若何欣慰也。斌於是乎樂甚。幾欲舞於水次。俄而東方白矣。拔足出水。摠衣登陸。迴望險惡諸山。淡遠乃如褪色之畫。蓋去賊巢遠矣。時則霜天破曉。尙無行人。斌斌襪履赤足而行。而腹甚枵。適過一小市集。一家有聲隆隆。然則磨製豆腐者也。欲解囊市漿飲。忽自腹非曰：嘻。吾奈何。盜金銀。

珍寶而行是吾亦賊也。既而自解曰：否否，盜人之所有，固賊也；盜賊之所有，庸何傷？歸以奉母，寧不佳耶？終又自責曰：否否，自好者渴不飲盜泉，吾乃取盜物，可乎哉？況懷寶慢藏，歸途設復遇強暴，是盜於賊而又被盜於賊也，不亦慎乎？苟遇強暴，彼衆我寡，身且無倖，是脫於賊而又被罹於賊也，不亦危乎？於是至無人處，取所懷挾，悉投於野，忽猛省曰：又誤矣！身不帶一文錢，前途迢遞，將何以歸？其行乞耶？吾有母在，何敢乞？乞大辱也，與賊等耳，無已，權取其少許用資，吾行是雖盜泉一勺，亦污，既已無可奈何，與其乞母寧受盜泉之污矣。

日復一日，行復行，談何容易。盼到家山，既抵里門，忽大感念阿母老矣，不知能無恙耶？念我衣盜衣，資盜資，此心仰愧俯怍，又何以面我母？見我弟耶？足於是乎？趨趨不前，忽有人前呼曰：李家大郎歸耶？若母……斌視之，隣翁某也，則弗俟其語，竟急問：吾母安否？何如？翁曰：噫，渠念汝苦矣。斌聞斯語，置翁弗答，奔馳而歸。時已薄暮，弟勳已輟課歸而息，方侍阿母坐談。斌一路呼娘而入，母若弟各驚喜，離座而迎。歸人斌趨前拜阿母，仰視慈顏，似稍瘦損，而雙頤堆笑，彌覺藹然。可親亦喜，亦悲，不覺下涕，而弟勳踞

而扶兄起。握手弗釋。喜極矣。乃不能措一辭。

母曰。斌聞汝陷於賊。以爲必無倖。斌曰。阿母在。兒何敢死。母曰。若弟勳幾回欲來蹤跡。汝終亦以有母在不果行。此時斌之母。斌之弟。各凝睇歸人。廝認睽隔一年之容色。已各就坐。絮絮話短長。斌曰。母乎。兒之陷身賊中。富翁實誤我。亦非富翁金錢實誤我。兒今悟矣。大害伏於大利之中。不可貪也。亦不可以苟得。今而後。兒亦不復敢言勇矣。弟仍教讀兒則力田。但得奉我慈親。弗缺甘旨。尙何求。母曰。諾。若之陷身於賊。予實誤汝。當日汝固不欲行。而富翁五百金之利。令我智昏而遂。懲汝行矣。汝言然也。吾曹識之。他日勿復爲大利所動。金錢所悞也。

讀世 不良之兄

(達周原稿)

距余鄉二里許。有朱村焉。村中數百戶皆朱姓。有錫菴冠菴者。兄弟也。家小康。其父若祖皆以武力起家。二菴承其餘蔭。裕如也。而錫菴不德。欺其弟。與析炊。僅割薄產。與之冠菴。悌弟也。卽亦弗爭。坦然受產而退。退而食苦。無怨言。顧成室而後。生齒日繁。勢且無以畜妻孥。矧一已荏弱多病。瞬息間。室如懸磬矣。牛衣對泣。勢不可堪。而錫菴則坐

擁巨產。一妻。一妾。服食豪奢。揮金如土。凡族人有貧病者。迫而告急。而渠一毛不拔。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妻悍。其妾驕。錫菴之不德。都半謀。及婦人而然也。族人既享。閉門之羹。且復橫遭白眼。悻悻而去。嘖有煩言。冠菴知之。廢然而歎。輒勸慰之。曰。人貴能自立耳。因人之熱。本非良策。雖然。親族之間。急而乞援。本無足怪。然阿兄長於保家。吝於贍族。以爲累累。阿堵物皆先人汗血所遺。是以靳而不與。予與渠固同懷。伯仲也。然寧作苦而力食。雅弗願向阿兄。一饒舌。卽饒舌。恐亦弗償。吾願嗚呼。予尙如斯。公等亦可以反矣。已而冠菴病甚。不能興。妻啼飢。兒號寒。弗可終日。婦曰。事亟矣。盍使兒往告兄。冠菴曰。無益。偷兒憐我。有今日之貧。則當日早不我棄矣。妻固強之。冠菴不得已。令子往。子少頃。空手返。冠菴曰。何如哉。妻問子。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躇以目視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異居。各謀衣食。誰復能相顧也。婦默然。不得已。暫以敗殘家具。少易糠粃。權充饑餓而已。

錫菴既爲富。不仁。鑄成怨府。又復冶藏潤屋。弗能如良賈之深藏。若虛職是之故。而市井無賴。視眈欲逐。謀一逞以爲快。一夕月黑人靜。錫菴被酒爛醉。如鼈擁美妾。裏香衾。

沉酣一夢神志昏迷其聲色貨利之欲想當形諸夢寐方發展其貪嗔之願也突有盜不知若而人斬關直入執火熊熊然露刃齒齒然悉墨其面入戶穿房於是醉鼈破醒作乾急(乾乃乾溼之乾)厥體爲酒困而又吃嚇渾身幾欲軟化爲風燭矣其妾心魚躍而身雞呆欲呼而口如噤欲下牀而手足如被桎梏顛坐帳中厥狀大類石像第聞大婦號於隔室或更登屋鳴金焉村人驚起疑肇焚如乃四顧不見火姑尋聲往知聲出錫菴屋上則齊齊退去無過問者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矧被盜耶鳴金求救而不之救何哉蓋遠近村人固皆錫菴同姓平時作爲久爲若而人所疾首痛心骨次齒冷而無可如何一日乃天網恢恢盜瞰其室不覺私心稱快樂禍幸災聊以袖手主義報復錫菴半昔之无情不義卽或有一二左袒錫菴者則以盜能越貨亦能殺人疇敢告奮勇爲錫庵冒死解圍哉入錫庵家者其實非盜蓋卽市井無賴之化妝者也銀樣蠟鎗頭志在行險徼倖爲肚饑賊耳聊手白刃爲嚇人具殊弗敢傷一人坐是而錫庵一家人尙得一髮之間(間字去聲)升屋叫號脫眞遇盜者金聲作而白刃血矣一家雞犬其尙能倖免哉惟時

屋上鳴金之聲益急。冠庵距兄居匪遙，亦復洋洋入耳。族人或叩戶而呼曰：「快事快事！若兄之家被盜矣。」冠庵驚起於牀，曰：「阿兄被盜耶？吾不可以不救。」

婦曰：「止！君其安枕，可記得孺子空手歸，只博得大娘一番教訓。兄弟異居，各謀衣食，弗共禍福，誰復能相顧也？」冠庵曰：「吁！宵人負我，我負人，兄弟手足也。闔牆禦侮，見之詩篇，盜乘阿兄，吾何忍而袖手矧我病已瘳，健如恆，昔弗往救，是何肺肝不幸而兄被戕於盜，不啻我殺伯仁矣。遂攬衣下牀，拔關馳赴兄居，恃其膂力雄健，亦弗懼盜奮身呵叱而入，羣無賴夙知冠庵身手，則大駭，疾棄所刦物，踉蹌作鼠竄，頃刻間雞犬皆宵矣。」錫庵對弟有愧色。冠庵略慰問，兄嫂卽退，亦無德色。

錫庵謀於妻，妻妾憮然有間。天良起於方寸間，德冠庵甚，慫夫餽以百金，詰朝妾持金躬詣冠庵，許曰：「此乃兄所以報季子也。」冠庵曰：「何哉？昨宵之援，予所以衛手足，弗可以稱功，而阿兄乃行賞，賞我是外人我也。我縱貧乏，食力猶足以自存，阿兄遺我金，實弗敢受。」錫庵之妾固強之，終不可，而冠庵之妻眼小易紅，頻示夫壻以目。冠庵陽弗覩，卒却百金。錫庵妾知不可強，仍囊金去。冠庵夫婦送之門外，無失禮。

妾歸備述冠庵語。錫庵曰：噫！吾一向陌視而弗之。弟不圖弟，尙以阿兄爲兄也。妻曰：噫！迺者冠叔臥病來告急，而予叱其兒去。疇昔之夜，予家被盜，無救者而冠叔挺身援吾。何以見彼夫婦矣？妾曰：殆哉！脫冠叔來遲一步者，資且盡，喪人或亦無倖。儂德彼甚也。錫庵曰：弟卻我金，弗受，是絕我也。雖然，我之絕彼亦甚矣。今悟矣。我初知有財，耳不知有弟。孰知我有財而世有盜，世有盜我不能不有此弟矣。吾初以爲金錢與兄弟不兩立。絕我弟者，謂其能分我肥也。今知予計之左矣。吾能絕弟，吾不能絕盜。弟去而盜來，弟來而盜去，吾不能必盜之不復至。吾不能不有此弟矣。

於是除室置酒，嗾妻妾雙詣冠庵，許恭速其夫婦，駕冠庵夫婦執禮益恭，措辭亦益遜。然堅辭弗肯詣。兄許庵冠之言曰：予居此，殊自在，自食自贍，無愧無怍，弗欲歸。依阿兄因人而熱，一把窮骨頭，卽阿兄優容之，恐亦無福消受。而妻孥數口，鵲噪烏飛，徒令阿兄麻煩，煩殺而又足以傷阿兄財，不如其已也。錫庵之妻妾固請且道感悔意，冠庵辭益堅。錫庵之妻妾強挈冠庵婦行，而婦亦力卻來者，廢然而返。冠庵語其婦曰：阿兄變得恁快，乃欲嘉惠於予，令我又驚又喜，弗意卻盜解圍，市得兄恩，如許祇恐事情過遷，又

將絕。我今日之殷勤見招。或出於阿兄一時之高興耳。予是以躊躇滿志弗敢就也。已而曰。嘻。吾奈何疵議阿兄哉。疵議阿兄是之謂不弟。

忽孺子走告曰。阿伯來矣。阿伯來矣。阿伯愛我。此累累者。彼所遺。殆皆香甜之果餌也。冠庵驚喜曰。阿兄來耶。疾趨出迎。其兄錫庵之笑容可掬也。入而登其堂。四顧蕭條。弟婦出拜。荆釵布裙。玉顏憔悴。錫庵鼻間作聲。惻惻自咎。歎曰。嗟乎。同是父母。一塊肉。而若夫婦。乃食貧弟……弟莫怨不良之兄否。余不德。凡事謀及婦人。遂無手足情。弟乎。嫂乎。今可從。余歸衣食住。悉與余埒。爾我析產。均俾阿兄。稍蓋前愆也。此實出余真誠。弟勿復不良矣。冠庵大感動。前持錫庵不覺泣下。遂挈妻孥從錫庵歸。錫庵大樂。其妻妾亦迎門而笑。從此季昆妯娌融洽無間。言良由冠庵夫婦之一團和氣。一片真誠。日夕薰陶。性情同化。梟也。鳳也。枳也。橘矣。

譯本 短篇 猩猩因果 (玉山原稿)

大富翁約翰經商於美洲之利寬省。有女二年相若。蓋其妻年十八。嫁約翰。後四年。即連得二女。

動

某機師乘車出遊。屢過其門。見約翰之女。年皆及笄。有殊色。因求風焉。約翰妻以其爲機師。不洽意。且將挈眷去。某詰約翰。以利約翰心。勸遂與妻商。卒以長女許之。蓋爲母所不愛也。長女旣嫁機師。伉儷殊篤。且喜夫壻時得升擢。旋往非洲探礦。事聞於外家。翁媪設筵餞之。殷勤備至。俄而機師酒酣。玉山頽矣。始招之由房。及黎明酒醒。始知之。翌日。夫妻二人乘沙布羅帆船往非洲。船行未及百里。水手忽交訐。如臨大敵。船主立出調停。而伙夫某疾出不意。轟船主斃。肆行搶掠。搭客驚惶。幸有水手名麻利者。見勢不佳。恐乘客同罹無妄災。急以舢板救。於是夫婦二人亦得脫險。衆水手尙有暴動者。麻利急發鎗斃其一。二而偕機師夫婦遁。

三人拿舟。駛至一荒島。登岸探之。四無人跡。夫婦大驚失色。莫知所爲。麻利曰。吾今且去。必得乞援於人。而後返。夫婦益惶惶。而麻利已拿舟去。去將返其故舟。招集一二同志。詎中途被土人擄去。於是夫妻二人遂居留荒島。

夫婦投荒。寧甘束手待斃。乃建茅寮於林間。聊蔽風雨。腹甚枵。苦無所得。食初僅飲水。療飢。繼則摘食樹頭果實而已。每入夜。虎豹之聲四起。隔火窺之。其勢森森。欲搏人。則

相與毛戴而股慄。

其妻初已有身。腹漸彭亨。勢將臨蓐。已而產一兒。名之曰迭佛克。以其生於患難中也。迭佛克既墮地。產母奄然而病。漸瀕於危。機師皇皇然走於野。冀欲覓取一二藥。用植。物。急治。其妻然迄無有。即有之。彼亦不之識也。比廢然返。其茅寮則愛妻已溘然長逝。略書數行。曰。儂死矣。其善撫此一塊肉。他日長成。當令改業。機師不足爲也。機師於是乎大痛抱屍。哭復抱兒。哭既已無可奈何。則埋妻而撫兒。思乳輒大啼。則引錐鑽一樹。試其汁之甘者。飲兒以代乳。

島中多猩猩。一夕羣猩猩嬉於野。聞茅寮中有小兒啼。紛然破扉入。欲奪兒。機師擊以手鎗斃其一。而羣益怒。進竟反奪其鎗。擊機師斃。欣然攫物去。機師之兒迭佛克爲一母猩猩所得。愛之甚。乳哺之。竟成人。忽忽十八歲矣。而弗諳人語。狎焉而與。腥猩爲同類。或爭樹而探。升或浴波而游泳。悠然自得。初不自知爲人類之遺體也。一夜月明如白晝。迭佛克獨立水濱。低頭自顧。其影似有異乎同類。則大詫。又一日偶經山側。見茅屋一椽。破扉洞開。俯身入窺。見有鬮髀一具。肢體宛然。迭佛克執其一。二拋擲。撞擊以爲。

戲彼又安知此森森白骨乃其生父當年之遺骸哉。

迭佛克擲骨於地復入茅寮拾得小刀一初不識爲何物殊以爲奇以手弄之刀傷膚微露血點始知其有用乃懷而自衛。

越二日土人入島獵於野遙見一猩立樹間委天射之猩墮地死迭佛克適探首於穴見墮地斃者乃其母憤甚疾出不意刺委天之土人死由是鬱鬱不樂獨居無聊蓋亦居然動母子之情也。

無何獨行踽踽至海濱逐水爲戲瞥見有人晃水來迭佛克轉以爲異類欲刺之。

晃水者誰被擄於土人之麻利也居斯土久能與猩猩通語言初以人語語迭佛克而迭佛克弗能解麻利心知有異急學舌作猩猩語曰不可殺不可殺予乃可憐人被土人拘留奴使迨十八年今日始得脫身晃水而逃而汝又欲殺我迭佛克憫之則相將登陸憩於機師陳尸之茅寮麻利飢甚暈然倒地迭佛克出外採果以濟其飢已而漸甦忽赫然覩骸骨其旁復有光色暗淡之一片紙取而視之墨痕猶隱約可辨知爲機師妻之手筆也因連想而知地上之一具枯骸必爲機師夫婦遺體之一又知立彼身

眸。之。猩。語。人。形。這。一。個。殆。卽。機。師。妻。之。手。書。中。所。謂。一。塊。肉。迭。佛。克。者。也。麻。利。憑。吊。遺。骸。愴。然。涕。下。旋。以。猩。語。語。迭。佛。克。謂。汝。乃。忘。卻。本。來。面。目。耶。因。告。之。故。迭。佛。克。乃。向。機。師。之。遺。骸。跳。擲。而。啼。麻。利。慰。而。止。之。遂。共。棲。止。茅。寮。晝。地。作。書。教。迭。佛。克。讀。如。是。者。數。年。迭。佛。克。遂。通。人。語。知。火。食。知。衣。着。然。荒。島。安。所。得。衣。僅。以。巨。葉。團。繞。下。體。而。已。

某年夏四月海颶大作。一汽船適從島外過。避風下旋。搭客紛坐舢板避於島。比風息。船將開。遊者盡去。去時人聲嘈雜。麻利命迭佛克往探。僅見一老翁。昏然以暈。因扶之。返灌以水。卽醒。翁曰。幸相救。不勝感激。汝輩何爲乃居此。麻利與迭佛克告之。故翁聞爲之憮然。俄遙遙聞汽笛聲。招客返船去。翁曰。汝等可從予去。二人歎曰。無家可歸。雖返。何爲。翁曰。吾家食指頗多。增汝二人。月不過數斗。麥耳可無介意。二人曰。諾。於是偕返美國。而不幸之麻利中途病斃。迭佛克哭曰。吾義不獨生。翁力勸止之。

既至。迭佛克遂留翁家。數月後。翁令其入校讀書。迭佛克曰。敬諾。卽日束裝。將遊學於紐約。臨行時。翁贈以多金。泣謝而去。去而勤學。不輟。竟得博士頭銜。云。迭佛克之阿母。有知當含笑於天國矣。

愛國 雙十紀念

喔。喔。：。喔。喔。雄雞啼得怪響。我被他在睡裏夢裏叫醒過來。一骨碌坐起半身。聽那雞聲。兀是鬧成一片。他喔喔之聲。又是弘亮。又是含渾。彷彿開了留聲機器。機器裏邊彷彿有一班軍樂隊。一半兒按譜。一半兒唱歌。道沙沙。獨愛愛。國。

我越聽越像越悠悠的出神。我忽然跳將下床。額手歡呼。道大中華民國萬歲。我可睡昏了。今天是甚麼日子。（這個今天其實應稱明兒。因為我這篇小說是先一天做的。）可不是雙十節麼。怪道那小小英雄約翰考克。（約翰兩字係借用。因易經有翰音登於天句。考克譯音。英人狀雞啼聲曰考克。獨特兒獨。予故斷章取義。以約翰爲雄雞之姓。考克爲雄雞之名。）一清早就沙沙獨沙沙獨。高唱愛國歌兒咧。

約翰考克唱歌聲。夾著在下歡呼中華民國萬歲聲。把個在秋羅帳裏戀著衾兒做愛國夢的大主筆徐天嘯先生也鬧醒了。他一開了眼便也歡呼了。幾聲民國萬歲。一下了床。便的零的零按著喚人鈴。分付發行熱血一般紅的報紙。分付在報館門口高高掛起神聖尊嚴無上寶貴的五色國旗。分付大衆齊集臨時禮堂。行慶祝雙十節的慶

祝禮。

在下笑了一笑道。當然如此。當然如此。可是如此。如此。就算。了。麼。就算。完了。雙十節的。一番紀念。了。麼。天嘯道。這不過形式上的紀念罷了。用。可是。不中用的。就是。天天舉行。如此。如此的。雙十紀念。天天印紅報紙。天天升旗慶祝。天天高呼。十百千萬億兆京垓。乃至無量數聲。大中華民國萬歲。又何濟於事呢。在下道。不錯。不錯。一點也不錯。若是。單單從形式上。做一點兒。雙十紀念。那麼。就是。天天把報紙浸在血也似的紅水裏。天天把五色國旗升得。天一般高。天天朝慶到夜夜祝。到明把躬兒鞠得。落湯蝦兒似的。屈而不伸。可也。無濟於事。阿徐阿徐。忙甚麼呢。

阿徐道。如此這般。誠然無濟於事。不過裝得好看。說得好聽罷了。但是。怎麼一來。纔算是精神紀念。雄壯紀念。結結實實的。積極紀念呢。在下笑道。除非如此這般纔好。阿徐道。這般如此。究竟何如。倒要請教。在下。嘻著一副滑稽嘴臉道。精神紀念麼。我自有我的主意。我情願犧牲我的幸福紀念。這個雙十節。

我不是叫做雙熱麼。熱字裏邊。不是有個幸字麼。幸字的頭。幸字的足。不是現現成成。

有兩個十字麼。我分拆這個幸字。這就是犧牲。我的幸福。這就是我對於雙十節的精神紀念。

阿徐披了披嘴兒道。我道有甚麼正經議論。你原來不過嚼舌根說笑話罷。咧在下沉下臉兒。正正經經答道。這並不是嚼舌根說笑話哩。可知人人能够犧牲一己的幸福。纔能够打着够兒合着力兒。擁護國家的幸福。我爲國家而犧牲。我的幸福就是斷我的頭。截我的足。也很情願斷了頭。截了足。把那熱血來造成鮮紅燦爛的新雙十節紀念。（這一段就是把幸字的頭足拆成兩個十字的意想）這也可算是無上的光榮了。倘然人人能够貫徹愛國主義。拚著斷頭截足。粉骨碎身救國。便可以強國制賊。便可以殺賊。可不穩穩當當。可以造成真共和的中華民國。造成鐵血革命的新雙十節紀念麼。

天嘯鼓掌道。好一大篇雄壯的議論。倒並不是嚼舌根說笑話。咧哈哈。哈哈。你爲了雙十紀念。犧牲幸福。我我。我犧牲甚麼呢。有了。有了。我爲了雙十紀念。惟有犧牲我的肚皮。

在下。啞然失笑。道：肚皮犧牲。肚皮。我不會嚼舌根。你倒來說笑話了。你犧牲肚皮做甚麼呢。倒也要請教阿徐。道：你會做拆字。先生把個熱字中間的幸字分拆開來。斷頭截足。做個雙十紀念。我也會做拆字。先生把個嘯字分拆開來。你想：嘯字右半邊不是個肅字嗎。肅字下半截拆開來。不是一個片字。一個月字。一個十字嗎。這單十字實在可惡得很。橫隔住了。肅字的肚皮。如今我要除去肚皮裏頭這個橫隔膜。（肚皮裏真個有橫隔膜的。凡習人體生理學者應該曉得這個名詞了。）

天嘯一面說。一面把筆尖蘸著墨兒。寫了一個肅字。道：你看。可是除去中間一個十字的阻隔。不是好好變成一個片字。一個月字嗎。再把這兩個字各除了一豎。不是好好變成四個（半十字）嗎。再把他上下左右捉對兒湊合起來。不是好好變成了雙十嗎。我所以要犧牲我的肚皮。除去肚皮裏頭的橫隔膜。原來是爲這個道理。

在下笑道：你拆字果然拆得想入非非了。只不過犧牲肚皮這句話。終究是頑意兒罷哩。難道也有甚麼正正經經的見解麼。阿徐又板著面孔道：自然有呢。聽我道來。

一般國人並不是沒有愛國的思想。並不是沒有杯葛的決心。也並不是沒有心肝血。

氣也並不是一年一年夢夢的過去。忘掉了。鐵血革命的雙十紀念都只爲肚皮裏橫隔了一層私慾。這麼一來他的愛國心杯葛心雙十紀念心倏冷倏熱。忽斷忽續。若有若無。上氣不接下氣。下氣不接上氣。所以我們肚子裏的一層私慾却是無形的橫隔膜。比那有形的橫隔膜利害得多。咧。我並不是真個犧牲我的肚皮。不過要除去這層無形的橫隔膜罷了。只要人人能够除去這層私慾的橫隔。自然一肚皮愛國的熱血壯氣豁然貫通。源源不絕。發洩出來。行使這個血氣救國也可以強國制敵。也可以殺敵。可知你那斷頭截足粉身碎骨的愛國主意。必要這熱血壯氣鼓舞在前。纔能結結實實做去。纔能造成鐵血革命的新雙十紀念。

在下聽了天嘯一番快論喜的幾乎發狂。似乎竭力鼓掌也不能表示我滿意的贊成。我只得請著脚兒帮忙。在地板上跳得怪響。

天嘯道。算了罷。算了罷。我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居然挨到了第七個雙十紀念了。我們還該想點兒吉祥的話兒。爲大中華民國頌爲大中華民國壽。

在下想了一想道。有了有了。聽我說幾句雙十頌辭來。

越王勾踐弗忘國。仇臥薪嘗膽。誓報國仇。十年教訓。十年生聚。(雙十)一舉。沼吳。揚眉吐氣。願我大中華民國。大家都蓄着勾踐復仇志。

天嘯鼓掌道好。你也聽我說幾句雙十頌詞來。

杯葛杯葛愛國愛國。可惜熱度五分鐘。忒嫌短促。加倍加倍。再加倍(雙十)熱度。有伸無縮。雙十雙十。雙十熱度十分滿足。堅持毅力。貫徹精神。大家愛國。大家救國。

社會短精 輪船上的茶房

前一個禮拜。我從家鄉搭內河輪船到上海。又從上海搭坐大輪船到廣東。我在船上看看。這樣聽聽。那樣倒也得着一點半點的閱歷。

在輪船上。同應客人的。普通叫做茶房。諸君一曉得麼。說起這茶房來。倒很有趣。一個茶房。倒有好幾副的嘴臉。有時差不多是個大闊特闊的老爺。有時卻又低聲下氣。差不多下屬見了。上峯似的。滿口子是。是。

我這回到廣東。坐的輪船是房艙。是輪船坐位的第三級。第一級是大餐間。第二級是

官艙最低級是統艙可笑。那輪船上的茶房何應。客人也就分出階級制度來了。大餐間的客人眉毛一動微哼了一聲。茶房早已立在面前問要甚麼。

官艙裏客人要茶要水。茶房道：「來了。」房艙裏客人要茶要水。茶房道：「等一刻。等一刻。統艙客人要茶要水。茶房高興時淡淡說一聲：「此刻沒有。若是不高興時只圓睜着眼睛對你望。惹得他老爺性起便訓斥你幾句。眼睛白得可怕。」

收票了。賬房去了。茶房來了。嬉着臉伸着手一團和氣道：「先生！難爲你酒錢酒錢。」收到統艙裏時聲口又不對了：「喂！喂！酒錢酒錢！」

茶房的階級嘴臉到了。收得酒錢卻另有一番變換。如何變換呢。說也可笑。

統艙客人的酒錢。每位大約兩三角。若有一個統艙客人多與了些酒錢。茶房真是喜出望外。立地翻轉面孔來說聲謝謝。農茶有嗎。開水要嗎。

若是客人坐了大餐間。出的酒錢偏不爽利。不滿茶房的慾望時。那茶房便老大的不高興。很命做他的嘴臉。那時對待這個大餐間的人。登時降了三級。變成統艙了。唉！階級制度。唉！金錢主義。唉！輪船上的茶房。

短念 五 四

一個愛國的少年。姓華。名興。表字再強。他把愛國兩個字。時時刻刻記着。心心念念想着。差不多像那信教徒。心裏腦裏。牢刻着一個上帝。可比旁的人口頭說得幾聲愛國。就算了他說。中華民國譬如一個公司。我們國民便是股東公司的盛衰便是股東的痛癢。這是「華再強」所以愛國的原因。他又說。甚麼總統咧。內閣咧。國務院咧。一切文武官吏咧。這都是我們雇的「公司的職員」。無論總經理。分經理。夥計。學徒。辦事的好歹。信得過。還是信不過。我們股東都應該留心。或是指導。或是干涉。若然聽憑他們。弄去便是存心要把公司弄糟。這是「華再強」所以愛國的見解。

去年京津學生的五四運動。把個華再強又大大的受了感觸。自從這一天起。他的愛國熱度。已到了「沸騰點」。他讀書書中的字。差不多會得跟着他的意象。一個一個字都變成一個「五」字。一個「四」字。他睡覺夢裏喚的也只是「五四五四」。醒轉來。睜眼看時。一帳頂都是「五四」兩個字。他一顆愛國的熱心。不時的要想爆發。三回五次磨刀霍霍。恨不立時立刻朝裏砍一刀。殺盡賣國賊。朝外砍一刀。殺盡野心勃勃的。

國仇他行思坐臥時常被這「五四」兩個字弄得心神恍惚似乎大中華民國的「國魂」不住的在他耳邊訴苦道「華再強華再強你快救我一救我被那「內奸」「外患」一脚進一脚的算計一步進一步的欺侮我實在來不得了華再強華再強你快救我一救再不救時我的性命早晚要被他們結果了」所以華再強一顆心飽含着五四的「酸素」華再強一個腦滿蓄着五四的「炸藥」華再強一條七尺昂藏的身體通被着五四的「磨劑」內奸不會去得國仇不會報得棋輸一着這個兒不會救得他急得哭出來道「愛國愛國愛在那裏呢國呀國你便是我的慈母你便是我的愛妻你便是我的性命我不救你於心何忍也萬萬沒有這個道理救國救國奮鬥奮鬥」

看官們今天是「五四紀念」大家心裏總有一點惡刺刺的不好過但是淡淡的過了一個年頭直到紀念的一天纔想着「五四」這是糟透了須知那愛國少年華再強他一年以來天天都紀念著「五四」這纔是愛國這纔有達到救國目的的一天國民！救國救國！奮鬥奮鬥！一個華再強濟得甚事四萬萬個華再強甚麼事不

濟呢。

短評 骷髏佑酒

四月十七那一天是星期六。同社黃天石先生在家裏體已弄了幾樣菜。開了一甌酒。請我們去午餐。

你道我們是那幾個呢。不過一個是我。一個是天嘯罷了。我是個老聾聽了一聲請就歡歡喜喜的拉著天嘯過去了。

我無論是吃西餐中餐。午餐晚餐。別人吃酒。我只吃菜。吃得高興時。笑嘻嘻的滿口子都是說話。

到了天石家裏。天嘯和他只管吃酒。好多時。他兩個面色吃得「西一抹斜陽」。「東一片落霞」似的。都有一兩分酒意了。那時我却清醒白醒。瞥眼看見一張藤榻子底下。放着一件東西。我便捧了起來。放在我們的面前道。一個佑酒的來了。

是一件甚麼東西呢。這個凡研究生理學的醫學的。都把他放在眼前。不足為怪。要是古董老太太們看見了。却要嚇得直跳起來。怪叫道。阿呀。骷髏。阿呀。一個死人頭。

我把一個死人頭安放在活人面前，笑道：「天石，天嘯看一個佑酒的來了。於是這個把他摸摸，那個把他面對面的看看，當真當他下酒物似的賞骷髏賭吃酒。」

天嘯道：「骷髏佑酒絕無，僅有天石道：「骷髏佑酒從來未有。」

我道：「骷髏佑酒到處都有。」

生前紅粉死後，那個不是骷髏一般，逛蜜子吃花酒的，誰也不是花了冤枉錢，却只博得個骷髏佑酒。

有趣嗎？壽得很哩！（壽頭麻子之壽）怕有點不值得罷。

社會短篇 乞丐與富翁

乞丐 大財大量的好老爺，可憐見我的，一天沒甚麼吃，快要餓死了，好老爺高抬貴手，救我一救。

富翁 滾媽蛋，你餓死關我屁事，餓死一百個也關我屁事。

乞丐 好老爺，大財大量的好老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

富翁 滾討厭死咧。浮圖浮圖在那里。我就造成百級浮圖。值幾個錢呢。

乞丐 修德積德的好老爺。須索救我一救。好生之德。救我一條狗命。

富翁 可惡得很。老爺只曉得修財積財。你這窮骨頭。可還不如狗。可知老爺家裏的狗子也吃得飽飽的。胖胖的。倒不向人家搖著尾巴討人的厭惡。

乞丐 好老爺。多少救我一救。

富翁 滾罷。老爺在諸親六眷三朋四友面上從來也不會花過一個冤枉錢。那有你的來。

富翁 飛快的走開去了。乞丐恨恨地釘了富翁一眼。停了脚步。只管納悶。瞥眼間看著地上。那富翁丟掉的好半枝雪茄烟。歎了一口氣道。他每天少吃一兩枝也救得窮人一條命。唉。

短滑狗

一富翁。鼻架金鏡。指御鑽戒。衣服之華美。稱是洋洋然行於市。市人側目讓步。過某氏之門。門有犬。直前吠之。追數十武。乃返。

一紳士聲勢赫甚。某日屈尊而徒步。俊僕二從其後。洋洋然行於市。市人側目讓步。有折腰垂手行敬禮者。而某氏門前之犬直前吠之。追半里許乃返。

一官人某日出驗尸。乘肩輿。從者二十人。儀仗甚盛。洋洋然行於市。市人側目讓步。折腰垂手。有不敢仰視者。而某氏守門之犬獨怒目視輿中人。直前吠之。追一里而遙乃返。

乞人一羣。衣不蓋膚。面目如鬼。入市市人叱之。而某氏之門犬目他顧。不一吠。某氏之犬馴犬也。主人愛之。其色黑牡也。則錫以古人之名曰「烏公」。烏公一日偕鄰犬「小白」「班生」「蒼翁」者。游適一丐婦杖而來。小白班生蒼翁也。者環而吠之。急而烏公默然。

蒼翁曰。異哉。烏公富翁紳士官人。不當吠者也。而汝吠盜。賊。乞兒。當吠者也。而汝不吠公。真所謂桀犬矣。小白蒼生從而和之曰。桀犬烏公之目盲矣。

烏公笑曰。吾不敢妄吠。必其人爲匪人也。吾乃吠彼富翁彼紳士彼官人若曹不之吠者。惑其表而吾所以吠之者。誅其心也。

盜亦有道。賊亦有德。乞兒乃可憐之人。吾胡爲而吠之。汝曹盲耳。汝曹桀耳。

烏公欲復有言。忽雄冠佩劍者六七人。得得來。小白等竄伏。莫敢聲異。哉。烏公獨踴躍狂吠。身被數創。亦不顧。

短官 短官情 慈母手中線

一個頭髮半白的夫人。伏在一張桌子上。鼻上戴着一副眼鏡。在那里。一針。一針。縫衣裳。

他那六歲的兒。正在階前騎着竹馬。耍口裏伊伊烏烏不知唱的是甚麼。那竹的一端。拖着地上。怪響。未人道。阿珊當心跌了。乖乖。你在小竹椅裏坐。一歇罷。

孩子聽他母親的說話。忽然記得小竹椅裏有個泥娃娃。可是好頑。連忙掉轉馬頭。上階來。小腿只一絆。連人帶馬都跌了。

這一聲響。嚇得他母親甚麼似的。兩個手一顫。一根針兒直刺入肉裏。拔出來也不顧。痛急忙下階扶起來看時。孩子右手的背上擦破了皮。通是血。哭着喊媽。夫人渾身的肉都痛了。連忙拍着哄着。抱上階來。尋得預備的止血止痛藥。末治了。阿珊的創又是

拍着哄着好半天。阿珊纔不哭了。夫人略略定了心。自己方纔覺得指痛。看時一個針孔的傷裏不住的冒出血來。胡亂裏札了撥。那小竹椅到身邊。又是一張小櫈。拿起泥娃娃來。接了個吻。阿珊笑了。奪過去了。坐下去了。夫人這纔安了心。仍舊一針一針的縫衣裳。

不多時。他十歲的兒子阿度。八歲的女兒阿藝。從學堂裏背着書包回來了。都站到母親身邊。撒了一陣嬌。癡夫人道。阿藝。你這件新衣。快做好了。阿度的明天。替你做。阿呀。藝。你的鞋尖兒。又開了。花。須得做一雙。換了。阿呀。度。你手恁地冷。晚來天氣似乎涼了。一點快去添件衣裳。別受了寒。阿珊在小竹椅裏。喚道。媽。新衣裳。我也要。夫人點頭道。乖乖。停兩天。便替你。做。只要你娘沒有三病四痛。總要手不停針的替你們做。燈上了。晚餐了。燈光底下。夫人還是一針一針的縫衣裳。一面督著阿度。阿藝。自修了。一回功課。一面哄著阿珊。在自己床上先睡了。隔了些時。安排阿度。阿藝。也睡去了。夫人還是一針一針縫衣裳。一根線完了。又是一根線。這個時候。他的子女都睡得很酣呢。

短評

闔牆恨

(瀟波原稿)

打！打！打！殺！殺！殺！此兇暴慘厲之聲浪來自一風雨飄搖田園荒廢之巨第中。

其內有好身手者二人年相若意氣糾糾然各手執白刃腰纏黃金闔於牆相持不下血肉相薄矣。

有識之者曰此華氏兄弟也黑衣者名北勝赤衣者名南強數年來以爭產啓釁兄弟失和尋干戈者屢矣。

華氏者巨族也世居於渤海之陽崑崙之陰其始渠渠廣廈泱泱大風固一世之雄也洎夫末葉嬖幸弄權於內奸寇侵侮於外雖有一二孝子順孫號呼奔走謀福其宗無奈法不行於家令不行於族元愷之化不行於四兇所謂平等之美名所謂公開衆議之良規適足以資爭權利者假爲面具耳由是內政不綱愈趨愈下外侮頻乘得步進步至是而華氏之家索矣然尙不自儆猶積不相能銖鏹必較刀錐亦爭於是環華氏而居者益得眈眈覬覦各肆其分瓜剖豆之野心矣。

有東方氏者。華氏比隣也。軀幹短小。若未成人。而詭譎有奇智。初一窶人子耳。後乃漸富。其致富之術。所謂譎而不正者也。彼與華氏比鄰居。涎垂垂恆長尺許。迨華氏覺起。蕭牆自顧。不暇乃雀躍而起。曰。彼隙可乘。吾志得逞矣。於是投刺謁華氏兄弟。儀奏遊說。舌底翻蓮。北勝惑焉。則與南強爭益急。謂得東方氏一臂之助。南強雖強不足畏矣。東方氏之助北勝也。實欲謀其產耳。一方以甜言蜜語。微物小惠。籠絡北勝。從而挾制。而勒索焉。一方以厚利。餽北勝之倖僕。利用之以蠱惑其主人。而北勝罔覺也。而南強雖知之。亦不暇顧其爭產之烈如故。

或爲華氏作歌曰。兄弟鬩牆。兩敗俱傷。坐收其利。厥爲東方。彼一反面。北勝慌張。惟彼所欲。項不敢強。一寸二尺。拱手輸將。迷而不悟。挖肉補瘡。

又歌曰。兄弟鬩牆。不顧利害。借助虎狼。傾家蕩產。華氏家聲。從茲敗壞。華氏由園。奸人買賣。誰勝誰強。相將慊賴。會見他年。追悔已晚。

短術 一枝香煙

唉。人的機械心。越弄越巧了。出門的人。眞是一步一步。要提防。著原來青天白日的康。

莊大道那一處不籠罩著一層陰險可怕的黑幕。只要被他兜頭一蒙性命就是不妨礙也要吃個老大的蹬蹬。

從前有一種騙子叫做甚麼（念秧）的。現在這個毒種可是撒播得滿坑滿谷簡直惡草也似的到處蔓延。只要絆著他時便纏得你要死。

有一個販鴿子的江北人專走江蘇省的蘇州常熟一帶。他的哥子每年也到常熟一個鄉裏做田裏的長工。一天這個販鴿子的又到了常熟。在城裏找着幾個熟的主顧。把鴿子換了銀子連帶又收了幾筆。陳賬合併起來腰包裏倒也有七八十塊錢。撐得包兒怪膨的不好看。那時正是大熱天他可不敢赤膊一意掩蓋這腰包可也算得小心在意了。

那天晚上他一脚出城下鄉看他的哥子去走得乏了揀個樹陰裏歇一回脚恰纔緩得一口喘息便覺口乾舌燥喜得樹邊正是一條小河便尋著駁岸下去捧了幾口水。吃再到樹陰裏坐地時樹陰裏早坐著一個上等商人模樣的約莫四十多歲看著販鴿子的道天氣好熱你也坐下來歇歇脚（以下簡稱販鴿子的爲甲。上等商人模樣

的爲乙。

兩個人坐在樹陰裏。有一搭沒一搭的打話。彼此都通了姓名。乙問甲到那兒去。甲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告訴他哥子在某村某家做田傭。好幾個月了。上月得他的信。叫我順便去看他。帶些銀錢回去養家。乙道。巧極了。一路正好同走。也不寂寞。我也是從這條路上去。收一筆布賬。說時。從身邊掏出一匣香烟。一匣火柴。劃了火把兩個指頭夾著。一枝烟。送在口裏。呼了幾口笑。迷迷的。別在匣子裏。揀出一枝來。授給甲。道。你也吃一枝。香。香。甲謝了一聲。接過來。便從乙的手裏。過了個火也。一口一口的呼著。

不多時。忽然張着口。似乎要嘔吐似的。說道。河裏好一陣水腥氣。端的難聞。我們趕路。罷。還有七八里。才得到呢。甲點點頭。也立起身來。一路談談說說。拔步趕路。到得一個小村鎮時。販鴿子的。忽然頭昏腦痛起來。身子早把不住了。跌倒在地。暈過去了。

那時路上有好幾個人聚着看。乙便對着衆人。央告道。這裏有醫生嗎。我是城裏某布莊的店夥。他是店裏的出店。出店跑街掃店的粗傭也。我叫他跟着。一路收賬。適纔他跑得熱了。吃了幾口臭河水。此刻發作了。看來是急痧熱閉。諸位可曉得這裏有靠

得住的醫生嗎。相幫着在下趕快扶他去診治。多感多感。路人便七手八腳扶着販鴿子的到一個醫生家裏去。

乙既把甲扶到醫生家裏。醫生一邊診治。乙只管揉摩甲的胸口。肚子那時一兩個助他扶甲的人立在一邊看。乙一面解除甲的腰纏道。我可急昏了。叫他肚子上壓着一袋洋錢。真是雪上加霜了。說着把甲的纏袋束在自己腰裏。替下自己的纏袋來。鬆鬆的圍在甲的腰裏。說道。鈔票可是沒有重量的了。

不多時。甲悠悠的開着一線眼睛了。乙道。也罷。幾乎急殺我呢。不多時。甲手脚也動彈了。乙對甲道。你可是急殺我了。你且養養神。我到前村去叫你的哥子來。

乙飛也似的去了。甲在醫生的家裏清醒過來一點。也沒有病痛。覺得腰鬆。一摸一看袋裏。只有一疊草紙。呆了一陣。等了半天。他哥子也不來。那個乙也不來。這纔叫苦連天。道。阿呀。我遇着了騙子了。急得只是哭。

販鴿的一路哭着。罵着。苦訴着。到前村去。尋他的哥子。那個田主人道。你如何倒來了。恰纔有一個人慌慌張張來尋你哥子。說你半路上有些不好過。在一個小茶坊裏坐。

叫他來送個口信。並且說你分付叫你哥子帶着養家銀子在身邊。你哥子便帶了銀子。跟着那人去了。你如何路上不會遇着呢。販鴿子的曉得事更不妙。連忙把自己被騙的情形。告訴了田主人。一齊慌慌張張追尋他哥子的蹤跡。可不是。他哥子在四。五里外一條路上昏倒在地。身邊的銀子也沒了。待他醒過來問時。也是吃了他一枝香煙的緣故。

短篇

拙

婦 (伍丐公原稿)

家有黃髮台背之母。壽齊六紀之年。冬溫夏靖。昏定晨省。皆竭予力之能。常懷體養之心。

雙熱曰。養老不當如是耶。吾人苟高唱人道主義。至於極端。則凡家庭而外。黃髮台背之老人亦當對之而盡人道。上應盡之義務。雖冬溫夏靖。昏定晨省。竭予力之能不爲過也。人子之養親。無所謂孝。實亦盡人道。上應盡之義務耳。譬之老烏哺小鳥。此老烏對小鳥而盡其義務也。小鳥反哺老烏。此小鳥對老烏而盡其義務也。人子不能養其親。亦無所謂不孝。是曰非人道。是曰不能盡其應盡之義務。丐公竭其能。

以温靖定省此對於老人知盡人道上之義務者也吾多其能服從人道不稱孝也愧命之不如致母衣百結短褐不完乃以積月之資購布尋尺

丐公誤矣一個命字古人之欺人語耳亦自暴自棄之冠冕說話耳吾人之事業前途生活前途無所謂命不命也不過處人力競爭的環境有時發生困難或障礙吾人當竭我智力循正軌而勇往直前以奮鬪須知事業與幸福莫非人造的而非天與的然則何有所謂命耶丐公以積月之資僅得購布尋尺甚矣生活前途之困難也丐公勉旃宜竭智力以與困難奮鬪

歸著內子爲母縫裳稟告慈母怡然解頤請示式樣指以做縵

子購布婦縫裳是婦亦知所以服從人道對老人而盡其義務也婦能縫何云拙婦肯縫何容悍耶

不圖細君竭拙婦之能以做縵爲繩墨做縵有孔從而孔之做縵有異布細補又如之異哉孔亦從而孔之補亦從而補之世之拙婦之拙未聞有如是者也夫裁縫亦大難事婦既能裁矣既能縫矣是明明不拙也而曰孔亦孔之補亦補之安有是丐公

殆誑人而博一笑歟。否則婦非拙也。乃故故惡作劇耳。

予見此心怒難忍。乃蠅聲示警。而悍聲已作。雖孝標之妻不如容夫之婦。不若予乃緘口俯首趨向書齋。著此一編。按此下削去「呈奉付刊」一句。其餘悉照原文。不爲增減一字。短短一篇。僅得百字。亦奇構也。

曰難忍。曰蠅聲。曰緘口俯首。描寫婦之悍己之懼也。如畫信然。則上文歸著內子之著字。當改一懇字。始合。丐公此篇。自云紀實。其果紀實耶。果也。某敢以一言告丐公。婦而拙。當有以教之。婦而悍。當有以馴之。

寓言
短篇 逐 臭

南華生（吳融詩願作南華蝶翩翩繞此條）借其細君鳳子（蝶一名鳳子見古今注）聯袂遊花間。顧盼生姿。婆婆而舞。栩栩然不啻神仙中人也。

負喧翁（楊萬里詩隔窗偶見負喧蠅）買買然來。熟視南華生。點首爲禮。曰花下遊樂乎。南華生傲然不答。而鳳子似恐翁之挽己者。遽掩鼻入花深處。

南華生遂下逐客令。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若乃逐臭夫。非吾友也。而來林下名花。亦

爲減色矣。

負。墮。翁。從。鼻。間。作。聲。曰。哼。哼。若。曹。自。詡。高。雅。只。解。尋。香。其。實。可。笑。可。憐。智。出。逐。臭。夫。下。也。

今。夫。高。官。也。厚。祿。也。黃。金。也。明。珠。也。錦。衣。玉。食。也。世。人。非。皆。以。爲。香。也。者。乎。非。皆。以。爲。無。上。妙。香。而。尋。之。而。求。之。而。欲。得。之。者。乎。南。華。生。曰。然。

尋。之。求。之。而。欲。得。之。而。高。官。厚。祿。黃。金。明。珠。錦。衣。玉。食。有。限。量。然。則。不。將。供。不。應。求。乎。然。則。不。將。尋。而。求。之。者。百。求。而。得。之。者。十。乎。南。華。生。曰。然。

予。尋。之。人。亦。尋。之。予。欲。求。而。得。之。人。亦。欲。求。而。得。之。卽。不。能。無。爭。爭。不。能。無。勝。敗。然。則。爭。不。能。必。勝。者。而。謂。求。也。可。以。必。得。乎。然。則。其。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也。必。矣。南。華。生。曰。然。汝。殆。以。香。之。不。可。得。而。維。臭。之。逐。耶。

負。墮。翁。歎。曰。誠。如。君。言。高。官。厚。祿。黃。金。明。珠。錦。衣。玉。食。誠。無。上。妙。香。吾。寧。不。欲。求。而。得。者。然。而。捷。足。者。先。得。矣。後。來。者。居。上。矣。吾。拙。於。智。短。於。力。不。能。與。若。輩。爭。也。香。不。可。尋。吾。乃。逐。臭。人。棄。我。取。莫。我。爭。也。於。計。不。亦。得。乎。

鳳子笑於花底曰翁誤矣花外無真香富貴皆惡臭世人攘攘以爭營營以求直是逐無上之臭耳

負喧翁笑曰世所謂香者既非香世所謂臭者則亦非臭然則予之逐臭益不足鄙也翁遂揚長去

南華生笑語鳳子曰負喧翁逐臭偏亦有說以解嘲直不識羞恥爲何物者矣鳳子粲然曰世之逐臭夫靡不顏厚於鐵獨負喧翁然哉南華生頻頷其首挈鳳子御風而行飄乎仙也

滑稽
短篇 三二 笑

「上海兒」某少年登徒子之流也而貌不揚面斑爛如身起爛點之蘋婆果又如滴水之灰錯落多凸凹端的「半潭秋水一房山」也人於是上以尊號曰「麻皮公子」麻皮公子好妝飾而窘於資入夏恆傾所有以章身宛然一荷花大少也（夏令衣衫有限置備尙易爲力修飾邊幅居然體面上海人謂之荷花大少）

麻皮公子好色有如飢渴之不可終日然既窘於資安得一入銷金香窟真個銷魂無

已。乃。降。格。就。未。入。流。之。草。草。章。臺。卽。上。海。所。謂。野。雞。廣。東。所。謂。車。貨。者。作。慰。情。聊。勝。之。舉。

麻皮公子未有妻求風殊亟亟顧無有肯爲之媒者卽有之必待字者之貌與己相當者也公子知人之醜而不知己之醜好事迄不就

公子發憤曰嘻得妻何必由媒灼張生跳牆韓壽偷香此捷徑也吾將師之

乃乘夏修飾幅輒向夕陽時候電炬黃昏四出獵豔若遊戲場若公園若戲院西瓜東鱗跋來跋往麻皮公子忙甚有時細於資不得入則徘徊觀望於門外長立不嫌脚底酸也

麻皮公子遇豔輒涎臉向之目傳電眉送波美人莫不怒之以目亦有作燕叱報惡聲者而公子獵豔之心弗灰

一夕公子欄入將散之新劇場（演劇將散時可以任人出入）挨身於邊廂中目灼灼向廳座獵豔瞥覩一女耶美而豔公子釘之以目女耶微睨麻皮公子以帕子掩其櫻唇嫣然一笑麻皮公子大樂渾身麻上來以爲佳遇在是矣

則益以目爲雙釘。牢釘個女郎面。見其目他顧而己。屬則乾嗽一聲。一聲嗽不休。女郎則又回過臉兒來。一瞥作微笑。麻皮公子愈樂。渾身麻下去。以爲好事有八分光矣。劇終人散。麻皮公子尾一笑。再笑之女郎。出嗽以覺之。女郎似弗聞。急越出其前。回頭與女郎打個照面。女郎又盈盈一笑。公子樂乃不可支。渾身麻上來。渾身麻下去。以爲佳遇。一朝得好事。十分光。

女郎驅車去。麻皮公子亦驅車送之。默識其里巷門牌。而返。審女郎爲美人之時者。則亦不患唐突。誠誠懇懇。馳一封書於女郎。女郎不報。三上女郎。居然答以書。麻皮公子吻而開封。曰。且看好消息。

「尊範不堪承。教蝦蟆莫想天鵝。倘能括垢磨光。僅得免儂不笑耳。」嗟乎。此三笑女郎答麻皮公子書也。

偵探
短篇

步步蓮花

(滑稽的)

富翁金旋主壽。賀客趨之若鶩。中間一行巾幗。類多金錢美人。珠光寶氣。繚亂炫目。金旋主張筵三日。下榻留賓。且結臺場。雜陳百戲。彈詞宣卷。女說書。戲法。京劇。無不具。

直類。下。游。戲。場。焉。

其第四日之晨。女賓之留者。方紛紛事曉妝。開奩。則珍飾皆不翼而飛。而富翁之妻之媳之女。亦一片聲噪。曰。鑽戒。金鐲。珍珠寶串。皆亡矣。而金旋圭之愛妾。曰。鵝兒者。亦亡矣。亦不翼而飛矣。

金旋圭。圭。心也。驚肉也。痛且以累及女賓。則何可以不治。會大偵探家福爾摩斯。適來華遊。歷寓上海張園之「安愷悌」。乃馳電招之時。則意飛機。適由閩蒞滬。福與其技師「加八尼利」稔。遂乘飛機而應。金旋圭之招。福至。語金曰。予電囑凡失事之屋內外。一切勿移動。亦勿灑掃揩抹。金不待其辭畢。急應曰。然此敢不惟命。福曰。此事於何時發覺乎。曰。今晨。曰。夜亦聞有聲息乎。金曰。此當問諸屋中人矣。乃呼其妻女子。婦悉出面。福並及女賓。福遍問之。皆言弗聞。福語金夫人曰。女賓凡五。聚宿一室乎。抑分宿數室乎。曰。一室。禍曰。異哉。五人聚宿一室。而皆弗聞聲息。一可疑也。女賓一室。夫人一室。令媳一室。令媛當然。又別宿一室。賊歷室凡四。而能令人不聞聲息。彼又何以如是之從容。二可疑也。不謂貴國之賊技。乃勝於敵國之賊也。

福又問。凡此臥室。夜皆扃乎。曰然。詎晨起。則皆虛掩而已。福曰。門爲洋式。用螺旋而鎖者乎。抑仍舊式。而用橫木以爲扃者乎。曰皆舊式之門也。福乃愈詫。仰坐椅上。狂吸雪茄。貌殊沉吟也。

金曰。最奇者。室中乃斷斷續續。發見纖纖之履印。昨夜蓋密雨也。

福爾摩斯吐烟出自鼻孔。離座而起。曰此事頗棘手。今且導予勸視諸室。金曰。詣一室。曰此拙荆臥室也。福俯視地板。果見無數之纖履印。詫曰。此女賊也。循視室中。更無其他之痕跡。扃門而試推之。撼之。擣之。殊格格有聲。且橫木殊嚴固。輕易不可脫也。福曰。噫。賊蓋由此出而非由此入也。室東面有短窗。開之。窗外有小庭。庭有小門。福問門外爲何處。金曰。是一小花園。福乃躍出窗外。闔一一窗而視其背。呼曰。是矣。是矣。賊固撬窗入也。然無多刀鑿痕。手術抑何巧妙。乃爾更俯視小庭中。有無履印。則又滿地皆是。開小門而勸視園中。履印或深或淺。彌可辨認。循而行。至一小亭。福詫曰。異哉。纖纖之女履至此而絕跡。乃驟易以男子履跡矣。密司忒金園外非卽通衢乎。金曰。然。賊殆二一男而一女也。福曰。此案情節殊離奇。男賊似爲一接應者。直一笨賊。彼乃賴女賊。

以成事也。密司忒金還請導予勸視其他之三室。

此三室者。兩在樓上。金之女若媳所居也。一在樓下。連牀館女賓者也。館女賓之室中。猶隱約見纖履之印。惟已不甚清晰。至入金女之室。則借顯微鏡之力。始得約略辨視履痕。至其子婦室中。則竟無有矣。福曰。女賊行竊之次序。可得而知矣。彼必先從園內入小庭。以手術啓窗入尊闔。臥室次及女賓室。又次登樓入令媛室。最後乃入令媳之臥室。此可視履印之微顯而知之。惟花園爲賊之來路。斷無更循來路而去者。茲當更覓其去路。

福在。一室中。悉心履勘。頗得一二痕跡。然不過知其行竊之手續。或由窗入。或破門。扁而入。或脫卸木壁而入。於探案前途。初無一絲線索也。至賊之去路。則由樓上之晒臺緣竿過牆而去。惟女賊既由此而去。則男賊當接應於牆外。何以絕無履跡。而男賊之履印。乃見之於園中。既非接應而來。則其入園豈非無謂。或者女賊入園之頃。藉彼男爲上下圍牆之梯。彼男且於忙中作戲。直負彼女。至於亭中。乃釋之乎。否則何以由街牆至小亭之丈許地。僅見巨履印而不見纖履印乎。咄咄怪哉。吾探案亦多矣。今乃

窘於女賊墮入五重霧中矣。福既茫無頭緒則復就金妻室中細察履印自衣袋中出一潔白之紙欲設法印取一全部明了之履痕乃福周視一一印終無全部明了者則又失望曰異哉瓣瓣蓮花胡皆中斷也奇哉怪哉此女之履。

金旋圭笑曰此殊不足奇女子之纖履制凡三其一高底其一平底又其一則翹頭底是賊所履想係高底底高則履之中部不着地是以亦如皮鞋之中斷耳福亦笑曰三寸金蓮花爲貴國人所豔稱者也予何幸今日乃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且將印取一鈎新月入我夾袋中也語次從帶來之提囊中檢取一瓶無色藥水塗其潔白之紙上覆紙於地板以掌力按之揭紙視之則蓮印宛然福曰此水乃吸泥水也。

福爾摩斯左挈提囊右執泥紙且睇且行出就客室坐出便寫簿復集金之家人及女寶而問曰睡後皆秉燭乎抑或明或滅乎妝飾皆置鏡奩中乎亦曾檢視他物有被竊者乎卸妝後即睡乎女僕有織足者乎將其答語一一撮要而記之簿。

福曰密司忒金女賊或即君之逃妾小園中男子之足印其人必與尊寵發生關係者。

又曰。熱鬧之三日中。來者果皆何許人也。金曰。恕予不能一一語君矣。以不復能一一記憶。惟來者舍賓朋外。有西樂隊。有中樂隊。有草台戲班。和鳴社。有魔術家。有女校書。有男女彈詞家。隊若干人。社若干人。則當時亦未檢點也。福曰。君之逃妾。必與此中之一男子發生關係。因作內應。竊資偕遁也。

金曰。似未必然。逃妾平時未嘗着高底之寫足。又無如是之纖。此其一也。逃妾弗諳作賊。何能以輕捷巧妙之手術入諸室而行竊。謂有男子助之乎。何以室內外絕無男子之足印。此其二也。福爾摩斯默然未有以對。則復狂吸雪茄。沉思至於瞑目。

已而問曰。密司忒金君亦有書記否。金曰。無。惟有一總管。司會計而兼庶務者也。君豈疑其人乎。曰。否。予將面貴總管而一詢。三日中之佈置及熱鬧情形也。金曰。諾。召總管至。福曰。一壽。三日大總管忙且勞矣。抑不知女彈詞家之來者爲誰。女校書之來者又爲誰。事在第幾日。抑日日如此乎。亦有留宿於此者乎。總管曰。此細事。予當時未遑兼顧。是當問予助手。助手至。福問如前。助手曰。否。予亦茫然。是當問管家。蒼頭阿黑問阿黑。阿黑曰。予僅知其半。女彈詞家爲東街翠翠。西街紅紅也。女校書來若。而人何許人。

是當問。四出傳箋之小廝。小廝至搔首回憶者良久。乃一爲福爾摩斯告。

福乃揮蒼頭阿黑若而人者退。納便寫簿於衣袋中。離座起。負手繞室而行。俯其首爲狀。殊沉寂。金旋圭與之語。亦弗答。良久曰。密司忒金。適所謂草台戲班者。何謂坤伶乎。抑非歟。金曰。草台戲班者。戲班之低級者。以急切不可得優級者。故以草台戲班承乏。然唱作亦殊不惡。班中皆男伶。日以午晝至。子夜歸。無一留宿於此者。此不足疑也。福不語。沉思者有頃。語金曰。願得潔白之巨紙若干。不其金諾而入。取以出。福一塗以吸泥水。一一鋪於客室之地上。可占全室面積三分之二。如地衣然。曰。密司忒金。其爲我召臧獲輩來。毋許遺漏。金旋圭曰。毋許遺漏。此則甚難。緣有奉使出外者也。福曰。此亦無妨。予不過姑妄試之而已。金於是揚聲一呼。男女僕役立集。福曰。盡於此乎。金曰。然。此外臧獲三。獲二則奉使外出矣。福曰。予將一勸其臥室。金乃命管家僕導福於五人。之牀下。各覓得履。各取其一。返客室。印其底於吸泥之紙。笑顧金曰。吾往嘗見貴國人之牀下。每排列新舊諸履。今果然也。語次。移座近鋪紙之地。而坐。呼臧獲齊入。男前而女後。福向之絮絮問短長。且問且起。前後巡行。默視諸人之足。有避不踐紙者否。

已而指某臧某獲曰履何新也可往易舊者來某臧某獲哂而退竊竊罵外國人真作怪乃管人家鞋兒新舊耶然又不敢不從乃亟易履而入福復絮絮問良久曰可矣各去休

金旋圭視地上紙則滿紙皆履印大小不一靡不甚顯福乃收拾一一紙疊且捲之便衣外衣取帽別金旋圭而去曰此案頗棘手偵探手續亦至複雜十日後或有以報命耳

福爾摩斯既出投一逆旅以棲身時適飯時侍者進食福欲餐西餐侍者曰此間市遠恕不備福無己乃強就食則味殊美餐後飲茶吸雪茄且吸且思念此案之偵探將從何處入手乎此次來華遊歷化裝一切物咸不備然此間無有知我爲偵探者諒亦不至於礙眼吾能通華語宜化裝爲華人於偵探上較形便利也

是夜密詣金旋圭借得華服數套冠履亦稱是復入市購得整容機器一假鬚數事頭套亦稱是念旅館化裝終不便利乃於僻巷中賃得數椽屋遷焉

部署既竟則取藥水印出之一鞋印凝神睇視忽失聲曰吾殊疏忽何模印乃未及

於園中之男子足印。此大缺點也。噫。我足跡一履支。那便遇一棘手之案。蓮花步步。闕煞葫蘆。腦想模糊。一至此耶。

是夜月明如晝。三鼓後。金氏之小園中。有一人焉。越牆而入。非賊也。大偵探福爾摩斯也。福入園中。出密特尺。度量男女賊左右足印之距離。見近牆之男履印入泥。獨深知因用力躍下而然也。則復出一潔白之紙塗以吸泥藥水。覆地如揭碑然。紙四圍皆黑。中間顯出一白履印。懷之復越牆而出。歸其寓所。復凝神諦視。一鞋印一度之。則金氏女僕之鞋印。無有如女賊蓮鈎之纖者。男僕頗有一二足印。與男賊相同。不能無疑耳。

明日晨起。福引刀淨鬚。面傅夏士蓮雪花鼻架。克羅斯金鏡。套學士式之假髮。通體徹裏徹外。易華服。則翩翩然一美少年也。鍵戶而出。入一茶肆。閒閒啜茗。盥漱且進。食見有喚賣地方小報者。購而閱之。則金氏之失竊案。已載入新聞。末復加以記者之按語。略謂此離奇之案。一經大偵探福爾摩斯君之偵緝。不難指日而破也。云云。福閱此則微笑。念此案不破者。余之聲譽將一敗塗地矣。

是日之晚。福又以化裝面目別詣一茶肆。蓋此肆設有女書場。福念所謂翠翠紅紅者。亦必來此彈唱。吾當伺其來也。而一審之。遂登樓入書場聽者。唱者已畢。集果見翠翠紅紅亦列名懸牌焉。然不知粥粥羣雌中誰爲翠翠。誰爲紅紅也。則藉吸烟乞火爲由。與一鄰座少年攀話。因以詢。遂得遍識其人。乘間偷覷翠翠紅紅之蓮趺。則比較上似皆大於女賊之履印。且其鞋底不類皮鞋之高踵。殆卽金旋圭所謂平底鞋也。不禁廢然失望。離座而去。

歸而轉念曰。不然。同是等長之足。平底鞋之底必較大於高底鞋也。平底鞋之足成平面。的高底鞋之足成角度的。設有等長之二線。一線甲比之爲「鞋底」。一線乙比之爲「足」。更設一「垂直線」。丙比之爲足底至鞋底之高度。又設結合三線成「三角」。則丙線愈長。甲線之虛綫亦愈長。卽甲線之實線愈短。由是可知等長之足履高底者其底必較短于平底履也。然則予欲憑履印爲探案之線。牽不已入歧途乎。

更一揣想。又發生一新問題矣。彼女賊何爲着高底鞋而行竊乎。以理言之。平底鞋之行路較便利於高底。彼胡爲乃不取便利而履高底。必其人着此已慣。急切不可更易。

也。然則吾憑高底履印爲探案之線索未爲全誤。今當就金氏小廝所告予之一一。回家藉嫖院而行。使予偵探之手續。看有着高底鞋者否。

明日之夜。福爾摩斯化裝爲壽頭麻子。東院尋花。西院問柳。按圖索驥。低首看蓮。然無有着高底鞋者。

又明日之夜。福爾摩斯化裝爲大腹賈東。訪秦樓。西訪楚館。亂打茶圍。細看蓮步。然亦無有着高底鞋者。

又又明日之夜。福爾摩斯化裝爲小官。簪鬢上翹。如蝙蝠口操。似是而非之官話。昂然而入琵琶門巷。登楊柳樓台。得一中年妓。着高底履。試以目光爲玉尺。量其長。似與女賊之履印相髣髴也。

福忖曰。此人殆是矣。其珠光寶氣。奪人目。殆行竊於金氏之贓物歟。吾將設法得其履印。倘與金氏房中之步步蓮花分寸不爽者。此案可以着手矣。

福於是索酒而飲。且飲且大吹。其法螺黎總統時代。予長某部。袁皇帝時代。予長某部。今總統徐東海與予爲至交。予之此來渠蓋命予調停南北和議者也。妓聞則大傾倒。

曲獻殷勤直欲掇臀而捧屁（掇臀捧屁極點奉承也）福乃佯醉與妓作昵狀妓亦竭其狐媚之能事以媚之念此人「來頭大」（來頭大猶言來歷大也）脫能以米湯灌得此人着迷者牀頭金可絡繹來矣。

福爾摩斯初入花柳場一飲米湯直欲風魔煞幾弗能自持然其智慧尙不至於完全消滅則益風狂作態佯墮雪茄於地於俯拾之頃偷握蓮鈎妓吃吃笑則加一足於福爾摩斯之膝福見其鞋底之泥甚黑則拓指而度之曰纖乎纖乎適投吾好吾固與項城同具李後主足癖者也（袁氏酷愛纖足夜非手握蓮鈎不能安睡見許指巖新華僑記）此次南來一路尋花問柳所屬意者惟此裙下物顧未有纖小如卿者也是當有以存之印鴻爪而留紀念。

語次自其衣袋中出一預塗藥水之素紙一巨頁呵以氣鋪於地笑曳妓行於紙上可三步而紙盡且命小立則紙上已印出瓣瓣蓮花矣福示妓曰此法之便捷不啻在鏡中攝影也妓陰笑其癡福則執紙作把玩狀良久乃摺疊而納衣袋中復狎多時欲起去妓橫波一顧意在留髻福居然能會其意笑曰予今夕將赴某要人宴明日當復來

卿其許我魂銷眞個否。妓嬌然作媚笑。

福爾摩斯歸以女賊之鞋印與妓之鞋印作精密的比較。則長短同廣狹同。所不同者。賊履之印似集力於踵。妓履之印似集力於趾。蓋審泥色之深淺。可以辨也。

謂彼妓也。而卽賊歟。何以行步時之集力不合於一轍。謂彼妓也。而非賊歟。何以履印之長短廣狹。乃如其吻合。

福爾摩斯沉吟之下。更以妓與賊之左右足移步之距離。作精密的比較。則妓之距離短於賊者。且寸許。則廢然曰。噫。妓自爲妓。賊自爲賊也。

試取男賊左右足移步距離之印。與女賊左右足移步之距離。作精密的比較。則女之短於男者。又幾及寸。

福喃喃自語曰。男女步口之不同。固也。女與女足大小同。而步口不同。殆下肢有長短之不同耳。

既復喃喃自語曰。鞋印之長短廣狹。既吻合。吾終疑之。其爲妓也。作尋常之安步。故步口細。及其爲賊也。厥心究不免於慌張。故步口粗。此步口之距離。所以不同歟。今設決

定。妓。爲。女。賊。則。男。賊。必。爲。妓。之。狎。客。或。龜。奴。也。吾。明。日。當。復。往。從。男。賊。一。方。面。一。施。偵。探。手。續。也。

終。復。喃喃。自。語。曰。不。然。不。然。吾。之。意。測。又。入。歧。途。矣。妓。鞋。之。底。閣。閣。有。聲。蓋。木。底。也。妓。而。果。爲。行。竊。金。氏。之。賊。則。其。入。室。行。竊。時。必。躡。足。走。細。步。必。集。力。於。趾。俾。無。聲。然。而。女。賊。之。鞋。印。乃。明。明。集。力。於。踵。也。然。而。女。賊。步。口。之。距。離。明。明。較。長。於。彼。妓。也。予。量。園。中。之。足。印。然。予。勘。視。室。中。時。量。室。中。之。足。印。亦。然。是。明。明。妓。自。爲。妓。而。非。賊。賊。自。爲。賊。而。非。妓。也。惟。室。中。女。賊。之。足。印。當。集。力。於。趾。者。而。集。力。於。踵。當。作。細。步。而。步。又。不。細。抑。何。與。吾。揣。測。之。情。理。相。反。歟。

是。夜。福。思。索。案。情。頗。苦。腦。力。作。過。度。之。運。動。一。着。枕。便。沉。沉。睡。去。比。曉。聞。鳥。聲。而。覺。推。枕。下。牀。不。覺。大。駭。窗。開。矣。衣。空。於。架。錢。空。於。囊。是。夜。適。雨。房。中。之。地。板。上。亦。復。有。步。蓮。花。之。印。惟。室。外。爲。草。地。微。有。偃。折。處。足。跡。則。不。可。得。而。辨。矣。

福。大。怒。曰。賊。敢。行。竊。及。於。予。耶。可。謂。膽。大。包。身。矣。則。復。塗。水。於。紙。印。取。蓮。鈎。而。知。來。者。固。卽。行。竊。金。氏。之。女。賊。也。出。門。視。戶。外。則。沿。牆。泥。道。中。乃。又。發。見。男。子。履。印。其。履。印。之。

長短大小較之印取於金氏園中者又吻合也。福曰：狡哉賊乎！能在予臥榻之旁逞其空。空。妙。手。此。賊。不。易。與。也。

福繞行室中吸雪茄一枝立盡。念與金翁十日之約且屆。此案仍茫無頭緒而賊則行竊及於余室。此宜秘之。否則刻薄的新聞記者將加以嘲笑矣。思至此則恨甚。舉足力蹴地板上之蓮印且怒目而視之。忽詫曰：怪哉！此滿地蓮花此一步與彼一步。與又一步明明同在一直線。胡爲甲步口與乙步口乙步口與丙步口距離乃各參差有短長也。因更出視牆外往來丈許之男子足印則一一步口似爲同度之距離。度之果然。福於量度之頃有人適過其門。福抬身起其人爲一少年似爲富有思想之修學士。屬目福爾摩斯微笑而去。福爾摩斯殊不爲意。

是日之福爾摩斯欲出不得。蓋舍寢衣外靡論西裝華裝悉被竊。可謂窘極矣。俄而門有剝喙聲啓之。則郵差遞一中國式的信件。至視之封面係用鋼筆蓋墨水大書特書曰：某街某巷某號「傅慕時」先生收受本城「A B生」寄福大詫。傅慕時非卽福爾摩斯之轉音乎。A B生爲誰乃知我之行蹤乎。書中又云何乎。

更視其函背書某月某日封知其卽於今晨投郵者更驗郵局之蓋印乃收自五號信箱者。

福急持函入室出小刀剖而視之則爲鉛書字工整一如封面其書曰

福爾摩斯君鑒予此函君必驚其突兀君行蹤甚秘知君不欲人知此予封面所以化君之名爲傳慕時也君知予爲何如人乎蓋卽某茶樓與君接坐君曾向予乞火且攀話者也予非偵探專家然平日不揣愚陋輒好爲之聞君承探金氏失竊案予亦技癢弄斧班門其實不值大偵探之一笑然而予竟徼倖成功者賊可以欺外國偵探不得而欺中國人也予着手之初亦注意於蓮花步步初訪金翁秘詢壹是予初亦懷疑於紅紅翠翠若而人既而知其大悞余亦嘗勸視金氏園中之男女足跡反覆印證再四推詳恍然大悟福爾摩斯君乎足跡分男女賊則僅是一人質言之兩般足跡其實只是一個人兩條腿的作怪耳度君來華尙未一入梨園觀劇否則以君之十倍聰明早一目了然何至爲狡賊瞞過哉

福爾摩斯君乎此案一經道破曾不值大偵探之一笑今晚九時請至城外石馬路

之小共和劇場一觀。着名且角金蓮花之陰。陽河某當先。至在月樓中待君也。餘容面罄祇請晨安。

A B 生某年月日

福爾摩斯閱此怪函。爽然若失。嘆曰。休矣。吾之盛名。將自此而休矣。何物。卜日生探案。乃如許敏捷。彼既見招。予當如約而赴。然而彼亦知竊案。又發生於予之室中。耶。卽今欲出。奈已無衣。若雇一臨時 Boy 者。可使之入市。市衣。或向金翁乞借。今則予飢餓。不能出門戶……

自語未竟而門復厲然起。剝啄之聲。福詫曰。怪哉。又是阿誰來。耶。啓門視之。郵差負一巨包而授之。指包裏上之標題曰。君非傅慕時先生乎。此乃保險包件。請先生簽字。且蓋章。福乃大窘。念安所得。傅慕時之印章者。無已。受裹而入。簽英文字於回單之上。曰。F.M.S.] 郵差去後。福急以小刀劃開包裹之縫口。則昨夜被竊之中。外衣衫。華英紙幣。赫然在目。無少欠缺。則大詫已而於紙幣中間。檢出一紙書曰。

福君再鑒。晨六時所奉函。諒已達覽。先生臥榻之旁。發生竊案。此賊非行竊金氏之賊。而卽某也。某聊與君戲耳。抑亦所以爲金案實驗耳。至行竊金氏之賊。此時已逮。

捕於警署矣。君知賊爲何人乎。乃一草台戲班中之旦角也。實告君。予亦一伶人。亦嘗紛墨登場。好喬裝。爲旦角。亦能履木製之假足。伶作生蓮之步。此所以一目了然。而能捕賊。而亦所以能逢場作戲。竊君之物。而戲君也。惟金氏一夜實發生兩案。一爲竊案。今幸破獲。一爲拐逃案。迄今尙無線索。之可尋。警署殊憤憤。以爲拐誘金氏妾者。亦卽行竊各室之賊。今與君約於此十日內。從事於金氏逃妾案之偵探。看誰先得手也。今晚觀劇之約。望勿我却。

某月某日 生再泐

案破矣。贓物悉返。金旋圭大悅。一日。金旋圭得福爾摩斯一封書。並還所借之衣。閱書畢。笑曰。福爾摩斯遁矣。

寫實 短篇 可憐儂 (古月原稿)

羊石之西。有一蓬戶。一夕。門荆掩。黑燈豆。綻紅。一中年婦坐斗室中。向火縫紉。狀殊促。促。旋略舉首。作微吁。詔其子若女曰。兒曹宜早眠。詰朝上學。勿失曉。今夕。予不知何時。得就枕。務成此衣。易資爲若曹購課本。若師不言之屢屢乎。脫再遷延者。委屈若曹。吃無情棒。又且被磨門外。曠學而虛擲光陰也。子若女。淒然而應。相將就寢。

嗟乎婦儂母也。子儂兄也。儂不欲示人以姓字。「古月」蓋僞造耳。先世家於順德。父商人也。鬻先人廬。挾資攜眷來城居。作小貨郎。雖無三倍利。亦足贍溫飽。妻孥晏如也。而父不祿。中道而逝。積資暫而微不足。治喪則鬻肆以濟。眉急小有餘。擢節權子。母博蠅頭而已。

生不逢辰。民生凋敝。桂薪珠米。餬三口。殊不給。母乃勤治女紅。以指助食。俾予兄妹就塾。讀弗輟。含涕語吾曹。宜奮勉習書數。謀他日之自活。母墮落也。嗟我母兮。力瘁心苦。儂今每一追思。心隱作痛。且泣。然而涕也。

貧家歲月過去。大難迨其年復一年。苦挨而過。回首思量。沉沉直類惡夢。而予兄冠矣。已而儂亦及笄矣。儂不過中人姿耳。而亦淪於薄命紅顏之例。重重厄運。如演影畫。然機輪一動。奇幕連接而開矣。

大腹賈某。年半百矣。不知於何時見儂。乃勞眷注。喉蜂媒諷予母。願具千金市儂爲房寵。母利其資。將諾矣。夜方飯。欣然語予。予大憤。翻案起杯盤皆碎。以示決絕。母素愛儂。事遂不果。然儂過矣。恃愛而肆。面慈母而暴怒。至於匕鬯震驚。此豈可訓哉。雖然閱者。

諸君是當曲諒儂方妙。齡居恆沾沾自喜。寧肯屈身。偶老鴉亦不甘居妾媵。千金何足罕。誰願嫁金夫。則憤而絕之。亦情也。

嗟乎。今日一行姊妹。苦苦與家長奮鬥。力爭兩字自由。自由。自由。儂乃爲所惑而爲所悞矣。

一日者。鼓吹喧闐。招搖過市。此何日耶。儂于歸。東莞某氏之辰也。時也。儂之母慶儂之。戚賀儂之。友交相羨儂。以爲一雙兩好。得其所哉。儂亦欣慰。自以爲得所。抑知大謬不然。儂一生之厄運。正於此勾萌而甲拆矣。東莞某氏者。年三十而弱。家亦小康。曾畢業於高級之省校。爲某機關記室。其人濁世翩翩。殊愜儂意。知其不愜於髮妻。業離異。因娶儂以承乏。母信之。予亦從而信之。以故予之于歸也。雖曰政由母氏。而儂實心肯首。肯則厄運之來。儂當自咎耳。怨母。母不任其咎也。

于歸甫三日。閨闈樂事。正切。晝眉忽也。重門大開。一聲獅吼。則某氏口頭離異之黃面婆。洵自鄉間來。督娘子軍。與問罪師。嚴辭厲色。詰其夫且申。申。儂予恍然悟。某氏所謂離異者。詐也。則亦振振有辭。責某氏某理。屈語塞。乘間而逸。幸賴堂上姑出爲兩。

間作和事。老鴉鵲之聲。乃稍稍戢。某故有季常疾。視牀頭夜。又何啻天威咫尺。其於儂也。林難同鳥房。乃分蜂偶蹈百密一疏之隙。躡躡於人定夜深。而後悄來就儂。儂無復有好顏色。相向致怨。讟焉某俯首淒然。第呼負負。可憐亦復可笑矣。

很毒哉。黃面婆也。既不予容。遂可矣。而尙含忍不遽發。曰。既來此。便是吾家人。無許往來。自若歸寧。母家亦無許。若母來此。一張探儂乃大苦。一肚皮幽怨鬱憤。莫由告愬。而此掀波鼓浪之一個消息。阿母又何從而知者。嗟乎。諸君儂真可憐。纔做得三日新婦。而幸福已告終。不幸之身。已類入籠。小鳥一飲一啄。味都不甘。縱宛轉哀鳴。誰憐之而誰放之乎。

無何某氏就職於鱷潭。城居轉不便捷。則挈眷歸故鄉。婦迫儂偕行。儂宛轉乞憐於阿姑。得不果。且得一歸。而面慈母儂於怨憤之餘。不自引咎。而嘖嘖以煩言。聒予。母默然。慈懷大傷。坐是而病。遂不起。嗚呼。誰殺伯仁。儂耶。天耶。抑某氏耶。閱者於此。必能下一斷語也。

嗟乎。儂之母慈母也。以儂故。抑鬱而死矣。母死而儂大悔。婚事之不幸。儂不之秘。乃告

之。而。且。怨。之。然。則。死。予。母。者。非。某。氏。死。予。母。者。實。儂。耳。則。哭。甚。哀。一。半。哭。母。一。半。乃。哭。自。身。之。薄。命。直。欲。長。齋。繡。佛。不。復。往。之。夫。家。兄。曰。噫。是。安。可。者。覆。水。難。收。噬。臍。何。及。夫。已。氏。悍。雖。有。婦。情。未。忘。汝。汝。其。往。哉。予。以。爲。然。奮。勇。曰。黃。面。婆。亦。人。耳。儂。奈。何。懾。其。雌。威。步。步。退。讓。哉。抗。而。不。勝。堂。上。姑。有。理。可。訴。也。遂。別。兄。而。至。鱷。潭。尋。某。氏。遇。諸。途。某。色。然。喜。稅。屋。而。居。戒。臧。獲。勿。漏。洩。金。屋。雙。飛。一。時。之。福。由。今。思。之。恍。如。隔。世。矣。

某也。浮沉宦海。不數月而職褫。則復來城居。以儂偕焉。旋又爲牀頭母夜叉。知則復洵。洵而來如前狀。時予業舉一子。益逢彼之怒。視予母子。不啻刺眼。雙釘恆思。所以中傷之。予亦弗讓。與之作旗鼓相當。而悍婦黠甚。不識其陰謀。若何神妙。能令某能令某之母。相將憎儂。始也申申詈繼也威武奮揚。直欲攢毆。而置予於死。終竟逐予母子行矣。時則予兄業有室。儂如大歸。將爲嫂氏笑。無已。乃僦屋而居。念苟撫子成人。或有後望。則停辛茹苦。營營十指。以自給。處境如此。以爲莫予毒也矣。詎居數月。而某氏之母子。突如其來。奪儂之子。以去。天乎。天乎。奪儂一塊肉。生路絕矣。悲憤填胸。寧拚一死。遂購蘇打。一磅。食之。盡。初不知此物。不足以殺人也。門前有井。躡身投之。而又遇救。是豈壽。

命未盡歟。抑磨折猶未足歟。胡一再求死而不死也。

覓死而不得死。農於是乎墮落矣。覓死而不得死。則一日苟延殘喘。便一日不可斷炊。而農既傷（懷中兒）之見奪。復自傷其身。世日夕以淚洗面。淚枯勢且喪。明夜作活於燈下。眼幻虛花。穿針不能得孔。縫衣則參差疏密不中度。此胡可以易資者。戚友多情咸來存問。或且慨當以慷。借箸代謀。貸農以資。購車一架。藉工金以餬口。（雙熱按。購車一架。藉工金以糊口云云。此原稿中語也。不知所購者爲何種車。所營者又爲何種工作。述者既未明言。予亦未敢參以己意而武斷也。）而農體孱弱。矧又益之以窮愁重之以勞動。於是而病魔叢集矣。

不幸之身。早甘一死。則亦弗藥。卽藥安有餘資哉。已而病劇奄奄。僅存一息矣。農之姑母聞之。來省予。且馳書某氏乞其治理。（雙熱按。女士有兄而自失子以後。絕不提。起但一則曰戚友貸資。再則曰姑母來省。而言不及兄。此一疑竇也。）某氏置不答。姑母苦無資以藥農。則竟舉農相依爲命之車。質而得資。以濟醫藥之急。不足則零星貸諸人。農病中昏昏弗知也。且自度疾當不起。孰意畏死者病。輒不可救。藥農望速死而病。

竟瀕危而瘳。月餘霍然下牀矣。病魔雖去。然已食力無車。而集腋成裘之小小債臺。亦復逼人咄咄。欲避不能。欲償何有。愁對空空一鏡。則未老紅顏。自憐亦殊自惜。於是心血潮來。念與其以憂死。曷若……嗟乎。此言儂乃赧然而不能出口。要之貧困累人。安顧小節。古女子從一而終之操。非儂之所能學步矣。

嗟夫。儂作計再醮。豈得已哉。又豈易易哉。前度因緣亦既錯鑄。一誤豈容再誤。後車當鑑前車所希冀者。苟得如意耶。雖糟糠亦願也。然而濁世翩翩良難物。色僅以貌取。以耳食。則某氏其覆轍矣。而欲周詳審慎。覘男子性情。人海茫茫。此安可以咄嗟立辦。必也形骸解放。現色身於交際場中。友一。一男子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後可得耳。嗟乎。諸君此儂墮落之由也。

孑然一身。靦然人面。欲友一。一男子必先友一。一女子。儂於是廣聯手帕之交。藉以因緣媒介。廁身交際之場。某女士。儂所最契者也。輒示己意。而與之商。渠亟稱曰善。其夫語乃不倫。教儂放鴿。謂一二千金不難立致也。予色變。念儂欲擇木而棲耳。何至蕩越檢閑。敝屣廉恥。以色身游戲人間。捉鴿放鴿哉。

居有頃。遇一人於某女士許。其人蓋無名之法律家也。談吐風生。溫溫可接。項踵有雅骨。年事亦殊。青青一種。柔情託之眉語。頗覺動人。儂也。芳心可念。苟得婿如此。於願足矣。其人亦屬意儂。竊竊以問個儂。何許人。某女士弗吐實。僅言爲情場失意人而已。越一月。女士夫婦遂爲之子執柯。語儂以個郎事。謂此人品學兼優。邇雖營幹不遂。而家故小康。足供溫飽。年來方抱鼓盆戚。鷓絃之續。當在君也。其有意否。儂聞之。私心竊慰。然識個郎。暫弗能遽信。卽亦弗能遽允也。對曰。姑徐徐云爾。儂當與之過從。彼此一覘情性也。執柯者曰。善。以報個郎。個郎躊躇曰。予聞個女郎。羅敷有夫。絲牽斷藕。初無離異之宣。告慮有後患耳。執柯者曰。無慮也。業爲所棄。無復牽連。子以其琵琶別抱。爲嫌耶。則美前總統且偶再醮婦人。可知此一問題。在今日已完全打破矣。法家意乃稍動。訂期詣北郭外之某公園。與儂會。作一席密談云。

自是而後。始則情書往還。繼則酒食游戲相徵。遂過從密甚。戀愛蔑加。渠非儂。弗歡。儂非渠。弗樂。念斯人真如儂意者。遂露相從意。且乞百金以償宿逋。某欣然承諾。越日。界儂如數。至佳期之訂。且待時機。勿草草也。予曰諾。

忽忽越七日矣。儂惟恐事之中變。則密約個郎。會於長堤之某旅館。重言以堅之。設誓以要之。謂生衾死穴。此志不渝。且願一與之醮。俾木成舟。米成飯。是則無可後悔也矣。嗟乎。諸君儂急切欲謀終身之得。所是夜竟含羞縱體與之子。定情事雖近於桑濮。然而不遑顧矣。

一枕餘歡。五更殘夢。盟山誓海。置腹推心。個郎之憐愛阿儂。有不能筆之書者矣。儂今思之。忽忽如癡如醉。凡人於失意時。回想當年得意事。覺其味益沉。浸濃郁。況以儂所患者。爲銷魂影事哉。

定情之夕。儂語個郎曰。此身今爲郎君有矣。而今而後。庶離逆境。而戴福天也。個郎因詢儂前頭婚事。畢竟何如。則曰。既麾儂門外。殆置儂度外矣。個郎曰。然則卿曾執得一紙離婚憑券耶。也曰。無之。曰。既無。有則是斷藕牽絲。未清糾葛也。奈何。儂瞿然曰。此亦足爲後患耶。曰。然。離異既無憑證。汝尙非自由之身。予烏得孟浪而娶汝。聞於彼。而控於官。爾我皆無置喙之餘地。休矣。汝胡不早言爲今之計。惟有先斬葛覃。事乃可諧耳。予蹙然曰。何如。個郎乃授儂以策。教儂致書某氏。求爲覆水之收。否則請離異。脫某氏。

猶有餘情。羈縻勿絕。則某法家寧舍儂。而他求。抽刀斷水。弗拾墜歡。脫某氏。而一紙書來。允以離異。是則幸甚。一雙兩好。好事可諧。脫某氏。而不卽不離。無所表示。則某法家永永供給儂之衣食。住爲外府。爲膩友。此不啻約法三章也。

儂過矣。儂自誤矣。致某氏書。此當從速。儂乃不然。遲迴匝月。而後發。而此一月。中與個耶。戀愛之熱度。直已達於極點。中間個耶。嘗小別。其致儂之書。有云。『分袂甫旬。恍如隔歲。奉帷入夢。疑是前宵。撫枕欲呼。擁衾不暖。愛而不見。恨也何如。』則其愛儂之誠。溢於言表。無怪一封書從頭至尾。凡三致意於某氏。果許離異否也。

儂既致書於某氏。某氏竟不報。於是儂與個耶。廢然失望。未得堂堂正正。再賦于歸。大家惜惜惺惺。且圖歡聚。個耶遂如前約。供給日用無吝色。

儂與個耶園會之初。爲兩間紹介者。固某女士之夫也。某女士。儂所契姊事之。稱其夫曰姊夫。不啻視彼夫婦爲心腹也。詎其夫以貧故。竟藉儂而漁個耶利。儂初弗知。厥後乃聞之於個耶者。個耶以儂故。耗資匪細。儂受彼之供養。宜若可以少安毋躁矣。而儂以此身。既糾葛未清。不稂不莠。既不能強個耶之娶儂。則惟恐其儂是捨。而意他屬求。

鳳別賦。儂事且成。畫餅矣。又恐戀愛弗衰。孽根斯種。珠生潛蚌。花孕初胎。不將貽羞於戚里哉。遂與個郎往來漸疏。

時則適有當年同學友歸自滬。渠儂交情最篤。直類同懷姊妹。花僅知儂爲某氏所棄。特過儂勸儂至其家。名爲主僕。實無上下之分。（雙熱按。以交情最篤之女友。不能以客禮待。而曰名爲主僕。云云。是何言歟。使我爲古月女士。必不就也。）儂竟慨然一諾。不告個郎而行矣。個郎偵知之。馳書於儂。疊箋凡七。纏綿悱惻。良足動人。儂爽然若有所失。遂復與個郎作園會。慙愧個郎初心未改。一番軟語。萬種柔情。而儂當日不自知其心也。變而智也。昏以爲與個郎結私好。而無歸。給弗若傭於人之得過。且過。郎情雖重。妾志不移。自是而後。與個郎往來更疏矣。嗚呼。個郎不負儂。儂負個郎耳。

儂初至同學。許果也。名雖主僕。實無上下之分。已而待遇漸衰。已而厭惡之色。現於面。世態炎涼。至於此極。求其念交情。憶故舊。有初有終者。絕無。僅有交好之某同學。而且然矣。況其他乎。儂安能鬱鬱久居。此遂去之。欲與個郎賡續舊好。又慮其憤儂之薄情。或不見納。以是躊躇急切。弗欲面個郎也。

儂契姊之夫初不知儂與個郎曾訂三章密約。自儂去爲某同學之傭。以爲儂與個郎之婚媾問題已決絕矣。則力勸儂曰：不得於此當求於他。再嫁東風不愁無主。予當任此塞脩也。予漫應之曰：善。

未幾紹介一少年於儂。其人蓋僮夫也。此時之儂身殆式憑魔鬼。目如盲。智如失。初不一加審慎而遽以身許矣。

他日儂在契姊許。不期而與某法家遇。前度劉郎彌覺翩翩可喜。相逢人面絕不以片言責儂。而殊戀戀有故人情。意於是儂悔且慙。一寸私衷十分負疚。儂之精神一時乃有不可名狀之痛苦。似覺苦辣酸酣。和調而傾入心坎。則竟不安於坐。別前度劉郎而返。一路行殊垂頭喪氣也。

不數日某法家悄悄貽儂書略言：密約雖在今既。事過情遷。則亦無庸置喙。卿可放懷。予決不爲外人道也。且喜芳卿得郎如意。善視夫子。勿以薄倖儂爲念。不意此書誤入他人掌握。其人何人。恰是儂契姊之夫。一向瞞渠。今乃不攻自破。殊可恨矣。

儂所從之僮夫。拆白之流也。未幾挈儂遷香江。問柳尋花。贏得一身是病。遺毒所被。儂

亦痛癢相關。厥創既瘳。囊大羞澀。則竟與七十鳥私相授受。鸞儂平康中。嗟乎。儂將覩。然人面送舊迎新矣。幸而毒發。弗可留髡。然毒烈急切。不可藥。奄奄一息。直將與鬼爲隣。七十鳥怒曰。吾乃以黃金市白骨耶。則立遣余返穗床第。呻吟阿誰憐恤。儂惟有束手待斃而矣。

而竟有人焉。來儂病榻。淒然臨存。贈儂以金。且雇侍役。理醫藥。跋往跋來。日凡數至焉。嗟乎。此人蓋某法家也。前度劉郎義重情長。直如許儂鳴哭矣。得塔如個郎。而儂不能終事。至有今日。儂負彼而彼不儂。怨且愛。儂憐儂。心猶如昨。今日罹惡疾。狀如鬼。而個郎惠然肯來。曲爲救濟。儂不遑愧。不遑感。惟覺寸心作劇痛而已。

噫。儂負個郎而又自誤。今日儂之生死。殊不可以逆料。病中草此一篇。所以自懺。亦所以告我女同胞。擇婿不可草草也。

雙熱曰。古月真可憐女子也。一誤於東莞之某。再誤於拆白少年。至於飄茵墮溷。莫由振拔。傷矣。雖然。人誤之亦自悞之。惑某同學之誘。而甘爲之備。不知某法家之心。而毀密約。此實古月女士所以墮落之一大惡因。予甚爲之惜耳。此稿投館之後。五

日。又得女士來書。蓋補此篇之所未詳者。爲之撮錄如左。

(上略) 儂所購之車。乃勝家公司車衣之車。既購此車。遂接車衣店軍衣來做。所謂藉工金以糊口也。儂被某氏驅逐時。阿兄遠適異國。阿嫂與儂不愜。故病瀕危。兄嫂不到。職是之故。儂與某法家會面之初。儂契姊夫。類假儂名義。向某法家索款。及討衣物。且私謂儂事成後。將某法家給儂償債之額。撥四成以酬勞。而療其貧。此儂所以謂其從中漁利也。儂與某法家定情後。約一月。而阿兄返矣。兄妹久別。備述離情。阿兄悲喜交集。笑謂儂曰。某法家必品貌兼優。否則必不愜妹意。儂赭顏以對曰。然。阿兄曰。曷不介紹余一見。儂以爲可。阿兄又曰。致書於某氏。必不可緩。俟余託親信之人。赴香邑。面交某氏。若何。儂遂脩函致某氏。某氏佯爲不在。止以一啮片回復。阿兄及儂均失望。儂持片與某法家。某法家亦同是失望。儂約某法家與阿兄會。業蒙允許。尙未實行。而阿兄被召離國。儂失一參謀。苟阿兄仍在穗。儂或不至今日之慘劇。頻現也。憶儂在長堤某酒店。對某法家鄭重言曰。倘有始亂終棄。誓以煤油焚身自盡。爲厲鬼以奪其魄。某法家唯唯聽命。詎料終棄。

者不出於某法家。而出於儂耶。天乎天乎。豈儂之素志。實一時誤會耳。然儂不能辭其咎也。故儂今見某法家。常羞愧無地。自容以上所陳。爲投稿所未列。無怪大君子疑焉。理合補充。伏祈察核。(下略)

笑情短篇 笑隔荷花共人語

嬌紅的斜陽。羞人答答似的。怕人窺覷。依著青山。做個畫屏。把色身遮掩過了。那時琉璃天半。卻有一兩片朱霞。髯髻揚著。粉紅帕子。和人家作表情的。送別道行。再相見。荔熟一灣。荷香十里。三兩紅蜻蜓。去去來來。停停頓頓。戀著有色有香的蓮花。世界盡情。隨喜着意。勾留且喜。花能解語。趁著清風徐來的時候。香肩。玉搔首。弄姿似乎含笑。似乎點頭。似乎和紅娘子。打話道。來來來。你是儂的膩友。

那時蓮花深處。有一雙妙齡絕艷的姊妹。花都穿著玄裙翠袂。坐著一個小艇兒。一個扶着漿兒。低唱採蓮曲。一個輕舒皓腕。採了一艇子的荷花。也有紅的。也有白的。採到一朵並頭的。採的對著他。出了一回神歌的微微的一笑。只這一笑。歌聲便顫起來了。碧仙！你看那紅蜻蜓。碧玉似的雙睛。珊瑚似的薄翅。楊柳似的纖腰。你看他立在花

上頭差不多燕脂一點替那花兒點個絳唇越覺得千嬌百媚夾著你一串清歌端的銷魂盪魄呢。

素仙！可惜！可惜沒有！可惜沒有三十六鴛鴦未免教花兒寂寞煞。

碧仙說完時忽聽得歷歷鶯聲花外嘯。

碧丫頭年纔二八怎地便思凡心心念念鴛鴦兩字虧你不羞。

碧仙的俏面龐兒登時紅了不做聲素仙替他妹子回答道小珠！你莫嚼舌說一聲鴛鴦羞甚麼不比一個人兒在荷花深處見了個俏……小珠急把話頭岔開道素仙你出來素仙你……素仙不理他接着說道不比一個人兒在荷花深處見了個俏書……小珠急忙搶住道好妹妹這個壁脚快不要拆罷往後碧仙把鴛鴦千呼萬喚儂再也不插一聲口也罷了碧仙素仙你們快出來呀。

素仙笑了一陣道那就饒你一遭小珠！你幾個人在船上小珠答道也只得兩個素仙道還有一位是誰誰……誰……誰……小珠吃素仙問得緊低低答應了一聲道……他碧仙湊過香口兒對素仙笑道說起鴛鴦真個一對鴛鴦飛來了那時小珠喚不出這

一。雙。姊。妹。來。他。便。對。著。他。的。他。嬌。然。一。笑。低。低。說。道。他。們。不。出。來。我。們。快。打。著。槳。兒。搖。進。去。

這。邊。姊。妹。聽。得。水。響。便。也。鼓。著。槳。避。開。去。了。只。是。素。仙。不。住。的。回。頭。遙。對。著。小。珠。點。點。頭。兒。招。招。手。兒。那。碧。仙。也。溜。著。媚。眼。兒。偷。覷。那。邊。一。雙。人。以。後。離。得。遠。了。兩。邊。只。見。烟。波。不。見。人。影。

一。個。紅。蜻。蜓。真。俏。皮。呢。一。路。獵。豔。似。的。送。着。他。一。雙。姊。妹。往。後。又。偏。偏。歇。在。那。朵。並。蒂。蓮。花。上。頭。姊。妹。兩。個。起。初。都。盈。盈。的。看。着。往。後。都。別。轉。頭。去。抿。着。嘴。唇。不。知。想。甚。麼。

嚼墨廬叢拾卷二

●孝丐

自子胥吹簫以降。吳市代多丐。亦往往有異人。可入一行。傳予所誌。孝丐其一也。丐矣。姓不著。自呼曰六六。六六操淮首。年三十許。歲丁未。予主某校教席。校在虎溪之半塘橋下。朝暮門前立。恆見六六往來行乞。虎溪故多丐。游客入虎邱寺山門者。則門下坐者。臥者。呻吟者。紛然向人。其健者且追隨入山。必得錢。乃去。予謂六六亦山門下一健丐耳。尾人而橫索。此絕可恨。故予未嘗畀以一文。錢而六六輒復他顧。殊又不類山門之健丐。一日爲重九。晨良友二三過予。相偕詣虎邱。作登高之游。盤桓久之。覩香積廚。炊煙起。乃下過山門。門下有殘碑。一友好古。欲一摩挲。然羣丐森羅。令人作惡。遂罷於時。予瞥覩六六踞牆隅。飯一白頭。嫗嫗衣着完好。殊不類丐。異之。相將佇望。嫗盡飯。一孟。六六曰。母盍再飯。嫗曰。飽矣。六六乃探筐自食。則所食較飯母者惡也。予乃默識之。而行暮復見六六過門前。則呼而止之。而問之。汝何姓。曰。遭家不造。至於丐。而食辱先。

人甚隱姓久矣。然則汝何名？曰：諸兄物，故予行六。予卽名六。六從阿母呼也。曰：適汝所飯，白頭嫗非汝母耶？曰：然。阿母腕攣，弗能舉衣食，需人矣。曰：汝胡一貧至此？寧無親族瞻汝母子耶？六六曰：噫，安得無親族？然親族自親族，母子自母子，誰復能周給者？丐雖辱然亦足以養母，得阿母溫飽，予尙何求？下爲丐，高爲官，求溫飽則一也。予爽然曰：六六，汝言誠然，予殊欽汝孝。自今伊始，予將日有以貽汝。六六曰：幸甚。夫丐大辱也，養親子職也，丐而養，予技拙而親顏羞矣。曾是以爲孝乎？予默然良久，念予日嗜博，與其博而負，曷若移以惠六六？則立贈六六銀鷹一。六六卻曰：賜過當，滋愧矣。強而後受，由是見輒有以贍之。然亦鵝毛人情耳。朔風甚，天漸寒。六六體不蓋膚，則與以敝緼，而六六忽數日不向門前。過會積雪，初霽，予一驢，得得踏雪登虎邱，入山門，探六六六六席地坐飯，嫗處作孺子啼，蓋嫗於先一日死矣。未幾六六病狂，得錢輒痛飲，歌哭迭作。明年春六六死矣。予號於衆曰：此孝丐也。則釀資殮埋，勒片石曰：孝丐六六之墓。越一年，予他去。至明年過虎溪，道出六六葬處，則片石埋叢莽間，想其骨亦枯矣。後有客自海上來，試叩以六六事，客髣髴憶爲朱姓，謂六六家故小康，父及諸兄旬日間相繼死於疫。

六六有族叔。贍其母而授之室。婦悍。忤其姑。六六怒。立逐婦。故族叔義女也。因是怒。六六弗復贍。會歲凶。淮水爲災。家口有漂流者。有力者避樂土。貧乏者走四方。六六母故殘廢。水退。現空廬。以爲母子舉伍波臣矣。如子言。六六母子不死於水而死於丐也。予聞六六出妻事。益嘉歎。不置云。

義僕王喜

予小時。童心殊不測。庖丁吉吉。暇恆抱予。予喜。則就之。怒輒握小拳。以享一日。傷其一目。幾盲。父悉怒。呵曰。孺子。乃有暴行耶。矧吉吉不等閒。吾家義僕。王喜子也。若祖嘗語予。紅羊之役。微王喜。吾不得復有子矣。識之王喜。今死。遺孤。惟吉吉。傭也。而不當傭視之。宜優俸。給且贍其家。終其生。弗衰。此所以報義僕也。若祖詔予者。如是。予謹識之。不敢忘。戒家人。未嘗一加惡聲於吉。咄咄。孺子。安得肆暴行。至傷其目耶。則立強予跪。吉且笑。且答拜。抱予起。予父亦怒。解立。速醫治。其傷。幸告瘳。目完好。如平時。予聞之父云。蒼頭王喜。昆季凡四。曰福祿。壽喜。父歿。薄田十畝。亦啓骨肉爭福祿。壽皆強梗。相持久之。尸蟲出於戶。旣析產。則鼎足而三。不及喜。人爲喜不平。而喜退無怨言。傭人以食。

年二十一來予家初爲園丁鋤蔓種花殊修整其治事有定時非其時則呷酒當茶酣臥不出戶主人有旁役之輒作不欲色若甚憊懶者他臧獲或取園中一花一果喜輒白主人他臧獲因忌之無以好顏色相向主人亦以恆僕視見其醉輒呵之而喜夷然忍受飲如故以時治園亦如故他臧獲無恆見異思遷視備如傳舍有留數月而去者有留一年許而去者有去無幾時而復就就無幾時而復去者而王喜怡然灌園無去志如是者垂二十年元神斲於酒衰邁已如五十許人則請出園坐門前爲閽者謂園事勞力不逮則職曠不敢誤主人事越一年金田事起連天烽火以次波及江南當時無郵電消息梗比南人聞警則已紅羊劫成時予家吳屬之東洞庭山則蒼黃走避臧獲鳥獸散王喜獨不去衛主人行日荷擔以從擔頭兩筐筐有繩網一筐坐予父方六歲也一筐置斗米及一黑色貓緣是貓於難前約一月睜目作怪號予大父床下有寬永文字錢千貓且號且銜繩頭力曳之出當時弗喻其意匝月而難作大父謂能告警則義之因攜以偕也途遇寇主僕散失大父母相向哭路隅謂王喜與小主休矣絕糧竟日弗覺餓枯坐竟日亦不畏寇至幸寇竟無後至者而王喜竟荷擔蹤跡而來主

僕各欣慰。時大雨。王喜裸以衣覆小主而行。主感泣。竟拜王喜。王喜急伏地。顧甚矣。憊拜乃不能起。主人雙扶之。就一空。無人居之屋中宿。王喜夜寒疾呻吟。達旦詰朝。弗能興。留一晝夜。喜疾稍可。謂明日可行矣。夜半貓復作怪聲。號目外向。主人鑒於前知。且有警。然以王喜病頗躊躇。喜力疾請行。荷擔摸黑而趨。約十里外。回望火光熊駭。嘆曰。異哉。貓也。遇警輒前知耶。已而展轉至海虞。而難旋平。是役也。計在途流徙。凡三四十日。王喜追隨。主人冒風雨。忍飢寒。或竟日荷擔疾行。弗敢一息。有時踏尸而過。予父悸而啼。而貓鳴如哭。王喜股慄而口牛喘。一日寇在後河。臨前主人急極相抱而哭。王喜慨然奮勇。力乃如神。囊貓付主婦。抱予父付主翁。先擲空擔。過河。竟展臂左右。挾主翁。婦下河。踏水渡。水幸淺。不及膝。得登彼岸。遂脫險。主人彌感泣。則復拜喜。中間又嘗絕糧。王喜乞食以食主人。然升合耳。不足餬二口。主人節食以讓喜。喜忍飢。卻食復進之。主不獲。却則食。貓而後及。己以貓爲主人。愛喜視貓不啻一小主也。比難平。主人旣安堵。喜欣然釋擔而賀曰。一路託主人福庇。小官無恙。貓亦無恙也。主人謝曰。喜官大義沒齒。不敢忘。曰。喜官尊之也。南人呼僕輒以阿字冠其名。或呼名而並冠以姓。其

呼客僕則名也。而殿之以官示客氣也。自是予祖欲以食客喜弗令任役而喜笑曰。深謝主人優容。予仍請爲門者則闔也。而不啻坐食矣。王喜年四十八欲歸以終。老主人弗聽。行曰。喜官鰥矣。何必歸第。喚若兒來。此執役亦可。不亦可。父子團聚。卽以此間爲家也。可矣。喜固辭強而後可。越三載。喜官以疾卒於予家。年五十有一。主人哭之。慟厚葬之。歲時祭先。必及王喜。蓋亦所以報其義也。宜也。王喜子吉吉。今年五十三矣。業成家立業於鄉。而往來予家不絕云。

④ 捐盜

開門揖盜。非計也。然竟有因而倖免者。友江都何如爲余言。其鄉有富翁朱橐。駝者工心計。有急智。一夕方祭先。聞搗戶聲。厲知盜也。翁偃僕。肅衣冠。自出拔關。則果盜。可十餘人。秉炬露刃。洵洵然。翁故隆背折項。見乃益俯揖盜。前驅升堂。肅坐執禮。卑而恭。呼臧獲烹茗。暖酒卽撤。祭饌。享盜翁立而行。酒彌殷。勤盜相顧局促。而翁談笑自若。且強盜。毋戰。儼然主賓。盜轉弗敢醉飽。迨酒闌。翁就廳事之旁舍爲羣盜下榻。請衽請席。曰。舊雨不來。正苦岑寂。公等不速而至。大佳。且小住。謀平原十日醉也。盜益窘。相率謝而

去。橐駝。罄折。而送之。門外。從容。入笑語。家人。使我。爲盜。必不。爲禮。屈也。明日。聞之。里人。傳爲。佳話。云。

④ 飛來城隍

海虞附郭。有鎮曰莫城。相傳爲莫邪冶劍處。鎮有飛來城隍廟。廟有役。先一日。輒有一蜻蜒飛來。止於神像之鬚。稍稍觸之。能爲人祟。最奇者。廟無事。雖盛暑。亦不現。有事。雖隆冬。亦應期。至事前。來事後。去歷歷不爽。予嘗一寓目焉。蜻蜒綠色。大於常所見者。六足斷其一。廟祝謂是頑兒所傷。足去。童倒地立斃。自是相戒。無敢犯者。神哉。不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始。予友孫鈞衡。笑弗信。辭而闢之。一日。廟演劇。鈞衡往覘。捕之。覺體弗適。急縱之。歸乃病。不可救藥。死之日。彼斷足之蜻蜒。竟一現於帳中。倏忽已失。所在而孫逝矣。孫城居。去莫城可十餘里。而蜻蜒倏忽來去。奇矣。意者孫之病。且死。會逢其適。而帳中一現者。初非怪虫。乃恆物。而適亦斷一足者乎。或曰。童觸之。而斃。成人觸之。而體弗適。必其身有毒。類觸電耳。

⑤ 賊報恩

同事海門陳鐵錚。見予記揖盜事。因語予以此事與揖盜頗相類也。沈言鄉有鰥獨老農。不詳其姓氏。以少壯力田。勤家小康。老至獨活。亦怡然自得。某歲歲除。翁治飲食。作家祭。既撤。據案坐。徐徐引酌。不覺燭盡。有賊伺屋上。遲迴不能下。稍轉側。屋瓦突兀。有聲。田家屋宇卑。翁一舉首。覩屋上人笑。而弗聲。輒招以手。賊惶急謀遁。翁曰。毋失足。且傷予。方飲獨樂。何若與人。其從容下對酌。且飯。勿疑懼。予欲捕汝者。宵復招汝一呼而鄰集矣。賊大慚。緣牆下。翁繼燭與共飲。啖賊慙謝曰。翁真長者。乃不予捕。且加惠也。翁曰。居汝方少年。曷爲而然也。賊以貧對。翁贈錢十千。且勸改行。賊益感愧。拜而去。遂不復行竊。卽以翁資入市。挑鮮。挑鮮蓋魚販也。居有頃。食力有餘裕矣。一日拂曉趨市。自翁田畔過。有人赫然縊於樹。駭撫之僵矣。念翁德我。宜移尸投荒。否則翁將無倖。遂負尸置村外叢墓間。此所以報十千惠也。可見凡施惠於人。必獲良報。一錢不擲。虛牝斯亦足以勸矣。

⑤ 鯨魚發光

歲戊午蘇滬一帶盛傳鯨魚發光。食者輒死。時予居鄉里。此耗亦時有所聞。一夕聞比

鄰大譁出視。所以則傳觀發光魚也。光閃閃作綠色絕類。以赤頭火柴擦暗處。是必魚體含磷質耳。按此魚上市。非近海不可得。鮮者類入鹽腊之市。所謂鮮者實亦經鹽矣。第較淡耳。鹽取諸海水。或自灘岸掃集多泥沙層累舟中。轉展行販。雨沃日蒸。魚鹽必起化學作用。鹽分輕者魚且內腐。則含磷發光。其無足怪。食者或死。或否。必其磷之性質不同。黃磷性烈。赤磷性緩。赤豆火柴用黃磷。擦破皮層卽燃。隨處磨擦皆能發火。入腹能燃燒人體之營養分。如蛋白質等。飲雞蛋清可救。赤磷則否。此予聞之西醫者。一發光之魚能殺人。殆含黃磷質甚強也。而或不死。殆其所含爲赤磷耳。質諸理化家當能作科學的裁判也。

●犬救主

犬人以爲畜類而實靈物也。西人愛畜犬。今且施以教育食祿而爲偵探。殊勝任愉快。得不謂之靈物哉。父老言白蓮教盛時。四方多妖人。往往假托附會。魔高一丈。時有所謂仙醫會者。起於江淮間。會皆婦人。女子密佈村僻。得問則剗孕婦。或樞人目。或盜嬰兒。而醮之製種種藥。以是鄉間婦孺恆有喪亡。聞之官。四出行捕。莫能得主名。而害由

是戢鄉人卽亦安之不爲備某鄉有農人方三者多力膽且雄妖人嘗爲崇於其鄉人空羣以避而方三獨留恃膽力且戀田宅也屋三椽田十畝夫婦以耕以守膝下猶虛相對亦殊寥寂蓄一犬入夜吠聲影而已(句)犬(句)得自一丐者初方自鄰村歸見丐者牽犬犬穀棘而號方惻然以問曰將殺而烹之方乃傾囊數錢得四百有奇舉以畀丐而易犬牽以歸犬歡躍從之遂蓄之馴甚晝恆坐臥依人夜則當戶臥微有聲卽狺狺然其明年婦孕垂產矣一日方三以事趨外家家在鄰村相去可六七里犬從焉垂暮婦方治餐忽來一嫗已復續續來三四嫗則仙醫會妖人也促婦炊曰俾汝果腹死婦知無倖變色時犬已歸入廚下柴堆臥婦呼之曰犬亦知予命在須臾乎主人救汝於死汝亦能出予於危否犬似有所知作聲嗚嗚然疾馳出覩妖嫗亦不遑吠奔鄰村直前伏方三前口銜其裳力曳之行且號疑其痲發呵之踢之擊之而犬曳之益力號益急知有異遄歸犬絕塵前驅數數返顧而號似嫌主人遲遲其行者方三乃亦疾馳從之比歸犬先入狺吠之聲甚厲方三人則婦裸而縛如豕妖嫗五與犬方相持方三怒吼直前撲之獲其二逸其三鞭之悉吐作奸犯科狀則還縛之視婦已驚絕釋

縛灌救甦。犬跳躍其前。狀樂甚。婦驚定。方三爲言。犬狀婦感泣。竟起拜於犬前。詰朝。方三載婦及犬舉所獲。嫗鳴之官。句返。句以豚蹄一羊肩一熟而犒其犬。云君子曰。義哉。犬人活己。己亦知所以活人。世有食人之祿而不忠人之事者矣。有以怨報德。負恩而反噬者矣。則是犬也。人而人也。畜耳。智哉。犬聞婦言而解慧也。自審力不足。敵患不足。禦暫釋妖嫗而不之吠。慎也。馳報其主。曳且號。以示意靈且警也。世之下愚智往。往出犬下。然則門下蓄食客。不如蓄犬一也。感而拜之。刑牲而犒之。宜哉。

符術三則

清末蘇州之都城隍廟。來一老道士。貌奇古。攜一二十許醜女。郎則其女也。道士治一淨室。外人不得入。日以符術治人疾。有定時。始於己而終於未。求治者人納錢十女。導詣一香案前。俾稽首作狀。禱略詢病狀。入白。父俄而授人以符。句歸。句焚。句以投水。飲之。病良。巴予姊嫁於蘇。孀矣。會攫重疾。藥窮於醫。予省之。計無復出。乃乞靈於都城隍廟。老道士三授符。而霍然愈。一日。老道士方晨起。立廟門外。吐納朝氣。一盲丐杖而過。盲行悵悵。然意其盲當未久也。呼而問之。果然。則慨然曰。汝目或可重。光姑爲汝治。

之。丐。以。爲。妄。漫。應。之。道。士。引。丐。入。俾。倚。柱。立。一。命。曰。面。柱。勿。動。亦。勿。聲。再。命。曰。退。一。步。立。丐。聞。道。人。以。釘。釘。柱。作。聲。錚。錚。然。俄。聲。絕。三。命。曰。今。試。力。張。汝。目。丐。張。目。則。眸。子。瞭。矣。驚。喜。不。知。所。爲。惟。有。下。拜。道。人。笑。曰。此。亦。幸。耳。勿。拜。予。宜。拜。柱。柱。代。汝。盲。矣。丐。視。柱。則。朱。筆。畫。紅。圈。二。雙。釘。沒。焉。丐。拜。而。出。入。市。游。揚。於。是。殘。廢。者。頃。刻。集。於。廟。老。道。士。應。接。不。暇。窘。甚。事。聞。於。官。以。爲。妖。人。也。立。逐。之。去。

質。夥。某。辰。州。人。能。以。符。術。治。牙。患。有。患。齩。齒。者。某。引。之。詣。人。跡。罕。到。處。以。釘。自。其。足。後。擊。入。地。痛。立。止。謂。或。履。此。釘。者。宿。疾。當。復。發。予。故。識。其。人。從。而。求。其。術。秘。不。肯。授。火。居。道。士。某。入。夏。所。居。室。獨。無。蚊。患。或。詢。之。曰。有。術。指。帳。後。壁。曰。蚊。在。是。視。之。畫。一。紅。圈。大。如。盆。口。蚊。集。其。中。奚。啻。千。百。或。人。舉。掌。撲。之。某。急。掣。肘。已。不。及。斃。無。數。餘。飛。去。某。怒。曰。奈。何。孟。浪。壞。我。術。矣。吾。收。蚊。以。夜。晝。仍。縱。之。去。弗。容。傷。其。一。也。脫。恃。有。術。而。聚。而。殲。旃。蚊。無。瞧。類。矣。自。是。術。遂。不。驗。

◎破天荒之追悼會

民國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全國報界聯合會。在廣州報界公會。追悼以言論殉難之報

界諸先烈。創舉也。自是遂歲以爲例。方當帝制時代。言權弗昌。新聞記者以三寸毛錐。鼓吹革命。坐是或罹殺身禍。民國紀元以還。執筆者宜若可以放言無忌。詎知弗然。或被戕於政客。或見殺於軍閥。言論有鋒芒者。性命如草芥。嗚呼。慘矣。後死者悲其死於是有追悼之舉。設禮堂。張靈座。陳列諸先烈影片。輓歌。補壁。生花。流馨。報界同人咸集。肅然致悼如禮。予與天嘯各撰一聯。讀之泣然。欲涕。天嘯聯云：「言論算甚。壓自由。言論自由。公等可以不死。犧牲了許多。生命。犧牲。生命。我們還向前拼。」予聯云：「獄黑文字。血碧。哀弘。看幾輩。從容就義。力拓民權。口誅國賊。問他年。繼踵何人。」

●鬼影

上海申大麵粉廠夥嘉興人王某喜攝影。一日偕一友攜快鏡。至新閘北共和路一帶樹林間。愛其景物楚楚。入畫。倩友代攝一影而去。比洗出其旁赫然現一軀。幹偉岸之鬼影。喪其元元乃在腳邊。大駭。毛骨都悚。寒疾暴作。匝月乃瘳。王云。攝影在下午三時許。白晝何來鬼影。奇矣。事聞於某洋行大班。向王索乾片。擴印二三。遣外國博物院。資科學家之研究。事見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報。諒不誣也。

◎奇犬

歲戊申夏某日。虞山西麓之望山茶軒。來一異客。客臂一犬。修毛拂項。作獅形。客擇座呼茶。犬坐案上。爲狀殊恬靜。客飲次。袖出一短笛。吹雜曲。犬舉前肢。雙足起。落作擷笛狀。口鳴鳴而歌。宛轉抑揚。靡不應節。環而觀聽者。以爲奇譁。笑雜作曲終。客分杯茗飲。犬衆詢客。狗胡能是。客笑曰。其所由來者。漸矣。予日弄笛。犬習聞。初樂而舞。繼隨而歌。今則南腔北調。犬皆熟極。而流西人欲以三千金易吾犬。笑却之曰。否。犬吾知音也。吾身將與顧曲周郎終始矣。客語已。呼餅與犬共食。抱犬竟去。

◎狐二則

清末科舉垂廢。學校萌芽。蘇州之滄浪亭。草創一中等學校。詳見諧談。校本正誼書院舊址。據藏書樓下爲禮堂。相傳樓有狐居。則扁之終歲。無一人上。諸生好事。夜恆伺之。殊無影響。笑曰。謬耳。浸忘之。校後有園。有方池。題曰西小湖。一夕。諸生宿樓上者。掩玻璃窗。和月各睡去。獨予同鄉邵麗生。愛月眠。遲憑欄。凝眺。明日告人。謂果有狐。昨夜人立池畔。綏綏而舞。云羣復於月夜伺之。無有謂邵言妄也。是歲入夏。休暑各散歸。而予

與麗生獨宿。應紫陽書院甄別也。甄別給獎優。投卷無弗錄。其等第爲超特一。一等卷各獎一元。得列超等者少。亦可得四五元。則何樂弗爲乎。惟數十校舍空空。然宿者僅二人。殊寥寂。耳相將樓居。俾月爲伴。詡詡互以膽負。各據一室眠。此東彼西。不相比也。一夕雲羅籠月。作微光。俯瞰園沼。鬚髯有黑影。邵低呼曰。狐狐可往擊之。比攝足入園。適朶雲濃蔽月。黑弗敢前。拾石擲之。譁笑而返。各就枕。吳中無蚊。予牀卽亦弗帳。枕月眠恬然入夢。咳而醒。朦朧間。鼓掌之聲起。足後猶疑是夢。已掌聲作於枕後。清脆可聞。張目視之。無覩而足。後怪聲又起。駭絕下牀。拔關馳且呼。叩邵臥室。邵納予而嚴扃。其扉吃吃笑。予狼狽狀。方笑而比隣空舍中大聲作。似翻案倒者。笑乃立輟。相顧變色。久之亦無他異。然自是有竊竊疑狐者。狐輒一爲祟。顧僅虛聲示警。弗傷人。陸次蘭亦予同鄉。於校攫小極稍瘥。呼役市醬雞火肉。夜進粥。置其餘於短几。几置牀前。蔽以帳。且暖壺酒。臥而酌。瞥覩一毛手探帳入。攪殘肴。驚絕大號。衆集問。各大笑。而狐祟遂絕。豈以行竊爲人。覺知恥而斂跡歟。

先子言。洪楊之役。避難居吳屬木瀆鎮之葉氏敬業堂。宅有狐牝也。一日晨。空屋中。嬌

喚四嫂來。四嫂來。四嫂予家傭。嫗老而健。勤而好潔。聞喚。駭愕弗敢應。而呼益急。曰。勿懼。儂將一役。汝可告。若主乞半日假。主人以狐女未嘗爲人崇。則憇四嫂姑就之。而伏窺。狐見狐女妙齡。縞美盛裝。出四嫂從焉。比午。四嫂返。密告主。女以肩輿行。囑予閉目。尾之。懼弗前。而憑虛御風。足非復吾有。偶張目。乃在雲中行。惶駭欲號。已而曰。至矣。足遂及地。視其處。類巨室。似爲祝嘏者。堂上花團錦簇。皆美人。雄亦多美。男子歡譁。聚飲。予亦得醉飽。女乘輿歸。囑予盲行如去時。然行時。已燈上歸。乃日當午。奇矣。主因努喙問嫗。彼女其有夫壻也。否。嫗欲答。忽聞空舍中嬌嗔。曰。四嫂。毋許饒舌。饒舌者。撕汝舌爛矣。四嫂戶外青錢二百。用酬汝勞。宮餅四盒。可遺若主。四嫂視之。果然。則當門鳴謝。主人視餅。招則漢口。產封痕。宛然破之。餅猶熱氣蒸騰也。

●蛇丐

蛇丐多常州人。習捕蛇術。腹中似有蛇。譜卽罕覩者。亦能呼其名。孰者無毒。孰者能傷人。孰者可藥。治某疾。某疾叩之。歷歷如數家珍。其捕蛇爲術。弗一或徒手。或以械。或卽以蛇制蛇。人以丐名。而殊弗類。衣着完好。亦勿行乞。丐之實。弗當也。(當字去聲)挾術。

四出行捕不輕舉。手遇能傷人者。或能藥人者。乃以術捕視尋常。弄蛇丐。蓄一蛇。或數蛇。向人作諸醜態。或裸而蟠於項背。或吐納短虺。口鼻間者。真大小巫矣。予所居鄉有大蛇。晝伏夜出。穴在山麓。近穴地獨不毛。山僧云。蛇夏恆橫臥樹間。此樹首被樹尾身架空。如長虹。云蛇嘗吞一兒。日入人相戒不敢山下過。久之居瀕蛇穴者。夜恆失其雛。詰旦流腥滿室。聞者暈眩。患之。釀資聘蛇丐。來二人。移械一舟。飲酒。先窺蛇穴。駭曰。此黑禿也。非顛圓。有白斑爛質黑。而舌碧者耶。或應曰。然。曰。殆哉。更越數年。者人聞腥亦斃矣。今當行捕。然且有所需。需糠糝十斛。糠糝穀外層也。雄黃一旬。斤。句。硫黃一旬。斗。句。酒一甕。巨鍋煮水沸。備巨缸以盛。他無所需矣。物既備。捕蛇者裸上體。和酒塗雄黃遍。出一鐵網張穴口。出朱漆木斗百。大亦如常斗。有柄。形圓而底尖。尖以鐵鑲。殊滑滑。一人伏穴窺。噉口作異聲。曰。蛇方睡。一人乃持竿攪穴。而蛇暴起。觸網。不得出。則復隱。隱復怒。以竹如是起落。靡定其氣。衰矣。乃開網疾投。以斗斗下。蛇輒躍起。逆之。投斗五六十。蛇一躍而逆。然其躍也。每況而愈。下曰。可矣。傾硫黃雜糠糝下穴中。呼呼之聲甚厲。蓋蛇力盡。弗復能躍。僅盤旋作餘勇而已。已而聲漸微。一人奮然曰。

予當入穴。則口含藥。蒙首。手一利鉤。一人持其足。蛇行入穴。須臾。一振股。人曳。人而鉤。曳。蛇俱出。度蛇長二丈許。圍可八寸許。尾扁而有肉鉤。首巨于斗。鱗甲入糠粃。多碎裂。死矣。則截之。投沸水中。黑色褪。白乃如雪。水涼。卽以傾之。穴曰。此物毒不在齒而在色。今黑色去。腥亦隨去。骨肉無所用。焚之可矣。鄉人勞以酒歡飲而去。

◎果報

海虞謝橋鄉有丁氏。佃某甲者。凶人也。以細故。與陳高海者爭。甲屈於理。句怒。句夜。句毆陳田間。垂斃矣。第氣未殊耳。曳之至一墓下。墓固陳產。葬其先人者也。卽解陳腰間帶環。項繫之。樹氣遂絕。甲躡躡歸。寢自以爲得計。詎明日。鄉人沸於口。不曰。陳自縊而曰。甲殺人。謂夜似聞陳呼救聲。再聽已絕。驗陳身。果有傷。而舌弗吐。陳之婦。哭入城。控甲。承審官偕檢驗吏往視尸。環而觀者如堵。吏反側視尸。已報曰。自縊也。無傷。衆譁。尸妻大哭。吏目視官。官躬視尸。亦曰。自縊也。無傷。飭殮尸。揚長去。甲蓋小有財。聞控。趨城賄吏。吏姚姓。客籍。來虞充役久。遂家焉。置妾。且多外嬖。居潤。其屋出華。其身起居豪奢。儼然富室。方其初至。身外無長物。今若此。固知其平時之悖入矣。納甲賄。諱傷。

曰無人縊之而曰自縊甲倖免而死者寃沉矣陳氏貧無力訟甲又乏期功強近親尸妻又何能爲鄉人寃之愆婦控之省請開棺檢尸業見許矣已而中止或曰亦賄爲之也聞之鄉人言陳棺浮厝雨夕柩有聲如哭則近於誕矣陳死之明年縣易令適丁洪憲稱帝之變獨立討袁之聲四起海虞彈丸地初無陳涉揭竿其人而縣令尹惑於風謠興黨獄焉獄興風影中之黨人蒼黃出走猥瑣之姚檢驗姓名亦入黨人碑獨下獄竟鎗決焉刑之日聞者大快蓋去年今日正陳高海陳尸於場姚視尸而呼自縊也無傷也會逢其適耶抑冥冥中洵有所謂果報耶

⑤鐵木魚僧

吳中有設肆售海味者其門周圍皆石也取其堅土人呼爲石庫學徒陸阿三越產也習業勤亦好嬉戲彼日出入肆輒以手拂石一二下如是者有年指禿且胼拂處石光滑隱約現指痕而阿三出入拂仍弗輟一日晨阿三方事洒掃突來一行脚僧手朱漆木魚如斗大覆掌以二指鉤魚尾置之櫃募十千錢時櫃無他人阿三呵叱不去怒適手塵拂隨拂魚魚墮地作大聲地爲一震墜處地磚碎裂魚蓋非木而鐵也阿三駭僧

亦駭俯拾魚熟視阿三合十而噴曰勇哉行再相見已而諸人起阿三以告殊自負則皆曰噫汝力誠不弱然汝殆哉鐵木魚僧來吳中久（按魚以木製故稱木今既非木而鐵當稱鐵不曰鐵魚而曰鐵木魚殊不可通然當時之人既習呼之予故仍其名）市人莫敢忤僧索千（句）千（句）索百（句）百（句）否則委鐵木魚去非一人不能舉舉而返之則索倍矣此惡僧也汝他日苟相逢必無倖阿三懼急追僧將哀之而僧自是不復見蓋行矣阿三從人教習錢鏢畫圈於柱爲的駢三指擲以錢日夕習之無或間距日以遠畫圈日以小如是又有年圈小於錢投輒中更一年指力雄甚錢入木者輒寸許教之者曰可矣脫遇僧而力弗敵鏢其目也可矣然而僧竟不至阿三旋他去行賈湘楚間亦未與鐵木魚僧遇一日得家報父病革促之歸阿三懷資踉蹌行陸行須百數十里始得水道暮行經一山村思投逆旅宿然荒涼無人烟躊躇間乃赫然遇鐵木魚僧和南禮阿三笑乃可掬曰別來無恙荒棲咫尺耳且屈玉趾一臨存作一席茗話阿三忖曰僧不我仇而禮我或無惡意即亦從之入一古寺二童爲留守無他僧一童侍一童就牆隅烹茶手拍丈許巨竹立條解如迎刃然阿三色然駭僧則獐

笑如怪鶚。顧旁侍者曰：茶且熟，取具來。童應聲入，雙手取以出，則容可五斗之鐵，白也。阿三益駭，僧又顧烹者曰：若曹其人，廚更治酒食，享嘉客。童入，僧自傾茶於白。阿三疾遁，急探手懷中，掬錢以備。僧偕二童追勢如出林虎。阿三且馳且回首，力擲錢，志目中。目志顧中顧，童仆，僧亦警矣。遂免於難。

●魔術

西人戈爾登以魔術名於時，嘗一炫技於上海之新世界，手術殊敏捷，予故嗜此。往一寓日焉。至時，戈方登臺對客，一鞠躬，袴下出玻缸如斗，大且滿，盛水，衆大笑。旋手釣竿一，探囊出赤色餌，置之釣時，觀者萬頭攢攢，戈揮竿其上，鈎躍而絲蕩，俄頃鈎髣髴有魚，捉而投之缸，則活潑潑，掉胭脂尾者，宛然朱魚也。則復探餌而釣，如是得魚四五而止。予因悟其術，赤色餌非餌也，必一開合自如之小機械，屢屢探囊，非取餌實取魚鈎。時竿不絕揮，使鈎上一點赤，因振動之勢而開展，開展必適肖魚狀也。陽摘鈎上魚而陰按械，使闔（句）魚（句）探囊時早入握矣。已而戈妻亦出，登一特製之桌，桌置一琉璃屏，廣與桌稱厚寸許，而高過人。戈妻玉立屏前，戈面婦立桌下，手短鎗擬之，碎然。

一聲鎗發婦已移立屏風後萬目睽睽莫測其妙予思索久之亦莫測其術駭歎而歸予客吳下時飲某氏之壽觴座有辰州客衆知其有異術憇之一施展客辭焉強而後可就廳事張素紙於壁索筆墨繪一石庫雙扉闔焉笑語衆此長生庫也可質物主人乃出金條脫一古銅鼎一曰質百金可乎客曰諾則裹以黃紙畫赤符口喃喃不知何云戟指指門曰闢而紙上所繪門立失所在則以巾覆紙裹喝曰去喝曰來揭巾裹物亡去易以銀封一署券一視銀其數百視券則質於源豐庫者也源豐市故有是庫趨以金往贖所質物歸庫人笑曰贖何不俟終日也贖也不崇朝質也亦多事矣贖者亦笑以實告庫人駭曰持而質者明明似一落魄少年乃爲鬼耶則相與稱異衆於是益神其術而辰州客益韜晦後雖強之弗復爲矣

●怪豕

公子彭生之鬼爲豕見之傳理學家弗信也而又何解于吾所誌之怪豕事海虞有爲富不仁者某其小名似曰德寶而忘其姓居恆魚肉鄉里嘗虐婢婢蓋絕賣者生死都非親屬所能問德寶一日盛怒竟操刀攢割婢痛而絕弗復甦後德寶患惡疾哀號如

櫟。割。狀。越。七。日。乃。死。聞。者。相。慶。曰。莫。予。毒。也。矣。德。寶。死。後。可。六。七。年。一。日。豕。耶。驅。豕。入。市。豕。可。一。二。十。其。行。遲。豕。耶。二。自。後。擊。以。巨。槓。羣。聲。喙。喙。其。一。聲。獨。異。作。人。啼。豕。耶。笑。驅。益。力。比。臨。歧。其。作。人。啼。者。竟。旁。逸。行。絕。迅。直。類。奔。馬。力。追。弗。能。及。追。者。乃。返。其。一。驅。羣。豕。去。其。一。仍。力。追。逸。豕。曲。折。可。數。里。入。一。巨。宅。門。虛。掩。撞。而。入。直。登。堂。且。入。室。復。鳴。鳴。作。人。啼。此。宅。蓋。德。寶。居。也。邑。俗。豕。入。門。者。凶。矧。人。然。啼。乎。則。大。駭。集。壯。健。驅。之。弗。行。而。啼。益。急。會。追。者。聞。聲。入。痛。擊。其。顛。句。倒。句。縛。而。負。以。去。卽。夕。屠。之。洗。伐。已。瞥。觀。胸。有。文。如。刺。配。狀。刮。之。益。暴。曰。德。寶。初。駭。既。笑。曰。德。寶。惡。人。也。屠。之。固。當。明。日。割。而。雜。他。豕。售。之。肉。且。罄。肆。人。洩。其。異。於。人。一。時。哄。動。德。寶。家。人。聞。之。急。市。餘。肉。歸。而。埋。之。而。他。市。肉。者。不。知。孰。爲。德。寶。肉。也。則。悉。委。之。狗。其。已。熟。而。食。者。多。哇。之。德。寶。有。婦。在。由。是。咄。咄。弗。寧。邑。有。巫。張。仙。人。者。謂。習。臨。邛。道。士。術。能。以。精。誠。致。魂。魄。是。曰。關。亡。則。召。之。來。俾。致。亡。人。巫。兀。坐。已。忽。目。定。而。振。股。口。喙。喙。作。豕。聲。良。久。巫。狀。若。魘。而。豕。聲。絕。德。寶。婦。大。哭。而。已。巫。誣。耳。安。能。致。鬼。蓋。聞。怪。豕。事。因。作。豕。聲。以。爲。鬼。豕。能。爲。人。啼。鬼。乃。作。豕。聲。巫。亦。弗。思。之。甚。矣。

●冤獄

瀏陽民人杞祥懦夫也。婦氏薛美而悍。夙以燕脂虎名。無敢問者。而李涎其美。願增之。因贅於其家。殊愛好。雌威頓斂。人異之。杞殆工媚術。能伏牀頭。虎不然。百煉鋼。何便化。爲繞指柔也。人言然。杞果工媚。越數月。術盡。愛漸弛。而婦雌威亦漸張。怒則呵叱。其夫供役。使喜則招之。由房已不知。若何忤婦。割席拒之。峻朝夕。見無復有好顏色。相向顧。婦愛絕。而夫尙戀戀。有餘情。數數乞婦。憐終已不顧。會翁嫗相繼逝。婦之悍乃矢集。壻甚至。怒聲怒影。信手鞭笞。杞固鬚眉。而婦纖弱。寧弗能抗。然懾其威。殼棘如臨。刑之。牲四體。不縛而縛。痛則哀。婦罔效。則失聲一號。救而已。鄰忌婦悍。弗問焉。薛比舍少年汪大福。手民也。即木匠。見清異錄。面白皙。而口便給。恆出入薛第。治器。婦愛花成癖。手自栽培。供以盆。而置之架。盆類不一。架爲狀亦不一。架悉大福治之。技巧動合。婦旨婦雖盛怒。大福至。則立解。婦第喜之而已。實無他意。而鄰見汪出入於薛。狀忙甚。又嘗見婦與汪笑言。遂疑有私竊竊。蜚語誹婦。固當。蓋婦之拒杞。緣有外遇。第非汪耳。其人業醫。曰秦可權。婦嘗病乳。醫三視疾。而與通。暮隱入朝。隱出婦闥。鄰僻巷。牆卑。醫蓋由此。

作張琪跳也。往來詭秘。以是無知者。婦拒杞越半年許。杞亦愒置婦。恆食宿於外。婦固利其出。卽歸。以其怯懦。無能爲。亦弗甚忌。一夕。杞偶歸宿婦宅。人定後。比鄰聞杞呼救聲。急倏而寂。然謂又見擗於婦耳。弗爲意。詰朝。薛氏之門。及午。猶扃焉。始知有異。破扇入闥。無人入室。四探赫然。陳一血尸。則杞祥也。尸旁遺一斧柄。有文曰。汪福記。視尸劈顛碎。赤白流腥。弗辨面目。爲狀怖甚。亦慘甚。衆駭持斧質汪。大福汪亦駭。衆分人守之。而遭急足報。里正里正蒼黃。鳴之官。官立呼輿詣尸所。檢驗已。訊四鄰。以狀僉言。婦與汪私。矧斧爲汪物。同謀殺杞無疑。官問婦曰。逃矣。曰。豈一夫一婦居。無臧獲乎。曰。有。傭嫗一。三日前適假歸也。官立飛簽逮婦。且執訊汪。汪力呼冤。曰。斧固我斧。以婦命治器。未竟。昨遺斧其家耳。吾未嘗私婦。又胡爲殺其夫。官叱其妄。曰。凶器鑿鑿。尙狡賴。耶。楷之歸而械之。汪力呼冤如前。而役逮婦不得已。而遇諸途。梏以面。官官曰。若逃耶。婦言昨適省親。今返耳。何云逃。逃也。而有返奔者。耶。官語塞。則誘之曰。若奸夫自承矣。若尙抵賴。耶。婦色然變。以爲秦可權。乃竟殺杞。則力辨曰。彼自殺。人何與。吾事官。晒曰。汝以悍著。則戀奸弑夫也。必矣。刑之。婦弱弗勝。遂誣服。官命牽汪至。囑曰。若毋狡。展淫婦在。

是業自承矣。時婦旁跽泣甚哀。聞喝聲舉首。乃見汪鐵索。耶當婦駭曰。吾以爲秦可權也。此乃汪大福。吾何嘗與汝染。汝胡爲殺我夫。又胡爲誣我通奸。且同謀乎。官亦駭。疾問曰。咄。汝何言。秦可權。又是阿誰。而汪則大呼曰。冤哉。吾固力白無奸情。若夫之弑。何與吾事。婦大哭曰。命案。是何等事。堂上太憤憤。實告堂上。吾之奸夫。乃醫士秦可權。如何。張冠李戴。認汪爲奸夫。斧爲汪斧。然則殺我夫者。汪耳。不與吾事。並不與秦某事。堂上何憤憤。遽以嚴刑逼我。誣服耶。官於是爽然毀婦。前供立逮秦。秦可權至。訊之認奸。不認殺官。乃如墮五里霧中。疑婦疑秦。又疑汪。汪不承刑。秦亦不承刑。婦亦不承。而三人者。體無完膚矣。秦與婦卒。誣服而恨汪甚。供謂同謀殺杞。力不足。賄汪作臂助。云汪不勝刑。終亦誣服。如婦供。秦擬斬婦。凌遲而汪絞。讞定秋決。且屆婦庚死獄中。會上吏蒞境。案囚而秦與汪大呼冤。上吏故明察。閱原供問。當日鞫案狀。並集訊薛氏隣。作色曰。獄果冤也。杞祥旣懦。居恆不敢忤婦。婦又何必殺之一也。卽欲斃夫。婦亦多術。何必出於殺二也。卽欲殺以三人謀。一人亦殊膽壯。何至遺其凶器三也。設三人者。果同謀。則逮其一而二立遁矣。安有束手就逮者乎。四也。汪果殺人。則事後憶遺斧。

必先逸而坦。若無事見斧，乃駭五也。噫，鞠案者悞矣。此三人者，都非殺杞者。殺杞者必別有人在也。杞祥懦，必無仇。殺事斧爲汪斧，殺人者殆汪之仇人，而非杞之仇人也。因以訊汪，而汪言無仇。人曰：試詳思之，亦嘗與人結睚眦之怨否？汪思之久，曰：惟同業康九初治工於薛，旋薛婦見予技巧，遂卻康九而雇予，彼殊有恨言。然此細事，何云仇也？曰：康九爲何如人？曰：似非凶人，惟好色耳。曰：薛之隣非皆疑汝私於婦乎？曰：然。曰：然則康九可疑也。立逮康九，九出不意蒼黃欲逃，既逮案面上，吏上吏坐堂皇，左顧作護語曰：杞祥殺汝者，非此人乎？母哭，速語我。又呼吏曰：速格之。杞祥亦母怒，公庭自有三尺法。若拳脚健者，亦弗爲所害矣。語時，竊視康九，康九已無人色，則叱曰：康九，汝胡爲殺杞祥？康九惟叩額一鞠而服。蓋康九嘗犯婦，婦怒故斥九而雇注九。聞汪與婦通之，謠恨且妒，屢欲乘黑夜強劫婦而未得。當某晚從汪門前過，覩汪不在，且四顧無人，遂盜汪斧而入薛宅，匿僻室時已薄暮也。夜既深，微有月光，躡而入，將以刦婦，婦不從者，殺之。斧固彼斧，彼必無倖而已。可無事詎入婦室而牀空，疑宿別室，遂遍索之，擣門而杞覺，覩康九提斧駭呼，康九何爲？康九以事敗急，砍以斧一擊，不中杞，大聲呼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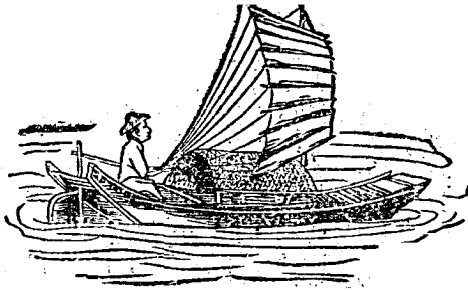
復進劈其顛。故遺斧欲開前門。出恐爲人覺。乃由婦闥越牆返。云案旣白。處康九如律立釋。汪與秦而鑄。胡塗問官秩。汪之斧康九盜之。而云昨遺薛許者。汪覩已斧而駭。故爲諉。以對圖脫卸也。秦犯奸亦當治。然以婦旣死。無質証。卽奸亦和誘耳。故弗罪。

●陳貨郎

貨郎陳姓。忘其名。行賈得三倍利。會歲盡。賃舟歸。夜明兼程進。陳故有阿芙蓉癖。扁舟一葉。吞雲吐霧。作臥遊。殊酣暢。舟子二。一年五十許。一可二十四五。蓋父子也。夜半過一小湖泊。突來錦帆賊三。示陳以刃。喝勿聲。豕縛舟子而堵其口。陳跪哀之。願空囊貸一死。一賊笑曰。宵活汝。遺後患耶。陳泣曰。其命也。夫請緩須臾。得以鴉烟果腹。腹果腦亦昏。飲刃當不知痛耳。賊諾之。各按刃坐守。陳登榻。炮製殘膏。頃刻而盡。(句)起(句)僵。僂出榻下。餒歎曰。且容更盡一器。摸索久之。左手手一磁缸。出右手入於長袖。倏起立。砰然一聲。一賊倒地。立斃。槍連發。復斃其一。其一逃不及。(句)跪(句)陳釋舟子。縛而縛之。舟復進。投人處泊。(人處兩字連)比曉。鳴之官。拔茅連茹。三四懸案。皆破。鄉人爭邀陳具酒。食留三日而返。

●醫獄

醫某頗負鵠譽。夏儲鹹卵於囊。以時煮食。越宿輒亡其餘。疑臧獲所爲。故置卵陰伺之。俄見一巨蛇蠕蠕來。直詣卵許。竊而吞之。腹宛然。彭亨也。(句)下(句)疾行而逝。跡之入於廳事。緣柱盤旋如藤。繞樹已而吐殼。出腹腫漸銷。乃製一木卵以給之。蛇果竊吞如初。環柱如初而腹彭亨如故。蛇委頓而下。下階入草際。昂首四顧。若有所得。嚼草有頃。復緣柱盤旋而腹弗復果矣。某喜急識所食草。念以此藥積食不甚得耶。已而某氏兒適患此千金子也。速某以藥。某曰。織芥疾耳。藥不必兼味。遂詣堂下。指數莖草曰。嚼此可矣。遂去。兒嚼草苦乃糞之。和以糖兒飲之。盡須臾。腹絞痛號嘶。遂斃。遂訟醫。醫申辯令斥其妄。刑之。遂誣服。會令去任。新令閱囚。至醫。醫呼冤。令煎草灌犬。犬立斃。試木木立腐。冤乃得白。判曰。醫某窺蛇嚼草。據爲藥方。不作神農之嘗。直以人命爲戲。此不足法也。撤所懸壺。勿許問世。此判。



嚼墨廬諧著卷二

●題削鬚照

予客粵時。同事瘦腰生。江蘇崇明人。年纔三十許耳。而留鬚於唇。翹其兩端。作蝙蝠式。月前忽削而光之。攝一影片示予。囑題詩其上。予問削髮攝影何也。笑而不答。予點首曰是矣。比來一腔心事。只在求鳳。孟子云。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你卻以爲不削胡鬚。則不得妻。此一無鬚照片。必寄向某女郎。而求婚者也。乃援筆爲之題照曰。有鬚。那及無鬚。好有鬚形。老無鬚。俏快快。回鄉討老婆。廣東不要外江佬。

●金鐘妙謔

金鐘外江妓。而張豔。職於羊石者也。枇杷門巷。車馬如雲。送客留髡。娘稱有有。吾友楚公聞而笑曰。俗語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彼金鐘兒者。直是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尚。予撫掌笑曰。好好。

●丈三尺二

虞山麗紅社。嘗以閨情爲題。限溪西雞齊啼韻。徵七言律。中間又須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丈尺寸分等字。予以滑稽體裁應之。其押雞韻云。丈三鼻涕粗於蟻。尺二面皮老似雞。面皮僅厚尺。二鼻涕倒長丈。三世豈有是人哉。可發一笑。

◎眼皮作對

某詩鐘社有以眼皮二字徵嵌字聯者。予有一聯云。強盜哈拉天有眼。貪官搜拒地無皮。按哈拉乃女直人方言。見岳傳。卽殺頭之謂也。

◎兄妹相嘲

蘇東坡面長。蘇小妹額凸。兄戲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外。梅妝先到畫堂前。妹戲兄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按畫堂與香閣本在咫尺間。然則東坡所以形容小妹梅額突出之度至多。不過尺與丈之間耳。而小妹去年今日之嘲。則東坡面孔之長直不可以道里計。真是好笑煞人。

◎詩聯惡謔

有以幼妓梳櫺謎面射唐詩。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者。惡極。贈彩爲素。

帕一方更惡矣。更有改不字爲己字。改始字爲又字。嘲妓女從良者。更是惡極。

◎掉換楹聯

楹聯集古有云。(閉戶目精。開卷有益。)(垂露在手。清風入懷。)(予謂宜上下聯各對調。一句成爲閉戶自精。垂露在手。開卷有益。清風入懷。每聯各暗切一件事。其事何事。會心人能領悟出來否。哈哈。

◎鬚髮齊飛

殷甲與程乙丹青家也。殷面目有女相。有殷尼姑之號。殷惡之。乃蓄鬚以解嘲。程小名和尙。而髮蓬鬆長數寸。披拂過耳。殊不類。會入夏。甲乙品茗於茶社。甲勸乙削髮。曰。六根清淨。纔是和尙。和光乙亦勸之。剃髮曰。尼姑安得有。此座客皆鼓掌稱善。有方丙者。東方曼倩之流也。立爲呼二匠來。嗾朋輩羣起。強甲刈鬚。乙括髮。己各牛山濯濯矣。一尼一僧。乃酷肖丙亦畫家也。索紙筆繪甲乙像。題諧句於其上。曰。嘴毛與頭髮齊飛。和尙共尼姑一統。

◎貓墓誌銘

某富翁愛貓。蓄十數頭。躬飼之。夜與同臥。起縱橫滿榻。有牝而白者。曰雪娘。又稱白小姐。一夕。翁於睡中。竟壓而斃之。翁痛甚。治木函。葬園中。累土而題曰。貓小姐雪娘之墓。予聞之。戲爲之撰墓誌銘曰。嗚呼。此貓小姐雪娘之墓也。貓小姐素活跳平生。許捕沿壁。小鼠三次。盲鼠一次。病鼠一次。竊食魚肉。無量。次貌益豐矣。而死於非命。嗚呼痛哉。貓小姐。

◎假追悼會

予肄業江蘇師範學校時。該校設立於蘇州三元坊。當時尙屬創辦。同時南京有三江師範之創。監督羅振玉。極嚴厲。然學生之猶有童心者。每偷摸摸作劇。無所不至。一日爲初夏之望日。凡朔望。例須至禮堂謁聖。衣操衣而冠。無頂紅纓帽。行三跪九叩禮。洋教習則三鞠躬。職員則頂帽袍靴。禮節及服式。不倫不類。煞是可笑。四月望日之晚。予退入自修室。鄰室王生。祝生。陸生。笑呼予過。祝指王曰。彼長而瘦。面目如鬼。可臥地扮死人。予（祝自稱）則白操衣。紅纓帽。作吊孝者。陸則匍匐爲孝子。君則旁立爲贊禮者。開一假追悼會。以博一笑。何如。予曰。善。指圖畫用之。丁字規曰。此可貼以白紙。

而書靈位。且設一案。點洋燭二。(其時無電燈。由校給發洋燭。每生每夕各一枝。備自修之用也。)紙裹二箸。豎於碗權。以當香祝等。一布置已。予急過已室。羅列筆墨紙。且攤書於案。乃過鄰室。曰。可實行吊奠矣。于是王臥。陸匍匐。祝整冠立案前。予則立門。口目他顧。而呼曰。上香跪……叩首……叩首……贊禮未竟。遙見監督于于而來。予急低聲。把舌頭掉個槍花。曰。讀祭文……呼竟疾入已室。伏案作自修狀。按第二聲叩首。下。應呼三叩首……興。今插入讀祭文一句者。欲跪地者。俄延不起。俾爲監督所撞。見必然失笑也。已而監督果至。覩狀大喝一聲。胡亂讀祭文者。急起立。除帽不迭。扮死人者。王扮孝子者。陸亦急起立。手足失措。竟忘收拾案頭之靈位等等。監督冷笑。而出而入。予室。觀予伏案觀書。點首曰。汝大佳。隔室諸生兒戲。無所不至。而汝不爲所動。靜坐自修。是當記功一次。遂揚長去。立揭楮記。王祝陸三生大過。而記予一大功。予撫躬自問。不覺大笑。亦大慚。夫予固追悼會中贊禮者也。監督乃被予瞞過矣。予乃作歌曰。死人長。一身挺直。四肢僵。孝子短屁股。軒天頭。搗蒜祝朝。奉爲吊客。纓紅帽。黑操衣。白口天吳。當門立。上香叩首聲不絕。叩首叩首聲未已。閻羅監督過來矣。低喚一聲。讀祭文。

連忙歸座不贊禮。可憐吊客死人與孝子。還在睡裏與夢裏。大喝一聲監督來。嚇得死人直跳活人呆。祝吊客陸孝子吃這一嚇性命交關。面紅頸赤。滿面羞慙。祝陸王真晦氣。一頓罵得倒抽氣。各人一個大過記口。天吳真俏皮。隔房朗讀愛皮。西別人記過我記功洋洋得意笑嘻嘻。

◎秋聲諧句

予弱冠時肄業於江蘇之滄浪中學。時則崑山學生有自號詩人者。輒喜勦人作詩。予頗厭苦之。一日爲中秋之後一日。天大雨以風。其聲蕭條。於是崑山詩人又以秋聲爲題。強人作詩矣。予笑曰。詠秋之詩不可多作。潘大臨推託催租。敗與只做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一句劉夢得不敢題糕。連一句也無。予安敢比擬古人請作兩句。何如。崑山詩人以爲予之兩句必名句也。則曰善。予笑指堂前桂樹。簷頭涼棚曰。桂花滴滴叫蘆蓆。蓬蓬飛上句雨聲。下句風聲也。得不佳否。聞者鬨笑。崑山詩人敗興而退。

◎墜馬歪歌

予友某好馳馬。一日正斜照。一鞭據鞍顧盼。突遇樵夫一隊。從歧路擔柴而來。黃茅壓

擔。龐。然。而。高。直。類。駱。駝。馬。乃。大。驚。跳。擲。奔。迅。某。顛。困。其。臀。雙。股。裂。膚。流。血。痛。極。犬。號。呼。輿。扶。掖。而。歸。予。往。視。之。兀。尙。呻。吟。不。絕。久。之。創。乃。復。不。復。敢。騎。矣。彼。善。西。樂。喜。踏。風。琴。高。唱。黃。河。揚。子。江。雪。中。行。軍。諸。闋。予。依。揚。子。江。譜。戲。作。墜。馬。歌。贈。之。曰。「撐。撐。撐。（瑣。碎。之。馬。鈴。聲。也。）騎。一。匹。高。鞭。子。綽。一。響。一。響。又。一。響。打。得。馬。兒。慌。柴。擔。做。風。忙。嚇。得。馬。兒。大。跳。浜。可。憐。馬。背。上。人。翻。身。落。在。地。皮。上。」阿。育。壞。（呼。痛。聲。也。）兩。隻。大。腿。一。交。活。跌。殺。屁。股。有。點。辣。辣。辣。（痛。也。）當。中。一。個。豁。阿。呀。我的。媽。軍。機。大。臣。拍。拉。塔。（拍。拉。塔。跌。聲。前。清。有。一。軍。機。大。臣。名。拍。拉。塔。故。云。）從。此。再。也。不。敢。一。鞭。斜。照。豁。喇。喇。「某。大。笑。往。往。鼓。琴。而。歌。之。聞。者。輒。爲。捧。腹。」

◎恨不化身

予友綺紅生喜作豔體詩嘗作「恨不將身化」曲歌詠閨情十分細膩記其佳句云「恨不將身化明月望夫直上大羅天」恨不將身化胡蝶宵宵飛夢到郎邊「恨不將身化明鏡照見郎心假也真」予亦作「恨不將身化」曲頗似滑稽可諷其一云又又麻雀輸出底好牌不到我這裏恨不將身化雀牌副副三元與四喜其二云朝夜相

思。不。得。了。不。知。那。人。好。不。好。恨。不。將。身。化。電。報。這。裏。一。嚮。那。邊。到。其。三。云。金。錢。世。界。亂。
攘。攘。爭。向。銅。錢。眼。裏。張。恨。不。將。身。化。刀。子。一。刀。一。個。殺。精。光。其。四。云。銅。錢。真。是。好。東。西。
我。要。銅。錢。莫。奈。伊。恨。不。將。身。化。官。吏。一。層。層。括。地。兒。皮。其。五。云。江。山。瘦。得。不。成。功。混。帳。
東。西。實。在。凶。恨。不。將。身。化。槍。彈。轟。天。霹。靂。打。黃。龍。其。六。云。美。人。個。個。愛。芬。芳。蓮。雪。花。兒。
捧。面。龐。恨。不。將。身。化。香。粉。他。香。香。我。我。香。香。其。七。云。天。邊。一。盞。大。光。燈。到。得。中。秋。分。外。
明。恨。不。將。身。化。飛。艇。上。天。偷。月。掛。當。門。其。八。云。人。生。至。多。活。一。百。一。命。嗚。呼。白。白。恨。
不。將。身。化。野。草。冬。天。死。了。春。又。發。

◎紅燒蹄子

予弱冠之年。肄業蘇州之滄浪中學。是校時方初創。監督劉某。候補道也。頗有官僚氣。一日。諸生聚餐。劉亦在座。是日諸菜皆有火油氣。不可食。以告劉。劉遍嗅。已曰。無且冷。笑曰。予食於家。盤餐無兼味。若曹今一餐具六盞。尙不愜意。而吹毛求疵耶。咬得菜羹之謂何。諸生默然。各勉進食。或出而哇之。而廚役則欣然有得色。睨而視人。亦作冷笑。諸生憤甚。而無如何也。一日。予知監督又將飯於校。予又料廚役知監督之飯於校也。

具食必較。平日爲精潔。則益憤廚役之狡。惡思所以中傷之。已而得計。接校中每食。廚役必先以巨桶盛飯。置餐室良久。乃以菜至。予乃不告於衆。疾入餐室。四顧無人。啓桶蓋。以器掘成深潭。急趨餐室之前庭。以杯水潑牆隅。鬆泥掬得一握。攪入桶深處。亟以白巾裹雙手趨而出。入已室。滌之。迨鳴榜會餐。監督果列席。進第一碗時。略有泥污耳。再進而泥現。飯黑白相間。監督之第二碗亦然。校中無論師生。各自起裝飯。脫有廚役在旁裝飯者。彼尙可掉換。此計或歸無效耳。乃勃然大怒。輟食立傳全體。廚役至。喝之跪。且欲享以軍棍。已乃罰扣工食各一月。且罰於是晚。每桌加一紅燒蹄子。廚頭亦因之斥逐焉。劉監督且顧廚役而語。諸生曰。此後廚役作弊。汝曹逕行處治可也。諸生於是乎大悅。初不知此一場把戲。乃予所爲也。事後乃一一告之。或問予曰。潑水而後取泥何也。曰。君等不讀三國志乎。蜜藏鼠糞。剖視燥溼。可以辨奸。泥何獨不然。苟以乾泥入飯。廚役得而辨。監督亦有所疑。潑水溼泥而後入之。則有似乎糞時。混入廚役無從辨白矣。然則何必掘飯成潭。入泥深處乎。曰。置泥不深。猶之乾泥耳。裝得不像。予計且立敗。衆皆笑。曰。汝真促狹兒哉。作弄煞。廚役然實嘉惠。吾曹匪淺也。敢拜紅燒蹄。

子之賜予乃作紅燒蹄子歌曰白米飯黑爛泥菜裏火油氣無影無蹤可包庇飯裏黑爛泥睜開眼睛不得閉大耳兒發皮氣起來喝一聲廚子跪在地急煞磕狗頭嚇得放狗屁一月工資大倒霉紅燒蹄子好滋味白米飯黑爛泥廚子真晦氣學生大得意想想紅燒蹄子真有趣想想紅燒蹄子真有味。

◎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者當年滄浪中學生之一重話柄也滄浪中學之創後於滄浪大學純係官立性質其最初招生限於蘇州府屬之長元吳江震崑辛常昭九縣縣由令尹錄送十二人覆試各去其半實錄凡五十四人入校之最初三月謂之試讀試讀期滿須由太守面試一次謂之甄別甄別而後月有大考作中文一篇太守甲乙之日有記分積月一榜示教員操縱之大考及積分成分別獎銀謂之膏火詎在試讀期內忽發生一罷課風潮然其理由極爲可哂罷課者凡十八人宣言曰「吾曹多寒士膏火之需不俟終日業經屢次要求提前甄別剋日給獎詎乃無效忍無可忍留不甘留惟有合羣罷課齊心散學同學有反對者莫怪野蠻對付上課之鈴聲一嚮諸君之課本齊飛務

望速來簽名。至小西湖集議。小西湖者，校園也。是校本「正誼書院」改組。院有園曰小西湖。一池方丈，圍以鐵欄。一亭翼然，題曰惜陰。此罷課宣言書發表後，予首先反對。我常昭同鄉十一人，因相約與罷課者抗，予亦宣言曰：「唱窮經想獎賞，是何異乞丐要錢。哀鴻討飯，不信遲給膏火。諸君便難活命，吾曹入校讀書，惟知有學問。汝曹硬討膏火，真不要面皮。反對反對你飛一脚，我報兩拳。鈴聲響時，依然上課，不汝懼也。」於是起而反對罷課者，又二十四人，而簽名罷課者，僅十八人耳。十八人中，小半尚屬於強迫的，其強健份子，爲鄒某、張某、張雄，於力把守園門，迫而入者，不復得出。鄒爲主謀，集議於園中惜陰亭上，已而派出六人干涉反對派之上課。反對派則亦盛設備以待。監學姚某急呼輿馳報監督，而教員恐被窘辱，匿不敢出。總教王太史年七十餘矣，老而健，不威而畏，諸生素憚之。彼聞則大怒，杖而至，叱曰：「不須汝曹散學，我有權，一律開除耳。」於是小西湖黨所派出之六人，銷聲匿跡。張皇入課堂，坐容之肅，遠勝平時。而把守園門之張某，瞥覩王立遁去。此時惜陰亭上之十一人，兀尙興高采烈，七舌八口，嘈嘈然。一回首，則王總教赫然在望矣。可笑一行鴉鵲，條地無聲，咸俯首下，亭鞠躬如也。

王曰。若曹非欲散學者耶。甚佳甚佳。吾當一一開除。遂汝曹去志也。十一人者。急曰。否。張某恃力强拉生等入園。彼則守門。賈一夫當關之勇。苦苦央告。不放生等出也。是役也。王總教不欲深治。僅斥張某一人而已。而彼失敗之十七人。從此俯首貼耳。如馴犬矣。事後予笑語之曰。何如。十八羅漢。胡鬧會不值三十六天罡一笑也。（反對罷課者適得三十六人故云）歌以追詠其事曰。想膏火假罷課。散學散學不離口。逗留校中偏不走。十八羅漢鬧西湖。鬧得西湖減色無。白鬚老將王赫然。一怒都張惶。把守園門張可憐。銀樣蠟頭槍。阿呀糟透了。十八羅漢阿呀笑。死了廿六天罡。

◎作弄監學

予肄業滄浪中學時。又有作弄監學之趣聞。按該校之左鄰爲（課吏館）遇日月蝕官署必鳴金擊鼓。課吏館亦復如是。意謂可以驚走野日月而救家日月也。此是亡清吏習。其智等於草野下。愚昧於日月。所以被食之理。竟謂日月有家的。有野的。野的可以嚇跑的。可以營救可笑甚矣。某年某月之望夕。月食。課吏館金鼓之聲大作。聒噪得吾曹不成寐。予乃號於衆曰。吾曹盍亦擊物作聲。一助熱鬧乎。於是猶有童心者。凡二

十餘人咸稱善無可擊。則擊盪面之銅盆。或磁盆。聲震屋宇。監學姚小官僚也。胸無點墨。點名時呼態爲熊。學生素鄙視之。而彼管理學生殊嚴厲。是夜諸生以爲姚已熟睡。詎盪盆之聲作。姚卽命其（親隨）來傳姚命。命諸生速就寢。便來親查。見有未息燈者。記過不貸。予乃授計此二十餘人。疾入室滅火。肩戶枕盪盆而臥。待姚沿門巡視。已履聲橐橐下樓。去二十餘人者。挾盆皆起。摸黑下樓。躡足至其寢門之外。聽其親隨告寢入旁室。登牀作格支聲。聽姚之呀然。肩戶聲撲然脫履。聲俄延約十五分鐘。予低聲曰。可矣。便就此間擊盆作聲可也。於是盆聲作而姚復推枕起。開戶出上樓查。而吾曹又早入寢室。肩戶枕盆而臥矣。如是者三。姚無可奈何。祇得一夜裝聾。置若罔聞。明日督監至。姚以聞。監督怒。召諸生而窮詰焉。予從容曰。有之。課吏館鳴金鼓。以救月生等。欲救月而無金鼓。不得已而擊盆。救月重典也。姚監學似不得而禁。至謂生等與之作劇。此則安敢監學。昨夜飲酒大醉。殆誤會耳。謂非誤會。則是監學令不行於生等。則是監學不能管理生等也。姚監學當亦不能自承也。於是監督默然。監學亦默然。自是而姚監學之對待吾曹一變而爲好好先生矣。

◎新劇雋語

予喜觀新劇。因其道白做工。均出舊劇上也。茲就滑稽一方面。撮錄諸家雋語。實我諧話。

其一。子伏父尸哭。僕作色呼曰：（輕一些呀。老爺要被你壓死了。）本是死人。偏說要壓死。此雋語也。

其二。婦勸夫戒烟不聽。憤吞阿芙蓉膏死。尸旁殘膏在焉。夫以指括膏於盒。且哭曰：（你要死一刀也好。一索子也好。跳井也好。投河也好。紅頭火柴也好。你偏要吞我的烟膏。白遭踢了許多阿呀。我好肉痛啊。我的烟膏那。）不哭。妻而哭。膏可謂絕倒。

其三。夫婦口角。夫怒批婦頰。誤墜其耳環。其子急以雋語斡旋曰：（我可明白了。耳上打的光脫脫。這個就叫打耳光。）

其四。父病。子急延醫。醫至。子迎謂之曰：家嚴病。請高明診視。醫作色回身。便行曰：（我只會看人的病。不會看甚麼家嚴的病。）子忍笑曰：家嚴便是稱我的爺。醫道：（那麼。老實說我的爺。甚麼家嚴。野嚴。倒弄得我不明白。）

其五。老翁娶少妻。少妻不安于室。堅求去。翁方作態惱怒。詎假鬚脫鉤墮。觀者鬪堂翁徐徐拾鬚曰：「唉！你也要和我脫關係了。好幾年的老朋友。何至於此呢？」且言且裝。其鬚曰：「屈留你一輩子。可是我是富翁。拔我一根毛也肉痛。」於是臺下之掌聲雷動。

其六。一丐登台。手一鵝眼錢。從錢眼裏張臺下人曰：「銅錢眼裏人山人海。都在那里叫道：來來來。我與你戰三百合。真個比西洋鏡還好看。」已而納錢衣袋。破錢墜。再納再墜。丐道：「哦。本來我袋得住錢。也不做花子了。」此又絕好的雋語也。

其七。一翁臥病。一子侍進湯藥。已當閉暮矣。詎司令者他往。笛不鳴。幕不閉。翁微呻曰：「一陣。一陣。風怪冷的兒呀。你把房門口的紅帷兒扯了下來罷。」子乃起而閉幕。如此。隨機應變。真是可愛。

其八。子被盜劫。勒重金贖。父慮破產。不能決。子之婦翁負金至。爭曰：「增爲半。子吾當擔負贖金之半。數你捨得全個兒子。我倒捨不得半個兒子。」語次憤憤就坐。手誤觸杯墜地碎。臺下拍倒彩。翁則憤踢碎杯曰：「甯爲玉碎。毋爲瓦全。我看金子是瓦。女婿

是玉這瓦情願爲了玉碎。臺下於是大鼓掌。

其九。父脫長衣睡去。一稚子自父衣袋中取得一瓶戒煙參片也。而誤爲洋糖食之。往告姊曰。洋糖如何初甜後苦。姊曰。外國進來的東西。起初都覺得甜。蜜。蜜。卻是苦。在後頭。此非特是雋語。亦警語也。

其十。乾隆帝爲后壽。羣臣入宮朝賀。例當免冠。而其一獨否。因假辮裝於帽。脫帽將露光頭也。月樓中一觀者。大喝倒彩。聲聞四座。飾帝者顧近侍曰。誰在宮門外大呼。小。震驚。朕躬快把他叉出去。又喝問戴帽者曰。你如何不免冠。則答曰。天覆地載。冠冕堂皇。聖德無量。聖壽無疆。

◎古事撮笑

「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諧史氏曰。曹操書（一合酥）楊修見而與衆分食之。曰。明明書（一人一口酥也）建封人日進鴿親貴。必能分得杯羹。是則鴿一變而爲人日鳥。又一變而爲（人一口

鳥)矣。

「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在華林園聞鳴蛙聲。問左右曰。此鳴爲官乎。爲私乎。賈齋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

諧史氏曰。今之議員。鳴蛙也。其鳴也。或在官地。或在私地。其在私地者。不當給廩也。

「家塾事規」元日以刀斧敲打樹身。則結實必多。曰嫁樹。

諧史氏曰。樹亦可嫁乎。靡論其爲老婦。爲處子。一一刀斧敲打而逼之。嫁亦靡論其願意與否。一一刀斧敲打而逼之。嫁是太無人道。亦太無樹道矣。抑不知婦女之不育者。亦得以刀斧敲打如嫁樹。令其多子否乎。

「宋玉賦」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宵體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嶮然起於窮巷之間。勃鬱煩窳。驅溫致濕。此所謂庶人之雄風也。

諧史氏曰。風有雌雄。奇論也。嗟我華夏。從前不誠。泱泱大國。風哉。今殆雌風。雄風。嫁娶而成。夫婦泱泱。大國其爲風也。不雌不雄矣。最近則雄風。殆已死去。僅存雌風而已矣。

「淮南子」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憂。速死。吾必悲哭。(淮南謂母爲社)

諸史氏曰。西家子以死能悲。哭慰其母。而欲母之速死。奇語也。夫願其母之速死者。哭必不悲者也。西家子速其母死。而悲哭。不如東家子哭而不悲之率。直今之人有心心欲其親之速死。死而作態悲哭者矣。此西家子之類也。

「韓子」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爲之式。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乎。曰。甯信度數。無自信也。

諸史氏曰。買履不試以足。而信度數。度足而爲之式。今豈有此笨伯哉。鄭人之言曰。甯信度數。無自信。既不能自信其足。則又何爲度足爲式乎。度足爲式。明明信其足矣。入市買履。而不取度。是忘度也。度亡足。在而不就足。試履或就市度。足是並忘其足也。絕倒。

「朝野僉載」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或問之曰。今弄僞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諸史氏曰。朝士之爲驢。不意自唐已然也。彼人也。而驢驢也。而修飾其形。爲僞麒麟者。今之朝士。十而八九矣。如是固醜矣。則往往有面目本來不加掩飾。宛然驢也者。則又麒麟檀之不如矣。

〔酉陽雜俎〕陸暢初娶董溪女。每日羣婢捧匱。以銀奩盛澡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家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麵。殆不可過。諸史氏曰。澡豆。殆今香皂之類也。窮措大爲貴家壻。安識澡豆之爲澡豆者。沃水服之。虧他下口。然羣婢見之。或其夫人見之。安有不失笑而告者。然則至多。亦不過食一二次辣麵而已。而曰俾予日食。是婢與夫人從而欺之。俾其日食辣麵也。斯亦可笑。可憐哉。雖然。富貴家物。本來吃不得。不是辣。便是苦。不是骯髒。便是臭。正宜日服澡豆。洗滌腸胃也。

〔盧氏雜說〕鄭餘慶清儉。一日召親朋會食。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鷓鴣之類。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

諧史氏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只（葫蘆提得）妙。設予在座。亦以爲必鵝鴨之類也。詎意打破悶葫蘆。原來正是個葫蘆。絕倒世之老饕者。流雅宜以此享之。

「世說」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按衛展字道舒刺史江州）李宏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諧史氏曰。今人一行作吏。親戚故舊。靡不彈冠相慶。雞犬升天。衛江州的妙。人人餉一斤。王不留行。俾領略些閉門羹。風味此絕妙的。逐客令也。而何刻薄之有。獨恨衛江州。何不更以老薑三斤。辣若輩一辣乎。

「劉伶傳」求酒於其妻。妻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食。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乃引酒御肉。頽然復醉。

諧史氏曰。赤壁賦云。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此婦何其雅也。劉伶求酒於婦。而婦拒且諫。此婦何其殺風景也。酒誠足以傷身。然與其沉湎於利祿。而喪名。何如沉湎于酒之爲得哉。況乎世人。夢夢不酒。而醉不醉之醉。

爲之婦者。又將何從而諫之。劉伶妙人。求不得酒。哄而得酒。飲酒御肉。得遂所欲。婦被給當亦爲之。啞然也。

「世說」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焉。

諧史氏曰。皇帝生子。普賜羣臣。誌喜也。而非酬勳也。殷洪喬以臣無勳焉。爲謝亦泛用尋常客氣之辭耳。然此處則用得不當。用得可笑。中宗豈可使卿有勳一語。絕倒。雖然。他事之當有勳而無勳。無勳而得厚賚者。今日大有人在。此勳位勳章之所以不值一錢也。

「翦勝野聞」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爲隱語。相猜以爲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帝就視。因喻其旨。謂淮西婦好人大脚也。甚銜之。明日命軍士大戮居民。蓋馬后祖籍淮西云。

諧史氏曰。婦人大脚。何害。淮西婦人大脚。何害。京師人之諧畫衆之譁。帝之恨都只爲一雙大脚之故。時至今日。大脚豈獨淮西婦人一人抱個西瓜好事者。且畫不勝。

畫而見者亦譁不勝譁。可惜馬后生不逢辰。致貽赤腳懷瓜之笑柄耳。

「天寶遺事」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爲之肉陣。

諧史氏曰。肉陣遮風。不知楊國忠何來許多肥大婦人也。而此許多肥大婢妾宜於冬者。必不宜於夏。苟此肉陣而列於夏時。袷雲汗雨熱氣蒸騰。是可名之曰肉炭。

「世說」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諧史氏曰。一個以毛詩問。一個以毛詩對。毛頭婢真熟讀毛詩哉。如此雅婢。鄭康成乃令人曳著泥中。既然殺風景。亦是惡作劇。婢何雅而主何俗也。

「墨客揮犀」王荆公入朝。虱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諧史氏曰。王景略謁桓温。捫虱而談。旁若無人。王家何多虱。祖宗也。一個捫以手。一個緣及鬚。想見渾身是虱。齷齪甚矣。想見其囚首垢面。其齷齪與虱相稱也。荆公之虱入朝。緣鬚曾經御覽。虱亦大出風頭哉。

「曹植藉田論」封人有以輕鑿修去樹之蠹者。曰：不識天下有蠹乎？曰：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蠹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蠹歟。

諧史氏曰：今日賣國之內奸。侵略人國之外寇。非國之蠹歟。跋扈之武人。貪墨之官吏。非民之蠹歟。吾安得借封人輕鑿。一一修而去之。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

諧史氏曰：越王伐吳。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曰：爲其有氣故也。韓愈詩：雖蒙勾踐禮。而不聞報效。以此責蛙。蛙何知哉。齊莊公迴車避堂郎。越勾踐式車。禮怒蛙。非獸也。式蛙。式其有氣。所以鼓勵士氣也。避蛙。避其有勇。所以感發勇士也。夫蛙之力。不能勝人。而怒人以目。螳之力。不能勝車。而搏車以臂。明知力之不能勝也。而猶鼓其氣。奮其勇。此真天下之大勇也。嗟我華夏國弱。民懦。咸慮力之不勝也。弗敢一鼓怒蛙之氣。奮螳郎之勇。如此無勇無氣。天真冤枉。生人哉。

「左傳」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諧史氏曰：感黿指動，何其饑也。召而弗與，何其惡也。染指而嘗，何其急也。一個召而弗與，吃與他看一個染指於鼎，偏要一嘗，可發一笑。今之中國，猶鄭靈公之黿也。食指動者不知若，而人聚而食者不知若，而人染指於鼎，強搶而硬食者，又復有子公其人。也。黿雖肥碩，不將抽筋出骨，吃得精光哉。

〔蜀志龐統傳注〕德操常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諧史氏曰：龐統反客爲主，役使德公。妻子奔走供設，殷勤作黍，騙了一頓飯吃。鳳雛真妙人哉。今之騙人飯吃者多矣。其甚者，豈第反客爲主，而飯人之飯，直將鳩占鵲巢。妻人之妻，子人之子，主人欲作龐德公之直，入相就，有不可得者矣。

〔後漢書宋均傳〕均爲九江太守，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祀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爲山娶。皆巫家。勿擾良民。其風於是遂絕。（按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

諸史氏曰：山娶卽以巫家承。乏巫男爲山公。巫女爲山嫗。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治巫當如是矣。河伯娶婦。官吏亦莫能禁。西門豹則一一送巫入水。嫁之。此與宋均之治巫正復相類。吾鄉有健者僞爲病也。而召巫巫至。搗鬼作狂態。滿口皆鬼話。健者躍起痛擊之。巫大號。健者笑曰：吾打鬼耳。干汝底事。此與宋均之令巫家承乏。山娶一樣。令之開口不得。有苦沒處說也。

「齊書荀伯玉傳」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能久也。伯玉後問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諸史氏曰：荀伯玉眞足代表一般人之心理也。一般人誰不願一朝暴貴者。朝爲貴人。夕爲死鬼。雖死亦榮。輕性命而重富貴者。其人蓋車載斗量。卽欲求不能長久之暴富貴。且不可得。朝得之宜。可以夕死矣。荀伯玉以暴貴譬之。聞道嗚呼。是道也。魔道也。

「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霞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一小兒。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諸史氏曰。諺云。好死不如惡活。予則謂惡活不如好死。孔子云。老而不死是爲賊。彼楊氏者。子八十一。父百二十二。祖百九十五。前代祖老。至於不知其年。此惡活也。何一門多老賊也。坐雞窠懸梁上。飲食便溺。睡覺都不自由。一任其子孫取將下來。掛將上去。如此復何生趣。曰朔望取下。日子孫列拜而已。曰取下等於兒戲。曰列拜而已。見得是胡亂拜一拜。子孫當面拜。此老厭物。背後必有罵爲老賊者矣。此非惡活而何。

「史記龜策傳」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

諸史氏曰。龜能致富。無怪乎世多金錢。龜也。金錢不可必得名龜。又不可多得。無怪

予。世。人。不。可。得。龜。而。以。自。身。爲。龜。也。自。身。爲。龜。者。予。莫。得。而。名。之。名。之。曰。金。錢。龜。而。已。矣。

「維摩經」長者維摩詰有病。文殊問言。居士是疾何所因起。曰。一切衆生病。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

諧史氏曰。一切衆生。今皆病矣。顧誰有爲一切衆生病。而病者。嗚呼。今之中國。非病國乎。其病也。直類維摩詰之疾耳。病國胡病。因一切衆生病。而病。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國病滅矣。

「世說」孫子荆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子荆臨屍痛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諧史氏曰。向死人作驢鳴。惹活人開笑。口此真所謂吊者大悅矣。可笑。一行賓客。一笑。討了個沒趣來。君輩存。此人死。語有芒刺。怪哉。孫子荆向死人作驢鳴。更向活人作桀。吠。真是哭笑俱全。頭等丑角也。

「舊唐書武儒衡傳」元稹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以扇

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失色。

諸史氏曰。武儒。衡。揮。蠅。罵。蠅。人是快人。語是快語。醉翁之意。意在諷刺。元氏也。諷刺元氏。而同僚失色。豈爲武儒。衡。担一把汗乎。非也。彼食瓜。閣下之諸僚。倚所倚而後得。所得者必大有人在。不獨元氏而已。驟被武氏一揮。一罵。不啻當頭一棒。此所以驚而失色耳。快人哉。武儒。衡。今安得有如是之一人。一揮。集於閣下之蠅乎。雖然。今之倚所倚。得所得。而爲閣下蠅者。類皆顏厚於鐵。揮之罵之。若輩將談笑自若。未必有失色者也。

「金樓子」齊桓公臥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餓耳。因開翠紗諧進之。

諧史氏曰。齊桓公眞獸子哉。一物失所。寡人悒悒。遂開紗。囑齋供。餓蚊此亦算仁愛之至乎。餓虎嘯於山。飢鷹盤於空。毒蛇猛獸。一一枵腹而待哺。齊桓公將一一以己身齋供之乎。而僅區區推愛於餓蚊。彼非獸。直以權術欺人耳。孔子謂其正而不譎。孔子真不識人者也。或曰。桓公名小白。因而愛小白也。

〔南史王綯傳〕幼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尙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綯曰。尊上之名。安可戲。寧道草翁風。必真。

諧史氏曰。王綯口才可畏。彼明明曰。尊上之名。不可戲。而草翁風。真之一語脫口。而。出。夫。外。祖。亦。尊。上。之。一。非。明。明。以。尊。上。之。名。爲。戲。乎。絕。倒。

〔世說〕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俱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諧史氏曰。入園呼有賊。此賊智也。抽刃劫新婦。此賊胆也。既呼賊以賺主人。復呼賊以窘袁紹。此賊之所以爲賊也。予友子威爲諧詩以詠之。曰。一好色曹瞞。太不倫。青廬抽刃劫新人。本初枉喚偷兒賊。失卻家中子婦甄。一阿瞞劫人新婦於前。復盜紹子婦於後。眞偷兒賊之慣家哉。

〔後漢書童恢傳〕除不其令。民常爲虎所害。捕獲二虎。恢咒虎曰。殺人者垂頭伏罪。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卽時殺之。其一鳴吼自奮。遂令放釋。吏人歌頌。

諧史氏曰童恢不是咒虎直是兒戲人命耳虎固害蟲也捕獲便當殺卻而亦繩以冤頭債主之例（冤有頭債有主俗語也）惟恐妄殺無辜耶且虎何知何云咒童恢咒虎童恢之欺人耳虎被縛無能爲矣垂頭閉自或已受傷甲虎親乙虎之被殺故驚而鳴吼自奮而恢因而釋之而人亦從而信之以爲童令果能咒虎殺人者果垂頭伏罪非者乃號呼稱冤也童令何詐諸人何笨也虎無不殺人者幸而捕獲乃不一併殺卻而竟縱虎歸林俾再殺人而食此真兒戲人命耳咒虎云乎哉

〔唐語林〕中宗朝裴談奉佛而畏妻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中年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至五六十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按鳩盤荼魔女名也）

諧史氏曰妻少而美而曰可畏妻老而醜而又可畏畏首畏尾宜乎世多季常之懼也予以爲妻之老而醜的可畏不如妻之少而美的可畏質言之生菩薩之可畏因愛而生懼也九子魔母鳩盤荼之可畏由厭惡而生懼也謂予不信試質之小丈夫

之患此病者。

「要錄」車武子妻甚妬。呼其父兄宿。取一絳裙衣掛屏風上。其婦拔刀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慙退。

「劉休傳」休妻王氏妬。宋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帚。以此辱之。

「朝野僉戴」唐兵部尙書任瓌。敕賜二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不須飲。柳氏拜敕飲盡。然非鳩也。睡醒。帝曰。人不畏死。朕亦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諧史氏曰。妬婦人之美德也。必其愛情專於一者也。男子可以多妻。女子不可以多夫。則爲之婦者。何可以不爭。烏得而不妬。何物荒儉不怪己之多妻。而怪妻之善妒。車武子寢。兄於寢。以賺其婦。已是惡作劇。至若宋帝使王氏賣帚。以辱之。唐帝命任妻飲酒。以嚇之人。臣有妬妻千人。主底事。乃一則賜劉休妾。一則賜任瓌美女。於以戲妒婦。急妬婦。從而欲以強權干涉之。是許人臣多妻。而不許臣妻妬也。亦不近人。

情之至哉。何意任妻強項不能妬。母寧死。帝亦無可如何而畏之。而令二女避之。此婦之奇妬真快人快事哉。今人之多妻者比比矣。必其牀頭人之不能妬耳。抑或以多夫主義爲交換條件而不必妬耳。普天下婦女識之爲人妻而欲對待其夫之多妻能悍則妬不能悍則置面首三十人無不可也。

「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諧史氏曰：放鳩示恩所見亦小矣。民以鳩獻是捕鳩而非放鳩也。簡子大悅而厚賞之。是悅其能獻鳩而賞其能捕鳩也。捕而仍放之。何如不捕獻也。而納納也。而仍放之。何如不納。簡子以正旦放生。語客。吾則以爲此簡子之門面話耳。其實則烹而食之矣。彼果真以放生爲懷者。則當怒獻鳩者而責之。民不捕鳩。何能得鳩。得鳩且以正旦獻。是正大背放生示恩之旨也。不怒而責。乃悅而賞。吾乃知其正旦放生是假其實則烹而食之矣。昔有老僧欲食蛋而病。其爲葷也。乃爲偈以解嘲曰：「混沌乾坤一個胞。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你西天去。兔在人間吃一刀。」噫。以殺生爲放。

生簡子。蓋先得老僧之心矣。

「賈氏說林」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取黃金百斤作買笑錢。奉帝爲一日之歡。

「諧史」曰：古之買笑何大異於今之買笑也。今之買笑必男子向女子買之。古之買笑乃女子向男子買之。如麗娟者非歟。黃金百斤奉帝一日歡。買帝一場笑。笑之價值可謂貴矣。女子買男子一笑。價值猶如是。其高貴何況男子欲買女子之笑乎。則宜乎笑之買不起也。則宜乎有因買笑而傾家蕩產者也。則宜乎有因買笑而至於哭不得笑不得也。薔薇始開。態若含笑。絕勝佳人與其看「人笑」。何如看「花笑」。看花笑不須一錢買也。

「仇池筆記」彭孫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詔不太甚乎。」
「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除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愧之。」

「經濟類編」有一士人參和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他藥無效。應服黃龍湯。」王有

難色。士人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強服。遂得愈。

〔祝欽明傳〕爲國子祭酒。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眩目。左右顧盼。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諧史氏曰。彭孫。香。李憲之足。丁謂。拂寇準之鬚。祭酒據地作八風舞。士人嘗藥飲黃龍湯。此皆馬屁派之先覺也。此皆馬屁派之祖宗也。然而馬屁之拍不盡。靈驗。李憲面斥彭孫寇準冷嘲。丁謂此諺。所謂馬屁拍在馬脚上也。至於祭酒作八風舞。五經掃地。士人飲黃龍湯。滿腹骯髒。此更可笑。可憐。可恨。可鄙矣。今日諸公袞袞。祿蠹攘攘。就中工於馬屁工夫者。正復不知凡幾。以視古人有過之無不及耳。

◎好行小慧

予十九歲時。嘗爲私塾之庖代先生。一日會客於他室。比入塾。則甲乙兩兒咸離座。面有怒色。予叱之。甲謂被乙擊。乙亦謂被甲擊。予微笑。且問甲。汝被乙擊若干下。曰十餘下。乙急辯曰。汝先擊我。汝也擊我十餘下。甲則力言乙先擊彼。予乃招甲而顧乙曰。彼

先擊汝乎。曰然。擊汝十餘下乎。曰然。予則力責甲。甲掌曰：你打他，我替他加倍打還你。乙見甲被打有得色，予掌甲畢，則復招乙而顧甲曰：他也打你十餘下乎。甲哭而應曰：然。予又力責乙。掌曰：你也打他，我也替他加倍打還你。乙出不意受責大哭。予曰：若曹識之，欲我不打，除非你不打他。他不打你，以後若再相打，吾將替若曹十倍打還也。自是甲乙二童咸有戒心，果不復相爭矣。

其後予爲初等小學校教師，不復用體罰。管理殊非易，有王兒者，劣生也。一日方共嬉於操場，王兒忽憤然入告予曰：某生打我，某生罵我，某生不許我踢皮球。予知其言之誣也，則漫應之曰：吾將記若而人者過。王生欣然復出，予呼而止之曰：勿汝乃好人。出去，又將被他們欺侮矣。來來，汝可入我管理室中坐，纔可安穩無事。王生無辭以對，勉強入室坐。是日每課之休息時間，予總以前語語之，軟禁之於管理室中。於是王生大有不耐之狀，懊喪之色，明日復然，又明日復然。至第四日，乃縱之如初。自是劣性漸革，不復欺侮人而轉誣人之欺侮矣。

又有季生者，盜粉筆出於校之隣近一帶塗抹人家門戶殆遍，粗鄙之俗語簡陋之圖

畫一望皆是醜態百出。予知此不可以究詰。究詰誰肯自承乎。予乃陰囑領班生向予告發。予搖首曰：不信。季生能爲是。予亦見之。字寫得極佳。畫得極佳。這個不算是東塗西抹。我看他筆筆甚是用心意。在借爲黑版而練習也。字寫得極佳。畫得極佳。好非特季生不能爲是。吾校諸生皆無此好成績也。予言時。顏色甚霽。季生於是起而自承曰：先生實我爲之。予佯不信。季生力言不謬。予曰：汝何來粉筆。曰：偶從管理室中取一兩枝耳。予乃冷笑曰：盜粉筆一過也。東塗西抹又一過也。立記之於簿。季生方知被給自是。遂不復犯。

予主某校時。校在蘇州舊學前之文文山祠。祠有院落。雜栽花果。恆戒諸生不得攀折。諸生頗能恪從。劣生某獨不聽。枇杷一樹垂熟矣。有一低枝。結果最繁。劣生數徘徊於枝下。余知其食指動矣。陰伺之一日。某攀枝盜食。幾盡。余窺見而不之覺。已而故問之曰：此一枝佳果。誰竊食者。莫非汝乎。設盡效汝之。尤卽百樹將立盡。此風何可開也。生曰：未也。正不知誰不長進。偷食是物。余曰：然此甚可惡。迨下課休息。余命校役移一課桌於樹下。呼劣生而命之曰：汝於所授課皆不如枇杷之熟快。趁每課休息時間。用心

溫習汝可坐此樹下朗讀國文順便可以守樹當無復有人偷食矣如是輪遞而下強迫之溫習於樹下此時間習字彼時間作文字限頁文限刻諸生每時間得稍遊息彼獨無此幸福未及一日彼已大感痛苦淒然面余曰先生余今後永不攀花摘果矣余曰好好遂恢復其自由

校中固皆通學生也飯時或歸就食或送飯至校就食者占少數僅三四人耳有周生者學行極優一日課畢領班生排隊且散學矣忽來白予周生伏教室中泣呼之不應不知何故予往問之周哭益急曰十！十！塊錢！不！不見矣！課！課！桌之抽屜一！小！小鎖毀矣！予曰汝曷爲而移十元入校乎予問時一面顧領班生曰汝可出排隊但言周生腹痛而哭師言今日將有人來參觀諸生且勿退領班生唯唯時則周生但泣不答固問之周生面有慚色始以直告則其母命於課畢後詣長生庫中贖所質物者也予曰此十元者晨卽攜來乎抑歸就食而攜來者乎周生答以飯後攜至予乃慰之曰然則尙可破獲也速拭汝淚往操場歸隊去予隨至操場仍僞言將有人來參觀體操可速易操服而再集已而復集某生獨後至予已疑之矣時爲夏季衣衫單薄予

呼周生出密囑其入更衣處搜之一面由予司令呼立正曰立正乃體操之第一步姿勢要宜正確否則被參觀者笑矣且言且矯正各生之姿勢或撫其胸或抑其腹（按當時初等小學校僅有男生）作不著痕跡之搜檢已而周生至欣然面予予引至遠處問之則十元已得之於某生衣袋中矣果即更衣獨後至者也予乃呼少息有頃笑曰今日參觀者殆未必來矣可各易衣散去其時某生覩周生之情狀知已敗露面乃紅甚予不欲當衆宣布墮其名譽乃置不問而某生自後遂不復至

●滑稽演義

▲亞飯干適楚三句

却說那大獅子（太師擊）一賭氣辭了魯王府內庭供奉打唱班的管班差使跳槽去了他手下一班打唱的却都歡歡喜喜大家收拾收拾行頭預備也從魯王府裏跳槽跳到豬頭三家裏去（孟孫叔孫季孫當時稱爲三家）那知興興頭頭的去時却齊齊叫了一聲苦也

你道爲甚麼叫苦呢原來豬頭三見他們應召而來當時倒也歡喜及至當着衆人望

了一望。只不見那個打唱名角大獅子。連忙動問道。大獅子呢。衆人答道。啓稟三位大人。那大獅子不中抬舉。賭着氣跳槽去了。但是小的們奉了三位大人呼喚。不敢不來。小心伺候。

豬頭三道胡說。我爲的是大獅子是個頭等名角。所以傳到府裏來。着他唱幾天戲。他既經不來。要你們這許多飯桶做甚麼。我們府裏雪白的飯。喂着狗子。不好嗎。你們這般飯桶。可不配着吃。快給我滾出去罷。

他們撞了這一鼻子的灰。誰也不敢開口。一個個只在肚子裏叫聲苦也。一個個紅着臉兒。掇轉屁股就跑。跑了出來。真弄得進退兩難。先是大家埋怨一番。然後你一句。我一句。商量辦法。當有一個頭等飯桶。綽號臭頭。腐乾老二的（亞飯干）（拍着手道）我。倒有一條生路了。不如改換行業。到湖北武昌府黎菩薩那裏當兵去。（適楚）

大家道。好也好也。你就帶挈着我們打夥兒。到湖北武昌府黎菩薩那裏當兵去。臭頭腐乾老二。雙手搖得電風扇似的。道。各走各的路。半個也帶挈不得。說着。早頭也不回。的去了。

當下還有一個二等飯桶渾名叫做大頭。知了老三（三飯遼）知了卽蟬也。遼了音相似。見老二去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一想要尋飯吃。顧得甚麼呢。就做烏龜也不妨。我不如悄悄離開大眾。遠遠跳槽。或是到上海去。或是到北京去。或是漢口。或是廣東。或是投靠蘇幫。揚幫。錫幫。在窩子裏做個烏龜混碗飯吃。也是好的主意。既定也。背着包裹去了。（適蔡蔡大龜也。）

此時還有個飯桶渾名叫做豁嘴。老四（四飯缺）他在打唱班裏。因爲缺了上唇。口音含糊。唱不得甚麼。只不過打打鼓板。扯扯胡琴。混口飯吃罷了。且喜他還有一樁本領。小時曾經跟着人撐過船來。當下他便想到了這個行業。仍舊到南京。秦淮河裏找個搖船生意。咿咿嗚嗚的。哼着一張豁嘴。撐艇子去了。（適秦）

●滑稽詩評

唐人詩云。妝罷低要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評曰。此欺人語也。上文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分明還是個簇簇鮮鮮的新嫁娘。未必便如此老面皮。遽向夫婿作畫眉之問。或者彼新嫁娘。乃是童養媳。本來與夫婿司

空見慣。故於老面皮中。不過裝點一分羞澀。其問也。面皮老也。其低聲也是老裏嫩也。若非養媳。萬無如此之厚顏。新娘若改其句以詠文明結婚之新娘。曰妝罷高聲問。夫婿靈蛇雙髻入時無却合。

又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評曰此更不成問題矣。江陵千里雲山萬重。無論風如何順。舟如何輕。過得總無如此快法。或者唐時已有飛艇乎。否則如此飛快的輕舟。一日千里。一過萬山。子細想來。豈非笑話。

◎新竹枝詞

平平仄仄圈而點。凸凸凹凹剝。又斑借問尊容。誰得似半潭秋水。一房山（嘲麻面）
長槍短戟盡摧殘。和尚頭兒禿。一般癢處可憐搔。不着相思。况更淚難彈。（嘲禿指）
留得江東一目青。慣將隻眼向人釘。有時朝着天兒白。一半歪斜。一半暝。（嘲眇目）
帕不離唇。慣掩羞。劃開楚漢有鴻溝。爲君借詠唐人句。二水中分白鷺洲。（嘲崩口）
不入宮門也。鞠躬相君之背駱駝。峯窮年累月。偃僕俯定化身爲地鼈蟲。（嘲駝背）

枕首樓窗望月高。天然姿勢不須翹。世間強項如君少。偏着頭兒靜候刀。(嘲折項)

●雙星會賦

▲以鵲橋牛女四字爲韻作短賦一篇

夕陽墮紅新月生。白萬戶齊瞻星彩室。嫌留個燈青。長空掃盡雲羅天。似揚張紙碧聽。四壁奏賀新涼曲。秋聲巧譜於羣蟲。替雙星誦相見歡詞。好事玉成於喜鵲。

萬里迢遙雙星寂。寥盼到秋來已一肚皮。儲將恨滿從新會。合須破工夫。够個魂銷爾。乃戴笠披蓑。郎浮銀漢。拋梭輟織。妾度藍橋。

會短離長相將悲喜儂歡我愛未減風流想雙星此夜重逢喜出於望道七夕今年兩度願可稍酬於是訴說衷腸倍形纏繆磨耳鬢小作勾留偷情天果破例成全怎夜夜不有橋填鵲恨好事忒一宵容易看哥哥又隔水牽牛。

良宵短短難傾無限深情佳會匆匆臨別不成一語如此一年一度合歡不敵離悲可堪相望相思兩地苦牽愁緒問底事那人間恩愛夫妻偏豔羨我天上一雙牛女。

●滑稽鼓詞

▲太師擊適齊

自從周家搬場（東遷）風水壞帶累魯家大倒霉（魯衰）主子搖身一變變了煨竈貓兒懶（君弱）臣子搖身一變變了混帳行子大壞蛋（臣強）論起那孟叔季三家真不該無法無天好億賴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把辟雍大禮祭他祖宗三（以雍撤）那老三的家裏更氣概聚集五六十個歌童吹唱舞起來（八佾舞於庭）

好荒謬絕倫的豬頭三（指孟叔季三家）無法無天好億賴勒令內庭供奉一班清客串（樂官）到他家去吹吹打打唱唱彈彈

大家想想東也吃飯西也好吃飯管他甚麼好和歹那就一閃跑出內庭來想到豬頭三家去吃飯新鮮飯

惟有他們那個管班大獅子（太師擊）氣得頭髮鬚一齊豎起來他說你們這班沒志氣的碗桶子竟其老着面皮要去奉承豬頭三你們要去奉承豬頭三那就那就那就滾你們的五香茶葉蛋

咱老子誰願意吃豬頭三家裏的骯髒飯那不明不白的景陽鐘兒咱也撞不慣你滾

你的五香茶葉蛋我也滾我的玉瓜炒蛋

他就怒氣衝衝踢開房門打鋪蓋打疊起四季衣衫釘鞋傘又把幾件吃飯傢伙收起來胡琴鼓板一齊裝入乾坤袋

累累墜墜背了行李出門來出得門來心裏躊躇很爲難四顧茫茫不知那裏是個好去處走了幾步可巧瞧見一個拆字攤

就在身邊左摸摸右摸摸出一隻板（一銅圓也）說道先生替我拆個字看來我要出門不知好到那兒去可是疑疑惑惑一點主意拿不來

那拆字先生微微一笑便把身抬舉起手來指了一指東嶽泰山他說你老家要碰運氣全靠這座山到得那邊包管大吉大利大發財（適齊）

大獅子想了一想很不錯他那裏聽說有個晏老相公待人推扳我如今撞撞運氣可就到他里去吃他十個八個糖包子兒一碗兩碗新鮮飯

當時齊王府裏也有一班清客串新掛牌子叫做鳳韶班（齊作韶樂）可巧還沒聘定管班大領袖大獅子便去運動晏老相公派他湊個現成做管班

大獅子運動成熟。果然管領了鳳韶班。那是快活得他搖頭擺尾。笑口開。不免拉拉胡琴。打打鼓板。磨拳擦掌。專等待等待。靜養幾天。掛出牌子。便登台。

一天齊王府裏。忽然張燈結彩。大開歡迎會。歡迎大名鼎鼎的孔老頭子來。（子在齊）當下晏老相公連忙叮嚀。囑付大獅子教他。小心在意。教導一班清客。串臨時獻藝。不要上臺容易下臺難。

大獅子連連答應。再等待領了全班角色。來到齊王府裏。吹吹打打。唱起來。孔老頭子越聽越好。越聽越得意。他就提起乾癆喉嚨。一疊連聲大喝采。（聞詔）

從此一天一天。賴在齊王府裏。越聽越可愛。一個魂靈早已交付了。那個鳳韶班可笑。孔老戲迷。一連聽了三個月。幾乎拿個大獅子。要向半天雲裏捧起來。他說我自從聽了清歌麗曲的鳳韶班。我這幾天。吃牛肉包子。也不知是甜酸苦辣鹹和淡。（三月不知肉味）

●滑稽酒令

有綽號土地者。夙喜與人惡作劇。一日擇其相識中之形體可笑者。招以東而享之酒。

一時紛然畢集。相顧不覺失笑。酒數巡。土地創議行令。衆皆笑曰。請社公先。土地曰。令辭各須自嘲。始親切有味。衆皆笑曰。諾。土地乃起令曰。

入其疆。闢入其疆。荒蕪敵人之所欲者。吾……

坐於土地之次者。其首左偏。耳壓於肩。此時彼當接令。不覺搔耳爬腮。謂土地曰。尋遍四書五經。我安得偏首兩字。以自嘲者。土地笑曰。偏卽側也。側取諧聲。不妨去人而爲。則偏首翁沈思有頃。繳令曰。

用之。行舍之。藏是。偏之爲害。將焉用彼相。

三座之客爲重聽者。啞然一笑曰。旣側則可以假借。則聾龍亦可通家矣。乃行令。以自嘲曰。

現。在天現。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

四座一少年。曾患伯牛疾。亡其鼻。一時苦索六經。窮搜四子。迄不能成一令。土地笑曰。如公寶相。確難形容。公固入股名家也。不妨變通成令。作入股以塞責。何如。亡鼻少年乃脫口成章曰。

姑勿論其盜於背者何如而現於面者乃若王道之平平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予則欲掩而無可掩矣

出股既成方將作對股而五座之禿髮少年接令曰我已有對股矣

又勿論其形於下者何如而形於上者乃若牛山之濯濯鄉鄰有鬥者人皆被髮往救之予則欲被而無可被矣

末座乃一侏儒翁略識之無不能應令土地笑之吾爲汝代借此可以收令矣其令曰乘肥馬宜若天登然衣輕裘長一身有半死之日終古棺七寸及其葬一撮土之多四方來觀之皆曰小人哉

嘯墨廬譜著

卷三



四八

嚼墨廬零草卷四

▲詩 一十八首

●秋淚

一片秋心碎不全。蒼茫雲水奈何天。魂招華表黃花黯。腸斷海棠紅雨妍。出塞明妃酸。拍月登樓思婦遠。彈烟西風老去。簾休捲。眼底閒愁遍。大千。

●秋痕

檢點青衫又一年。江州司馬思悠然。白肥涼月蘆花雪。綠瘦西風楊柳烟。樹隔江紅渾入畫。水連天碧渺無邊。伊人帶得秋歸未。看取眉峯明鏡前。

●秋砧(和蘧青韻)

玉露金風細柳營。鄉心怒擣一聲聲。空閨斷夢飛千里。出塞寒衣去幾程。頑石悶敲涼月碎。斐章酸帶淚花成。棒頭打取愁痕跡。寄與征人識遠情。

●秋草(和天石韻)

露盡黃沙白骨寒。荒涼怕帶夕陽看。蹄躡風馬野燒赤。眼疾霜鷹蟲語乾。齊魯色衰青亦了。靡無寸蹙綠都殘。阿誰血踵蓑弘碧。劍氣銷沉暮氣漫。

●瓶菊

絕無聊賴隱哥柴。欲戰西風願已乖。甲聳黃金威斂膽。心盟白水淡忘懷。珍珠簾底秋先瘦。玉鏡臺前色自佳。守口不堪提往事。潛明去後恨無涯。

●買菊

范村卅六點秋華。珍重霜枝未許賒。三徑香開籬落市。百錢多掛杖頭叉。自憐素節貧無賴。人愛黃金價便奢。快趁重陽收拾盡。莫教明日再留花。

●簡平社劉大同

玉露金風詩思豪。登壇命將戰分曹。劉郎獨具探驪手。人與清秋一樣高。飛流不洗徐凝惡。欲向詩家借剪裁。只恐長城飛將在。等閒未許燕飛來。

●八年冬自粵反滬天石以詩贈別一往情深步韻答之並與同社

諸子話別

良友久相聚。離羣我獨行。鄉關常入夢。骨肉未忘情。臨別且酬唱。結緣成弟兄。明朝掛帆去。離緒共潮生。

江南風雪緊。愁聽鷓鴣聲。迢遞歸時路。低徊別後情。行蹤萍水逐。回首嶺雲橫。記取春來日。還當到穗城。

舟中贈陳伯達

萍水論交豈偶然。天涯知己屬高賢。共抒懷抱論家國。閒曳詩聲過海天。一室縱談見肝膽。兩情傾倒亦因緣。相逢恨晚難爲別。夢欲隨君到日邊。君將由滬入都也

船泊香港晚眺感賦

中流怕帶夕陽看。如此江山一半殘。獵獵大旂多異色。滔滔巨浸作狂瀾。版圖破碎人還夢。港澳淪夷海不寬。擊楫只今誰祖述。匹夫談笑不相干。

五七吟（步天嘯密約痛原韻）

一。帝。刀。魚。俎。肉。厄。斯。民。新。華。富。貴。今。何。在。兩。字。籌。安。種。惡。因。
竟築高臺百級真。國輕債重易沉淪。急來挽救難爲力。擔得興亡有幾人。換日偷天拚

無計鋤奸我淚沱。看他倒執魯陽戈。金錢入手遮天易。黑鐵兜心向日多。青島輕拋乾淨土。黃河怒蹙不平波。瓜分禍已然。眉急底事操刀也。自劓瓦全玉碎看。今番記取和親是禍源。秦豈無人休夢夢。漢如去賊易存存。憤張血氣須拚死。熱蕪心香可返魂。責在臥薪嘗膽者。洗將國恥了無痕。外已言和內未和。南冰北炭勢森羅。鬪牆兄弟訂同室。擊楫英雄怕渡河。口沫空飛名士鯽。鬚眉低下化女兒。蛾京華幾輩彈冠客。一寸黃金十丈塵。

●送春（爲愛雲索和而作）

沈約題詩瘦盡腰。縱留春住也無聊。本來風物江南好。况更韶光客裏銷。一夜落紅花作雨。漫天飛白絮。如潮荒儉不管春。來去恆舞酣歌暮。復朝同是天涯淪落人。登樓王粲悄含顰。白門柳瘦君傷別。綠鬢花飛我怨春。杜宇一聲寒綺夢。荼蘼三月劫香塵。詩心恐被春銷盡。珍重多愁多病身。

●儒生和伯蔭

枕上新詩着意哦。無聊儂自唱儂歌。飄零琴劍知音幾。破碎河山減色多。塊磊填胸消

未得文章惜命鬼。應訶此身拚向書城老。不着紅塵十丈魔。

◎送春和天石

世界花花都是春。使君底事劇傷神。可知春亦將人送一夢。浮生草上塵。儂也當春不敢癡。東風吹老綠楊枝。鏡中辜負頭顱好。況是天涯淪落時。最難排遣是春宵。閒恨閒愁况可招。我欲隨春歸去也。杜鵑聲裏雨瀟瀟。三月江南日易斜。荼蘼開盡更無花。送春我欲向春問莽莽天涯何處家。

◎暮春和悟真

人正愁春去。飛花不敢聲。烟沉蝴蝶夢。天縱鷓鴣鳴。三月更寒雨。一春無好晴。陌頭楊柳色。慘綠黯餘情。極目春無影。詩心愁更寒。綠驚芳草長。紅怨落花殘。柳岸鶯啼雨。桃潭鯀戲瀾。江山黯如夢。我帶淚痕看。

◎消息四律和天石

正合芳情我輩鍾。十年前事未忘儂。匡床月搗五千遍。巫峽雲癡十二重。醉索丁香花。

粲舌笑温子。夜玉羞容風。桃露并春消息。珍重銷魂一度逢。
明珠那及淚珠珍。換得相思兩字新。一潑奇酸噴醋醋。半殘香夢誤眞眞。償完債。淚卿
拚死望。斷行雲。女不神。崔護重來人已去。桃花紅。刼馬蹄塵。
卿須憐我我憐卿。苦辣酸甜百味生。陌路郎癡歡可憶。侯門人去笑無聲。沉淪綺恨深。
於海打疊閒愁老。此城欲懺心頭魔。十丈可憐薄倖已名成。
一轉秋波臨去時。似曾相識藕牽絲。綠鸚解語花偷笑。青鳥傳情淚洗詩。豔福雙修輸
燕子。小名兩字喚鴉兒。教人紅豆嵌心坎。誤盡聰明賣盡癡。

輓邱蝶仙女士

洞庭山色青了了。洞庭湖水烟渺渺。聞道明山秀水間。奇花一枝出羣矯。花耶蝶耶仙
乎仙。靈心慧質何娟娟。娟娟受書輒作風絮詠。負笈猶虛荳蔻年。門牆桃李坐春風。舊學新
知一貫通。清拔羣推孝綽妹。映麗于歸城北公。徐郎更是不凡才。攜得歐風入海來。雙
作客星行色壯。同温蜜月歡顏開。吳頭楚尾雙鴛侶。樂昌鏡好鴻案舉。誕子躬親料起
居相夫。肩仔分艱鉅。底事花催廿四風。春華未謝墮輕紅。三索方欣珠孕蚌。一言竟誤

藥飛龍春申江上獨枕疴夫壻南歸喚奈何一夕琴弦摧綠綺漫天風雪沉玉珂問年纔得二十七安仁雙淚梗且咽宋園路畔香塚高上有杜鵑夜啼血

◎題贈寫生家鄭奚懷

多君阿堵妙傳神栩栩鬚眉逼肖真可惜功臣搖落盡凌烟閣上更無人
七二岡頭事已非英雄淘盡浪花肥羣睛快向蚩氓點也似神龍破壁飛
最難粉飾是承平世亂年荒雞犬驚君具丹青好手筆安排眼淚繪流民

▲文一十篇

◎自殺

自殺大背人道主義者也夫樂生惡死人情也亦人道也吾人一死當重若泰山不可輕若鴻毛彼自殺者何視一死之輕且易耶
愚夫愚婦處極不可堪之境往往自殺或冤不能遽白忿不能自平往往自殺自殺偵矣吾人立身處世當以心思才力戰勝一切當以毅力弘志爭存斯世生命極寶貴亦極重要而自殺是自暴自棄也

愚夫愚婦。無論矣。古之所謂忠臣。今之所謂志士。亦復如是。弗死於沙場。弗死於槍林。彈雨而徒手扼腕。此也。伏劍彼也。蹈海捐軀。以爲忠。輕生以了其志。此不過死得好。看說得好聽而已。其實一籌莫展。萬事不爲甘心自殺。亦太無血性。太無志氣哉。

造物生人。各界以有用材。非廢物也。故吾人對家對國對人對己。無論遭遇若何之艱難困苦。要當戰勝而圖存。此人道也。亦物競之公理也。而胡爲乎自殺。

◎敷衍主義

世界凡百事業。胥賴吾人之心思才力爲製造之機器。吾人對於應興應革之種種事業。無進取之決心。而存敷衍主義。是不啻機器之停頓。而機器所以停頓之故。不必其主體之機件有所毀損。有所殘缺。卽完好之新機。而不施之以電力火力。則活動自如之機器。亦等於死體而已矣。

吾人製造事業。心思才力。其機器也。而進取之決心。其主動之引擎也。無進取決心。抱敷衍主義。則事業百無一成。廢者不興。興者亦廢甚矣。哉。敷衍主義。乃事之賊也。

吾聞歐洲一般實業家。科學家。對於所業。富於進取之決心。或經營一大事業。或欲有

所發明類能殫精竭慮百折不回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必達最終目的而後已吾國則大不然頭腦冬烘心急惰陳陳相因得過且過即如工商兩界日日侈談振興實業提倡國貨畢竟其所謂振興所謂提倡者還是個敷衍主義此工商業之所以萎靡不振瞠乎落於人後者也

吾國人之敷衍主義已成一種之普通病袞袞諸公執政而謀國事亦復得過且過口也火熱而心也灰冷嗚呼國事人事事事敷衍即此足以亡國

●苟取

金錢爲吾人生活之資本營營以求之情也亦勢也雖然要當取不傷廉取不傷恥商以貨農工以力文人則以筆耕類以一種相當之代價換取金錢此取之得其正者也取不以正者是曰苟取以權術易苞苴以詐欺易賄賂此非諺所謂竹槓主義者耶嗚呼傷廉傷恥苟取以償其貪慾人格蓋墮落盡矣

罪大惡極之苟取賣國是也賣國之賊人知戟指而吐罵之口誅而筆伐之矣然亦知有幾許妄人寡廉鮮恥鬻其一己之名譽氣節以換金錢者耶是亦當罵是亦可誅然

而罵不勝罵。誅不勝誅也。噫。

●胡塗

胡塗。不明事理之謂也。不明事理。則利害所關。屈直所判。胥茫乎其若。迷諺云。不癡不聾。不爲家翁癡聾。卽胡塗也。其子博奔好飲酒。溺聲色。而家翁弗聞焉。其妾不安於室。雖薄不修。而家翁弗覺焉。如是胡塗之家。翁十可得六七。

今之從政者。其實明見萬里。偏喜故作胡塗。聽訟則顛倒。屈直行政。則措置乖張。官之好惡。往往背乎民之好惡。官之所謂利害。往往反乎民之所謂利害。癡癡聾聾。抱家翁態度。而做胡塗官者。十又可得六七。

今日之大國民。顧目前而無遠慮。頭腦昏昏。或醉生而夢死。或苟且以偷安。其下愚眼光寸短。智識懵懂。幾弗知何所謂國。何所謂愛國。而卽有知之者。亦抑智若愚。其視家國存亡。直若弗關痛癢。蓋抱家翁態度。而做胡塗百姓者。又十可得六七。

嗚呼。呂端大事不胡塗。無傷也。今之人。越遇大事。越是胡事。宜乎人事國事之一榻胡塗耳。

◎家庭教育之返照

(一) 謊語

兒童嫩弱之腦海。其初僅有知覺而無智識。於是萬能之造物賦以充分之模。做力對於家人之一一示例。其模倣捷於影響。於不知不覺中漸漸吸納普通智識。此凡講求家庭教育者類能注意於此點。而隨時畀兒童以良好之示例也。

謊語大背家庭教育之原理者也。古人之含家庭教育旨趣者當首推孟子與氏之母。孟子少時嘗問其母東家殺豚何爲母誑之曰將啖汝既而悔曰言而不實是教之習謊也。乃市肉啖子以實其言。

今之爲人母者對其兒童幾無所不用其謊。輒利用種種誑語逗之誘之恐嚇之。往往左顧而叱虎右盼而呼雞。如是一謊再謊遂失兒童之信心。由漸而依樣葫蘆習爲種種之謊語。不數年間醞釀而成一油嘴滑舌極不誠實之兒童矣。家長及其油嘴滑舌無可救藥也。乃呵而禁之尙復何益。是故家庭教育之第一要訣曰毋謊語。

(二) 謾罵

兒童方在牙牙學語之時代。其模倣力最強。聽取家人之一口吻。爲學舌之標準。由極簡單之稱呼。漸進而習複雜言語。負家庭教育之責者。口宜審慎。毋作惡聲。良以兒童在側。正不啻鸚鵡前頭。我苟指桑罵槐。彼亦習而指桑罵槐。我苟打雞咒狗。彼亦習而打雞咒狗。溯諸往古。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卽此足徵。孔曾二氏家庭教育之成績。其家兒之不知怒罵。蓋其家長未嘗有怒罵之表現。兒童固無從模倣也。返觀今日各個家庭。一般家長坐味家庭教育之義。弗以兒童模倣爲心。謊言絡繹。謾語聯翩。甚至肆村嫗口吻。醜惡聲入耳。令人作嘔。吾獨可憐其家兒。不幸而受此荒唐教訓。致其琅琅珍潔之口舌。慣學劉季慢人。灌夫罵座。甚至醜語惡聲。下儕村嫗如此者。蓋滔滔皆是矣。

(三) 種種不良之示例

家人有若何之示例。兒童類能完全模倣。迨其模倣力擴張。能類推隅。反而加甚焉。今日之家庭。有極腐敗者。有極不文明者。一言以蔽之。積極者一二。而消極者十居七。

八消極的家庭。足以造成兒童消極的人格。例如婦姑詬誶。兄弟鬩牆。或施暴行於奴婢。或羣居而行小慧。凡此皆不良之示例也。

又若酗酒而使性博奔。以爲娛樂。嗃嗃嘻嘻。狂態可掬。或暴怒而跳踉投擲。凡此又皆不良之示例也。

兒童實逼處此耳目之所染。濡閱歷之所經過。於不知不覺之中。一一模倣之。類推隅反。駕而上之。習慣自然。積重難返。及其稍長。雖勤勤懇懇。施之以學校教育。冀矯正而補救之。亡羊補牢。蓋已晚矣。

●盲婚

盲婚人事之極不祥者也。盲婚之成分可析爲二。一曰早婚。或指腹輕懸一諾。或童年遽締婚約。若男若女之賢不肖。尙在不可知之數。卽論門第家世。其或振或落。又在不可知之數。故早婚每結惡果。往往行於始而悔於終。諾於前而賴於後。卽勉強踐約。將就成婚。亦十九無好現象。非婦姑詬誶。便夫婦勃谿。二曰慾婚。其訂婚之目的。不論才德。或以富取。是曰利慾。或以貌取。是曰色慾。利慾之婚。鄙色慾之婚。蔽凶終隙末者。蓋

比。比。也。盲。婚。之。由。來。非。一。朝。夕。之。故。矣。原。因。於。主。持。婚。事。者。之。糊。塗。專。制。糊。塗。則。智。昏。味。兒。女。切。身。之。利。害。專。制。則。心。辣。不。容。兒。女。有。置。喙。之。餘。地。可。憐。不。幸。之。青。年。男。女。被。其。家。長。之。糊。塗。專。制。四。字。誤。厥。終。身。者。弗。知。凡。幾。宜。乎。今。日。之。男。女。青。年。對。於。婚。事。高。唱。自。由。或。據。理。力。爭。或。涕。泣。而。以。情。動。冀。打。破。其。家。長。糊。塗。專。制。之。痼。疾。果。得。完。全。打。破。圓。滿。自。由。寧。非。我。青。年。同。胞。之。幸。福。哉。

雖。然。予。今。對。於。高。唱。自。由。婚。之。男。女。青。年。願。以。一。言。忠。告。夫。自。由。締。婚。亦。易。犯。一。盲。字。之。病。厥。初。弗。慎。亦。復。有。種。種。之。惡。果。凡。主。張。自。由。婚。者。男。女。兩。方。須。懸。三。大。標。準。互。相。觀。察。一。兩。方。之。生。活。程。度。相。若。否。二。兩。方。之。德。性。融。洽。否。三。兩。方。之。智。識。技。能。又。相。若。否。若。忽。於。此。三。者。而。惟。以。語。言。顏。色。之。間。定。其。去。取。一。經。投。契。輕。易。便。締。因。緣。試。看。將。來。必。無。美。果。於。是。不。免。行。使。其。自。由。手續。之。第。二。步。而。宣。告。離。婚。矣。如。是。者。直。可。謂。之。新。式。的。盲。婚。耳。何。自。由。之。足。云。

◎笑罵由他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妙。哉。妙。哉。此。解。嘲。語。亦。頑。皮。語。也。

夫使返躬自省。果不失爲好官。則坦白乃心。何有於求全之毀。自不妨笑罵。由他古之人。有行之者。子產是也。彼固好官。而發號施令之初。殊與輿情不洽。甚至目爲蜂虿。欲殺之。以爲快。而子產不爲動。由他笑罵我自好官。初未嘗打差主意也。

今之從政者。則不然。分明劣跡昭彰。偏也笑罵。由人以好官自命。打定主意。照常辦事。顏之厚兮。不可救藥。

雖然。今之由人笑罵者。豈獨官界然哉。般般人事。皆當作如是觀。一由於良心汨沒。幾不識一好字之作。何解釋。一由於臉厚皮頑。不識羞恥。爲何物大家打定一笑罵。由他主意。至死不變。嗚嗚般般人事。比比皆然。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心與口

嗚呼。言爲心聲之一語。古人真欺人哉。一般人之心與口。二而一者。能有幾人。大抵盜其心。而佛其口。墨其心。而蜜其口。冰其心。而炭其口。心與口具。反對之作用。鮮有能表裏如一者也。

政客之口頭。誰不曰我不要錢。我不害民。亦誰不曰愛民。吾職志也。救國。吾仔肩也。然

其方寸之黑幕中貪而要錢。很而害民。國可以善買而沽也。則竟沽之耳。其心與口之背道而馳。有如此。

奸商之口頭。誰不曰劣貨宜拒。絕民食宜顧惜。亦誰不曰私售劣貨。販米出洋是全無心肝者也。然其方寸之黑幕中。則有居劣貨爲奇貨者矣。則有藉販米出洋爲發財機會者矣。則心與口之背道而馳。又如此。

嗚呼。良心揚黑。信口雌黃。如是等人。俯拾卽是。口頭之說話。越好聽。其心亦越壞。口頭之說話。越甘。其心亦越辣。一般人之心病深矣。其將何以救藥。

●社會之毒

(一)金錢

金錢——金錢——毒哉——毒哉——

我不知道他具有甚麼魔力。能够顛倒衆生。齊打夥兒要錢。不要臉要錢。不要良心。甚至於要錢不要命。削尖了頭。只向錢眼裏鑽。鑽了進去。差不多遍體酥麻。渾身暢快。死也不肯退一步出來。唉。金錢眼裏。不知葬送了許多名節。許多道德。許多性命。豈不可

怕。豈。不。可。憐。

或曰。金錢。何。嘗。毒。人。人。都。是。自。毒。而。已。我。乃。合。掌。說。偈。曰。幾。輩。窮。凶。極。惡。一。生。辛。苦。鑽。營。可。憐。慾。壑。不。曾。盈。人。已。嗚。呼。一。命。憑。你。搜。天。括。地。那。有。世。襲。財。神。兒。孫。慣。做。敗。家。精。拍。手。乾。乾。淨。淨。噴。大。家。趕。快。翻。筋。斗。跳。出。金。錢。眼。裏。來。

(二) 游民

游民。就。是。失。業。游。蕩。的。一。班。人。這。一。般。失。業。游。蕩。的。人。一。樣。也。要。吃。飯。一。樣。也。要。着。衣。然。而。他。既。然。手。不。執。業。既。然。不。能。謀。正。當。的。生。活。他。那。衣。食。問。題。從。何。籌。畫。呢。唉。這。真。不。堪。設。想。了。

飢。寒。逼。到。身。上。來。那。麼。還。顧。甚。麼。廉。恥。不。廉。恥。道。德。不。道。德。於。是。乎。千。方。百。計。籌。畫。他。的。衣。食。問。題。無。論。甚。麼。沒。廉。恥。不。道。德。的。事。情。都。想。得。出。幹。得。出。

試。看。那。一。般。游。手。幹。不。了。萬。惡。謀。生。狗。偷。鼠。竊。扛。幫。拆。梢。一。個。個。作。惡。爲。非。一。天。天。得。過。且。過。你。想。這。一。般。壞。東。西。星。羅。棋。布。於。市。井。之。間。便。髮。髯。是。千。百。頭。的。蝗。蟲。散。在。田。中。還。得。安。靜。麼。所。以。市。井。間。多。一。個。游。手。便。是。社。會。上。少。一。個。助。手。所。以。市。井。間。多。一。

條。懶。蟲。便。是。社。會。上。多。一。條。害。蟲。游。民。之。能。够。毒。害。社。會。簡。直。像。個。臭。蟲。零。零。碎。碎。咬。人。又。痛。又。癢。

大。家。聽。者。要。謀。社。會。的。安。宵。除。非。大。興。職。業。教。育。強。迫。施。行。這。麼。一。來。游。民。自。然。一。步。一。步。減。少。社。會。也。就。一。步。一。步。安。靜。了。

(二)烟：酒：色：

現。在。一。班。社。會。沒。精。彩。的。極。了。也。有。氣。無。力。的。極。了。夢。夢。懂。懂。糊。糊。塗。塗。昏。昏。沉。沉。癡。迷。迷。端。的。合。着。古。人。一。句。話。頭。道。醉。生。夢。死。

這。是。甚。麼。病。根。呢。因。爲。吃。了。迷。藥。的。緣。故。甚。麼。是。迷。藥。呢。阿。呀。多。得。很。哩。我。前。段。所。說。的。金。錢。便。是。一。種。能。够。醉。人。的。迷。藥。而。烟：酒：色。這。個。也。都。是。能。够。麻。醉。人。的。迷。藥。鴉。片。自。然。是。烟。中。最。毒。的。了。然。而。鴉。片。的。毒。害。誰。也。不。曉。得。呢。我。倒。不。用。說。了。現。在。鴉。片。不。會。禁。掉。而。第。二。種。的。烟。毒。早。又。傳。播。流。行。方。興。未。艾。你。道。又。是。甚。麼。呢。原。來。正。是。人。人。不。經。意。人。人。喜。歡。吃。的。叫。做。甚。麼。(雪。茄)吸。鴉。片。其。害。處。在。於。廢。時。失。業。戕。身。弱。種。吸。雪。茄。似。乎。無。甚。害。處。然。而。人。人。一。枝。天。天。一。匣。漏。卮。斷。送。千。千。萬。萬。一。寸。黃。金。一。寸。

灰如此說來可不也是一樁毒物。

酒是慣替人製造氣惱的也是慣替人撞禍招非的他把人麻醉了以後他那一種魔力佔據在人的腦球裏硬生生做人的主張使用他自己的活動力弄的人失張失智因此誤了許多事招了許多氣一方面又不知不覺消耗了許多精神如此說來可不又是一樁毒物。

女色更是毒極的了吾人一着了女色之迷差不多便是渾身中毒吾人沉酣在女色裏頭髣髴把一條性命一生名譽全副道德全套精神浸入硝酸裏頭其糜爛何堪設想呢。

毒……毒……毒……

烟……酒……色……

(四) 奢華

生活程度越是一天高一天生活問題越是一天艱難一天了窮的一班人苦的要死富的一班人闊的了不得平均極了。

富的人鬧闊。這個真是無謂極了。甚麼叫做闊呢？其實無所謂闊。簡直就是奢華的代名詞。

幹一場喜事。出一口棺材。手頭只要有幾個錢。便要做大做特做。出風頭鬧闊。諸君可還記得。上海盛杏蓀。蘇州奚萼荅。兩個死人大出喪。都耗去冤錢好幾十萬。唉。與其把好幾十萬冤錢。只買得一個闊字。何如挪移這筆巨款。幹一兩件公德公益的事情。替社會造點兒幸福。

時下流行的大出喪。這不過習俗奢華的一種。現在一班人鬧不起闊的也罷了。要是鬧得起。誰也脫不了奢華兩字。衣啦。食啦。住啦。揀了好的。還要上好的。一味的鬧闊。奢華是一種很壞很壞的風尚。是社會上一種無形的劇毒。這個毒傳播開來。能够造成一個奢華的新社會。能够弄得生活程度一步一步繼長增高。那貧民的生計。越發要艱難困苦了。在下想想。實在寒心。

(五)頑固

欲求社會之革新。必自各個人事業思想之革新始。

設以神農火帝時代之人物處此廿世紀世界之潮流譬諸以夏鼎商彝秦籀漢瓦陳設裝置於花樣翻新西式屋宇間其不稱甚矣

是故凡一肚皮不合時宜者流此骨董人物也社會間有此輩骨董人物之存在又安望有革新之一日哉

骨董人物之病根是曰頑固彼雖旦夕生活於新鮮空氣中曾不能換骨脫胎伐毛洗髓羣居終日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入則肆其家庭專制之威擊其子女之肘專制壓迫俾無絲毫革新之活動力出則肆其怪僻迂腐之口吻詆毀一切新事業新思想足以惑人聽聞障礙進化足以吸引一班半開化而趨向未定之徒誤入歧途類化而爲頑固派之新產兒殊可恨也

嗚呼頑固派無淘汰淨盡之一日社會卽無徹底革新之一日

(六) 迷信

一自古人高唱神道設教之說遂喚起愚夫愚婦之迷信蔓延不絕顛撲不破

古人以神道設教亦是一種愚民政策意造神奇怪誕之地獄天堂因緣果報希冀利

用迷信濟其刑賞之窮。其實初無絲毫之效力。頑民仍高張其黑心符不羨天堂。不畏地獄。而黠者轉得利用迷信惑人而漁利。如巫覡僧道星相堪輿之類是也。

巫覡僧道星相堪輿林林然活動於迷信界。蚩蚩者氓其愚不可及。往往奉若神明。竭誠信仰。略言其害。則揖巫覡而奪醫藥之席。足以坐誤一己之生命。就星相而問休咎。窮通足以灰其進取之壯志。或以誤其正當之趨向。至迷信堪輿及僧道。雖無若何大害。然以大好金錢擲諸虛。亦殊不值得也。

心頭之迷信爲理想之惡敵。而營業上之迷信足爲社會革新之污點。如香燭楮帛如種種仿眞之冥器。如千態萬狀之神畫。如木雕泥塑之偶像。此類皆迷信的營業也。處茲理想進化亟亟謀社會革新之時代。此種迷信營業。惡劣觀瞻。豈容存在哉。

吾敢作痛快語曰。欲謀社會之革新。首宜破除迷信。而欲破除迷信。當連宗教推翻。

(七) 訟棍

律師利用法律以保障人權者也。訟棍假借法律以舞弄刀筆者也是故。訟棍爲法律之蝨賊。亦卽社會之蝨賊。

廢職賦閒之刑名幕客未入流之法律家與夫好事之劣紳獨霸一方之鄉董凡此皆訟棍中之強健分子此外則更有讀書敗類科舉餘魂窮極無聊而乞靈於刀筆拋卻高頭講章而購得一部六法全書或一兩册新刑律置諸案頭隨時翻檢操觚而學做訟棍者蓋亦實繁有徒焉。

天下本無事而庸人自擾之社會本無爭而訟棍實啓之搬弄是非挑撥惡感爭端未啓則愆此愆彼爭端既開則推波助瀾今日助甲訟乙明日又助乙訟甲或更嫁禍於丙株連及丁藤葛糾紛從中漁利祇圖一己得十方供養初不顧受其害者大則因訟而破產小亦消受訟累半身不遂事後悔亦不及有切齒欲食汝肉者矣。

今日者訟棍之生意大佳訟棍之活動力亦有進無退此何以故牧民之官初非憤憤寧弗知訟棍爲社會之一毒然則何憚而不一網打盡爲小民除害乎是蓋假做癡聾有心放縱利用訟棍可以利己可增益苞苴也然則地方上不肖官吏其毒尤烈於訟棍矣。

◎無足重輕之時間觀念

一般。人。有。一。普。通。惡。習。焉。曰。爽。約。而。爽。約。之。最。普。通。最。顯。著。者。則。時。間。約。之。不。能。實。踐。也。

傳。曰。及。瓜。而。代。此。一。時。間。約。也。而。及。期。不。至。請。代。弗。許。是。爽。約。也。然。則。此。一。惡。習。由。來。久。矣。而。今。日。之。社。交。惡。習。沾。濡。滑。溜。皆。是。以。視。古。人。蓋。變。本。加。厲。矣。

無。論。簡。招。宴。會。或。面。約。晤。談。居。然。計。日。約。時。履。行。其。時。間。約。之。手續。然。而。約。於。午。者。未。必。踐。於。午。約。於。申。者。未。必。踐。於。申。大。抵。姍。姍。來。遲。甚。有。去。約。期。至。三。四。小。時。者。矣。客。即。有。如。期。踐。約。而。主。人。尙。虛。於。座。者。又。比。比。焉。甚。矣。時。間。約。之。虛。懸。也。

歐。西。人。士。視。時。間。最。鄭。重。一。宴。會。一。晤。談。有。約。必。踐。有。期。不。愆。卽。分。秒。之。微。亦。無。或。爽。吾。國。人。則。不。然。其。於。交。際。上。之。時。間。觀。念。玩。焉。忽。焉。而。以。爲。無。足。重。輕。嗚。呼。視。時。間。爲。無。足。重。輕。其。流。弊。不。僅。爽。約。而。已。其。於。一。分。一。寸。之。大。好。光。陰。亦。復。玩。焉。忽。焉。因。循。坐。誤。恬。不。爲。怪。也。

吾。又。聞。歐。西。人。士。平。居。食。宿。作。息。皆。有。定。時。亦。如。學。校。之。有。課。程。表。然。輕。易。不。廢。時。亦。不。失。業。其。於。時。間。視。爲。極。重。要。極。珍。貴。與。各。個。人。之。修。養。作。業。極。有。盈。虛。倚。伏。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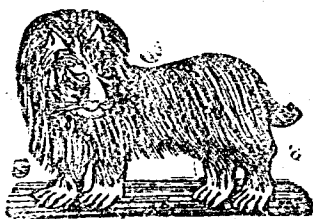
而我國人奈何。又不然乎。一般人之時間。觀念既玩忽。而無足重輕。此亦非刷新社會之佳朕。小而爽約。愆期。大而廢時。失業。雖家置一時鐘。人佩一時計。而此報時之機械。物乃完全失其效用。徒終日勤動。盡其表示光陰之義務而已。

C. H. Lu

S. Chang

嚼墨廬零草

卷四



二六



民國九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雙熱新嘯墨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海虞吳雙熱

校勘者 海虞吳雙熱

發行者 國華書局

印刷者 國華書局

分發行者 各省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纂 類 文 駢 代 當

駢儷文字典麗奇皇為文學之一種交際場中需用尤廣自歐化東侵以來新學風行拾他人之唾沫視國粹如弁髦後起之輩聲調不辨韻律鮮知出而為文往往桀風駘牙不可句讀其能妃白儻黃駢四協六者更屬罕見非固潮流使然亦緣無相當之書可研究參看耳本局有鑒於此特選纂當代駢文類纂分類凡十二曰賦曰頌曰呈曰啓曰牋曰書曰序曰跋曰記曰銘曰誄曰祭文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壬秋黎元洪樊樊山易實甫鄭太夷阮忠樞饒漢祥胡樸庵吳東園許指嚴王睫盒包醒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酸穠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現已出版洋紙本裝八冊外加布套定價二元四角連史精印定價三元四角郵票九五折實寄費每部二角另贈駢文續編一部不取分文

藝 蘭 秘 訣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欲使明春花復發

秋冬兩季費心機

種花不易而藝蘭為尤難乾則枯濕則腐不識此中奧妙弊病立致是書于培植澆灌護養等秘訣多所發明摘弊發隱暢論無遺救急補漏用術皆妙熟讀按行則蘭無不花花無不茂年年開放愈香可謂極盡藝蘭此事矣有香草癖者不可不備

盆栽花木實驗法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種木栽花雅人雅事願不得其術每致枯槁而以盆栽為尤難花好廬主人為淞城雅客自幼嗜花成癖迄今四十餘年雅興未衰老而彌篤所有經驗心得積稿三十年始成是書為一生盆栽寫實故語皆有據論不虛浮按術栽培立見功效并附瓶花護養法蓋是書之作非為利而為名迥非坊間投機書籍可比世有雅人敢請移玉